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　第四十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全國新書彙刊

（第廿一週民國廿五年十月二十日）

本報前為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為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 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 在廣告欄內編列「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為盼。

總類，學術

荀註訂補	鍾泰著	三角五分
珊瑚網	汪珂玉撰	一元二角
讀書與寫作	李公樸編	六角

宗教

回教基督教與學術文化	馬堅譯	八角

心理學

比納西蒙測驗說明書	陸志韋著	四角五分
精神分析引論新編	高覺敷譯	七角

社會科學

新社會問題	陳希豪著	五角五分
浪費貧窮與救亡	武尚權著	一元
聯合戰線論	漢夫等著	一角五分
婦女社會科學常識讀本	沈志遠著	三角
當代婦女	黃寄萍編	八角

國際政治

意阿問題與國際關係	外交評論社編	二角
國聯對意制裁問題	外交評論社編	三角
動盪中的西班牙	劉蘩著	一角五分
中日問題座談會記錄	外交評論社編	二角

經濟

中國貨幣金融問題	章乃器著	八角
幣制與銀行	崔曉岑著	一元五角
紙幣概論	蔣廷黼著	九角
農業經濟學導論	萬國鼎著	一元二角
世界貨幣戰爭	外交評論社編	三角
中國蠶絲問題	錢天達著	五角
日本農村合作問題	孫鑑秋譯	七角
所得稅納稅須知	楊蔭溥著	三角

教育

教育概論	黃明宗編	七角
課程標準（幼稚園小學）	教育部編	二角五分

法律

地方自治法規輯要	中央地治會	一元二角
國際法庭	周敦禮編	八角

自然科學

地中寶庫	陸志鴻譯	四角五分
植物分類	沙　俊譯	四角
昆蟲生態學	許德珩譯	二角五分

無機有機定性分析表解	顧學裘編	四角
測驗中心平面幾何學	池岡文等著	一元五角

應用技術

水力學	張蔚編	二元
鐵路問題討論集	沈奏廷著	一元八角
實毒概要	裘宏達編	一角
防用警犬學	佘振焜譯	四角

語文學

大學初級法文	J. Rec lus. 著	二元二角

小說

在人間（高爾基著）	王季愚譯	一元二角

詩詞

樂府詩選	朱建新編	七角五分

散文・雜著

南腔北調集	魯迅遺著	五角
海外十年	徐仲年著	一角
生活記錄	喬英等著	三角

戲劇

戲劇（高爾基選集之三）		三角
華倫斯泰三部曲	郭沫若譯	精一元平七角

音樂

寮歌三十三曲	陳嘯空著	二角
叱咤風雲集	吳涵真編	五分
清涼歌集	弘一法師作	三角

書畫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	魯迅遺編	平四角精八角

史地

近代意大利史	朱基俊譯	精三元四平一元六角
西北地理	汪公亮著	一元五角
古物之修復與保存	胡肇椿等著	四角
蒙族英雄拔都	朱家積等著	一角五分
歌德研究	宗白華等著	八角
高爾基論	羅稷南譯	一角五分
愛因斯坦傳	顧森千編	四角
開明小學本國地理	葛石卿著	三角

兒童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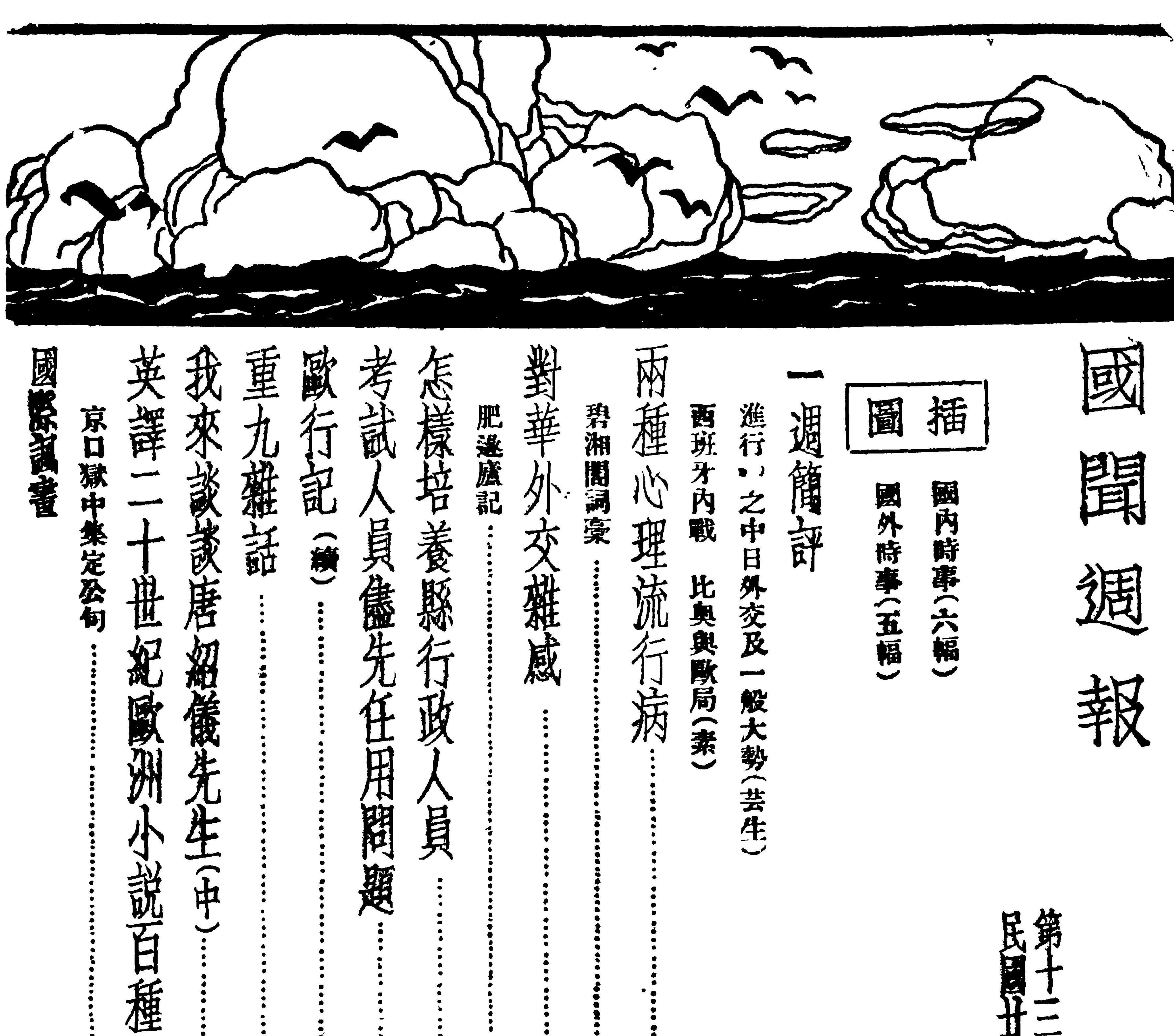
法國小朋友	王素意譯	三角
美國小朋友	王素意譯	三角
三隻熊	顧均正編	二角五分

讀者們：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耗費，若惠顧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為優待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非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為廉，因其目的祇在為社會服務，營業利益，均所注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四十二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月廿六日出版



外論介紹

論評選輯

文藝



進行中之中日外交及一般大勢

在這一週，中日外交有很重要的折衝。

迄本月十三日止，我亞洲司長高宗武與駐京日領須磨的預備交涉，在若干項目上，大多已發現妥協點，惟於所謂華北特殊區域及共同防共兩點，雙方意見距離甚遠。日方須向東京請訓，旋東京訓到，遂約於十九日張外長與川越大使舉行第四次正式會見。會見是如期舉行了，這是自九月廿三日二氏會見僵局以來的再會見，依常理推測，當有相當結果。徵聞那天會見的內容，僅就範圍極廣涉及中日兩國以外的某項問題交換意見，當然談不出頭緒來，而於所謂特殊區域問題，雙方意見尤不一致。此度會見，雖未獲得結論，而空氣不惡，雙方約定於二十一日繼行張川越的五次會見。本欄齊稿在二十日晚，故關於五次會見的情形留待下週再談。

這次交涉的項目，大約為以下數種：（一）五省特殊區域，（二）共同防共，（三）取締思想，（四）關稅，（五）福岡通航，（六）取締韓獨立黨，（七）聘日顧問。最大的難題是（一）（二）兩項。日方要冀察晉綏魯一齊「特殊」起來，我們不僅不能把五省一齊特殊化，即冀察的現狀也須加以改善。至於防共問題，完全是內政範圍，若把它擴大開來，變成中日共同對付另一國家，那問題太大了，簡直無從談起。關於（三）項，中國政府當然也不能把干涉國家教育的大權拱手奉人。

我們覺得，此次交涉若儘在這類繁難的問題上談，一時不會獲得結論，應該先易後難，先解決幾項較易進行的事。

× × × ×

在北方，這一週也有較大的發展。在人事上，如李思浩就任冀察政會經委會主席，如齊燮元章士釗等進入冀察政委會，石友三任冀北邊區保安司令，都含有一種意義。在問題上，證明宋哲元與田代曾簽文件，津石路龍烟鑛已在着手，中華匯業銀行也有行將復活之訊；中日華北通航，宋也與日方簽了初步協定。所謂「經濟提携」顯然已在開步走。據說這次宋氏所辦之事，如華北通航，龍烟鑛，以及人事上的安排，中央事前並不知道，事情發表之後，政府頗為驚詫。迄

二十晚的消息，中央已電宋究問。這當然也是問題之一種。

× × × ×

總觀全局，一月來的中日緊張局面，頗像啤酒冒了氣，相當減少了刺激性。外交折衝還要相當的時間，冀察正在設法往下混；但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日本在內蒙的活動。日本這種活動的用意是很深遠的，大概目前比較礙眼的是綏遠。日方若果竟對綏東下手，中日局面將大變化，那是動搖了中國政府的最後立場，還有什麼外交可言？

這次蔣先生遊杭州，韓復榘徐永昌親往謁晤，傅作義也有代表前往，日人對這件事也相當感受些衝動。（芸生）

西班牙內戰

西班牙內戰的發生，已逾三月，本期齊稿時，據悉叛軍最後已到達西京馬德里的郊外，西總統亞柴那已赴巴希隆那，西京旦夕可下。預料新政府將施行軍事獨裁制，西國的政局又將恢復到李維拉的時代了。不過現在西國左傾的勢力甚盛，他們的潛力很大，不易消滅，騷擾仍有隨時爆發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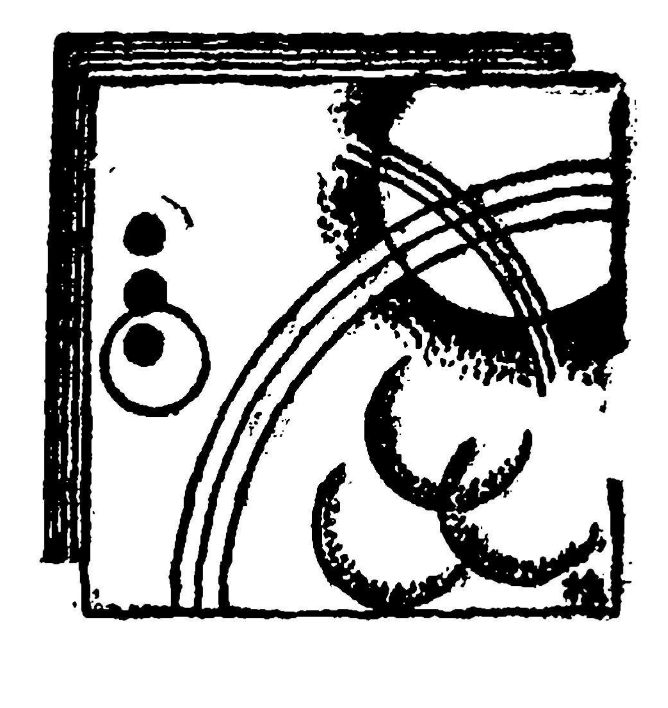
在國際方面，對於不干涉西亂問題，蘇聯的態度，十分積極，如不能接納她的意見，蘇聯將不惜退出委員會。因西亂而引起的國際影響，情勢十分嚴重。它的演變如何，大概下週可見分曉。

比奧與歐局

本週歐局愈見多事。法郎貶值問題方始平靜，又發生了比國改持中立政策的宣言，英法諸國一時均為之震動，認為西歐國際形勢，遭遇打擊。據一般的觀察，比國此舉，係不願再締結新約，加重她的義務，同時似表示不贊成法國與蘇俄關係的接近。此舉對於英法，在精神與國防上均有重大影響。不過比國的外交，似乎並沒有什麼顯著的轉向。

其次，本週奧總理宣布將以復辟問題，付人民投票解決，這問題也十分聳動世人的耳目，尤其可異的，是小協約國態度的安靜，頗出一般意外，據觀察，各小國大概是因恐德國的威脅，所以寧願奧國內政上發生變動，以轉移德國的目光。

義外長齊亞諾赴德訪問一舉，亦引起世人的注意，其內容自屬重要，且所談想亦不止一端。綜觀歐局，現時法西斯的氣勢，十分盛旺，一幕幕的國際活劇，今後大概將要續續演出！（素）



兩種心理流行病

萬異

不健康的心理都是病態的心理。在中國，現有兩種病態心理在流行着。也許不止兩種，但我祇看見兩種；說的更清楚些，也許我所看見的不止兩種，但我在這裏祇想說明兩種。第一種病態心理是我們聽信別人解釋我們心理的心理，第二種病態心理是我們過度自慚自汚的心理。

我祇能用事實來說明。我的題目是這些事實的結論。對這些事實我負觀察粗疏或錯誤的責任，因次我歡迎指正和補充。中國自開放以來，與外人往來，日見增多。歷史家曾把這種往來的事實分為三個階段，而各予以判定的命名。第一階段說是輕視外人階段，第二階段叫做抵抗外人階段，第三階段是屈服外人階段。最後這一階段來得很長，現在似尚未中止。

我們對外的屈服，有種種的方式，而以「聽信外人解釋我們心理」為最危險而又最易為我們所忽略。因為久而久之，這種「聽信」鑄成心理模型，而漸成牢不可破的習性了。大概在世界的潮流蕩漾中，中國遭遇了兩種大困難，第一是取法他國的現制的困難，第二是追蹤他國前進的困難。第一種困難之不易解決，使第二種困難來得愈加困難。在這兩重大難的夾縫中，苦了不少中國有為的青年志士，苦了不少中國的熱心朋友，也予趁火打刼者不少可乘之機。我們顯然在期待着先知的啓示，我們顯然願意早脫苦海，我們顯然以至誠來搜求方案。今日，已不似迭更士寫書的時代了，我們不相信還有那種從字典中查「中國」和「心理」二字詮義，以寫「中國心理」一書的人了。今日，不似嚴又陵譯述的時代了，我們不相信還有什麼西洋詞語成為我們瞭解的障碍了。今日，無論是我們自己，或是我們的朋友，大都在腳踏實地地作整個的探討與觀察了。但我們去得結論之時尚遠。在未得結論之前，中國所說的話仍應視為唯一可靠而有叙述識解

釋的價值與效力。如政治上最高權威者對政治所發的言論，學術最高權威者對學術所發的言論，教育最高權威者對教育所發的言論。你可類推。

今日，在國內一如在國外，我們有的是旅居國外三五年的中國人，和旅居中國三五年的外國人。今日，我們的特殊風氣是「人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我們的特殊成就是「各得一察，」而我們的特殊習慣是發表所得。這風氣不是壞的風氣，習慣也非壞的習慣。但許多很好的習慣與風氣，往往攙雜些很壞的東西，例如惡意宣傳，含有其他作用，貪利圖名，便都是很顯著的。假如我說我們今後讀國際間的著作物，應存此在心，或者有人說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假如我說君子小人的界限不常能劃清，則我也許得到多數人的同情。

拋開小人的惡意不論，隔靴搔癢也是國際觀察中一種不可避免的困難。每一個熱心國事的中國人，假如他是住在外國，假如中國國內有重大事故發生，都不能不把住在國對於此事的文字記載和口頭言論加以注意和分析。這使他知道他們正確性和不正確性之所在，使他知道（假使他聰明）不正確觀察之不可避免的原因，因而使他相信，能真正明白自家心理的還祇有自家人。為什麼不正確的觀察不能避免？因為我們不能對任何國際觀察者說：你的觀察錯誤了，某事某事的原因是如此如此的，所以其結局是如彼如彼的，而依你的說法，不獨是倒果為因，而且適南轅北轍。為什麼我們不能這樣說？因為這被視為我們的「主觀」說法，而一切主觀說法都沒有客觀的價值，而客觀的「真實」似乎成了今日時事觀察的信條；雖然，漠視主觀說法的客觀觀察，究有多少「真實」，很成一個嚴重的疑問。為什麼中國人對中國事的說法不能取得客觀的憑信？因為中國人是中國人。一個「中國通」可以是一個日本人，英國人，暹羅人，爪哇人，但不能是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是中國人。每一個「中國通」都有憑他（或她）自己主觀見解以批判中國事情的權利，不管他的中國知識是從上海外灘還是北平東交民巷得來的。每一個「中國通」都有詛咒或漫罵中國的權利，不管他憤怒的養成是五年還是五個月居留中國的結果。然而在每一個知道自己事的中國人都能知道中國怎樣地被「中國通」所誤解。這點知識是一種難言的痛苦。最稱曉得中國人心理的日本人（他們實在應當好好地瞭解我們）在時代上誤解我們；他們現在所估計打算的是二三十年前中國人的心理。在人事上他們誤解我們；他們認為可以如何如何的中國人正是我們心理上所不措意的人們；在精神上他們誤解我們；他們以為我們可以為「同

文同種共存共榮」的理想而常久忍受朝鮮台灣人的生活。他國人又如何？他們較之日本人又差一着。他們的固有的信仰和標準，使他們的觀察永遠是一種雜種的，一種不中不外的觀察。同時，幾種東方文化特質之無法爲他們所能賞識，使我們在解釋上常感拙於爲詞。我常想，一個外國觀察者，對於中國文字的賞識，若能同我（不說同章太炎先生）一樣，則九一八以來日本人所稱中國人製作激動事變的標語文字，都可不攻自破。我嘗把日本方面宣傳九一八事變起於王以哲軍隊陰謀的傳單向外國朋友解釋，說爲什麽此類筆法「不能」出於中國人之手，但他們的好意並未帮助他們了解許多。區別個人間的筆法已不很容易，區別民族間的筆法自然需要相當眼力；然而一般的區別却非常顯然。此後日本人固可利用漢奸去製造必要宣傳文字，然中日兩民族筆法的區別將成歷史上的定案，而不必與宣傳有關。

我之叨叙這些，意在證明國際觀察的困難。這種困難影響於中國及世界政局的很大。在中國人看來，中國今日所需的是澈底的國民革命的成功，在外國人看來，或者中國頂好不革命，或者中國革命應採另一種方式或概念。外國人既有其對華主張與概念，於是發爲言論，寫成文章，造作行動，各自在中國取得一小部分信徒，而使整個中國的力量分裂，牽掣任何革命的成功。外國人之善意與惡意，在此我均不具論，我所要提出的是我們聽信他人解釋我們心理的危險。

近來歐美人士解釋中國人心理大約均從政治和經濟上着手。政治經濟問題似乎是現代最重要最時髦的問題。我不否認這點。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問題若能得一圓滿的解決，中國問題可算解決大半。因此中國的政治經濟問題也就格外難於解決。沒有那一個外國友邦政府或人民不想幫助或同情中國問題的解決。連我們的敵人都想幫助或「同情」我們的問題的解決。沒有那一個友邦政府或人民眞願中國問題的解決；在這一點上，友邦同敵人一樣。這原是很自然。爲什麽願你們中國問題眞解決？願你們統一，願你們復興，願你們百業繁榮而同其他大國一樣？外國人自然願見中國人民購買力提高，但可不是爲了他們購買他們國貨；外國人願中國永遠成爲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但不可落後到不能成爲一個廣大外貨暢銷市塲，也不可不落後到能成一個自足的市場而不需任何外貨的暢銷。根據這種自私心理，再加上他們固有的社會模型，外國人就要「教訓」中國人了：說你們中國太大了，世界上沒有偌大的國家 ，你們頂好實行分治主義，或採行各色各樣的聯邦制度；說你們中國不適宜於建設工業國，頂好發達農業，以與其他工業國構成各色各樣的經濟集團；說

中國是封建制度國家，前期資本制度國家，或完全不是一個國家，說中國有階級的分立，因此應有階級的鬥爭，因此需要階級革命；說中國人喜歡王道政治，因此給他們找一個傀儡皇帝，在反客為主之下，說這是大同。

這種種說法，分開來看，一個一個的看，都能言之成理。天下沒有不能言之成理的事情。但合起來看，這種種說法，極盡荒謬之能事。一個整體，不管牠是有機或無機，只是一個整體。牠是甲或是乙或是丙，但不能是甲是乙又是丙。唯物辨証法也不能証明列寧即是馬克思，即使他們有共同的構成成分。外國人對中國所下的解釋只是根據他們自私主觀的心理和他們固有的社會模型，他們對中國要強症下藥。這原不足怪，所可怪的是中國人盲目的適從。我們今日有聯治派，有工業建國懷疑者，有中國不是國家的悲觀論者，有以無產階級自命者（他們的意思好像說中國有有產階級似的，）有迷信王道的漢奸。

這些人，已喪失了他們自主的人格，缺乏歷史的知識他們不認識外人，忘記了自己，他們把整個的心意交給外人，聽人家的解釋，受人家的命令，他們恰似一個鸚鵡，學着說人家的話，而不解其中意義；供人役使，而不知其地位之可卑。這些人在意識稍醒的時候，也許流一行熱淚，覺到他們也應有一個族類，一個整體，而以為他們所做的也是不次的愛國愛族的工作，雖然他們已清楚地認識，他們的行為不為他們多數族類所承認。

好好的念一念世界史，看看人類演進的過程，然後你就能估定今日中國民族在世界歷史上所處的時間和空間地位。一個必須的統一，一個獨立自主的人格，一個顛撲不破的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一個個體利益寓於整體利益中的眞理，統在人類演進史裏尋得到。

我非常高興，最近國內幾件逝事，使我深深覺到教育是不欺騙我們的。教育，她使幾多中國青年子女走入邪途，終於把大多數有為青年拉入正軌，她終於打倒愚昧。愚昧是奴性的唯一起原。今日，在內外交迫的形勢下，我們終於達到自主人格的認識，我們挺然站起來認識自我的眞實，我們自己找到我們自己，信賴我們自己，聽自己的解釋，而不聽他人的解釋。他人的獰猙假慈悲，應為任何稍具常識的國人所認識。

中國人，六大族混成的中國人，你們一致站起來，表明你們自己的心跡，不要為他人表明心跡；你們還是寧受自家的氣不要吃他人的虧。我看見許多許多不用中文寫成的報紙雜誌和書籍，表明他人對於你們自我眞實表現的行為是那樣

嫌視而不願多談，而對你們自殘自閹行爲又那樣的樂聞而願廣爲傳播。這不是很好的啓示嗎？

這種啓示已很充分了，已夠解除我們迷信他人的心理了。但一個獨立自主心理的建立，不獨要不迷信他人的心理，不獨要不許他人對我們心理任意解釋，而且要有一個健康的自尊自判的心理。向上向下看法的不同關係於努力的成敗者甚大。我們今日因爲深深感到自己之不如人，因而聯想到我們事事都腐敗不堪。我們自然有腐敗的地方，也許很多，但我們必須弄清，究竟那些行爲是腐敗行爲，那些腐敗行爲是我們所獨有的行爲。我們自然不能因一種腐敗行爲爲人類所共有，即堅持我們也應有，但我們也不願把一種人類共有的腐敗行爲，單單大書特書地寫在我們賬本上。例如政治貪汚一事，自然是極腐敗的行爲，但非中國所特有。也許因爲法律輿論制裁的缺乏，而有程度的不同；但政治貪汚之爲腐敗行爲與法律輿論制裁缺乏之爲腐敗行爲則有種類的異勢。中國人特有的腐敗行爲，也許是後者而不是前者，若然，則在「君子隱惡揚善」的舊道德觀念支配下的中國人應全數負責，而不能單歸少數在政治上負責的人物。政治領袖天好，也不能爲無米之炊。因無米而取糟糠，則取糟糠固非任何領袖之過。在這方面，我們不能說得太多，致招爲政治上負責者辯護之嫌。我意在說社會的默許不啻是一種消極的鼓勵行爲。一切敗類之存在，皆食有社會的默許。如×××在南京的貪汚幾於盡人皆知，乃遲至今日，始能以法相見。這不獨充分證明法律的默許在社會的默許之後，而且證明法律之尋求制裁竟在社會之尋求制裁之先。×氏之逍遙法外，中國社會應負重責，×氏今後若還能逍遙法外，中國社會簡直成了養奸的處所。

我不願多費紙墨來臚舉例証，但政治貪汚一例，已是証明我們的毛病犯在寬慈溺愛姑息養奸上，不從這點上求矯正，而徒對不會說話的法律制度加批評實是無的放矢。我們的法律不比別人的壞，我們的制度不比別人的壞；我們的官吏，爲好爲壞，不管他們是誰，終還是中國人民，中國「社會」的產物。從所有的腐敗行爲上說，不必向外國求比照，我們已用不到自汚自慚。我們所有應做的事，是積極的公開檢舉，自我批評，負責矯正。這些如能切實做到以後我們並沒有什麽不如人的。

於會毅

碧湘閣詞稿

陳家慶秀元

滿江紅 閏日入陳兵南翔感賦

殘照關河。聽幾處。暮笳聲切。更休唱，大江東去。水流嗚咽。越石聽庭中夜舞。豫州肯擊橫流楫。怕胡兒鐵騎正縱橫。愁千疊。　長城陷。金甌缺。黃浦路。吳淞月。照當年戰蹟。霜濃馬滑。三戶圖强惟有楚。廿年辛苦終存越。問中原。又見幾人豪。腸空熱。

陌上花 丙子上元前一日同澄宇登黃鶴樓

滔滔萬里。長江東去。幾時流盡。風物依然。歷遍興亡誰信。千年黃鶴今何在。笑指仙人難問。看風光入畫。數峯天外。淡凝妝鬢。　且憑欄把酒。臨風寄慨。漫論古今豪俊。更上層樓。悵望昔時形勝。盈城簫鼓春如海。佳節上元初近。祇承平舊事。魚龍曼衍。又縈方寸。

齊天樂 春望

青皇偶向人間駐。芳菲便添如許。曲岸沙平。長堤草潤。纔過一犂疏雨。時聞笑語。正十里芳塍。春鋤處處。幾日遲來。東風綠盡渦邊樹。　鳴禽漸抽綺緒。亂鶯聲不斷。歌送金縷。竹外花開。江頭水暖。絕憶坡仙佳句。幽懷漫吐。試寫入丹青。難傳毫素。祇恐流光。霎時來又去。

卜算子 慶雨尋梅集白石道人句

綠萼更橫枝。月影玲瓏徹。花下鋪氈把一杯。臥看青門轍。象管帶香題。曾賦梅屏雪。化作西樓幾縷雲。龍笛吟春咽。

蝶戀花 寄懷竹姊

小病纏綿愁寂寞。人去匆匆。誤了尋秋約。夜雨簾纖樓一角。夢回無奈茶烟薄。　賦筆吟箋猶似昨。迢遞關河。誰把雙魚托。往事思量何處著。燈前怕聽簷花落。

琴調相思引 與蜿姊話舊

草草風光去不還。亂愁多似畫中山。故鄉猿鶴。聊共夢盤桓。　都道前身是明月。恰宜此日紉秋蘭。韶華無奈。誰駐舊時顏。

綺羅香 與澄宇後湖觀櫻花晚宴浣花樓

照眼芳菲。彌天綺緒。重攬白門春色。萬疊湖波。儘許清愁同滌。張繡幕，樹簇紅英。施錦帳，柳搖金碧。喜南都山水溫柔。迎人雙槳鎮無力。　年來觴詠未寂。多少奚囊好句。高情誰識。千里尋幽。未染緇塵京國。喜昨宵，星聚名流。又今日，杯傳瑤席。怕明朝，回首江南。滿懷添暗憶。

西河 雨後偕澄宇豁蒙樓遠眺用清眞韵

舊遊地。重來事事堪記。鈿車陌上動芳塵。晚風驟起。杏花微雨近清明。暮烟遙掛天際。　綠楊外。欄獨倚。瓜皮小艇誰繫。古城悵望寂無人。苔深故壘。一奩翠浪濕斜陽。興亡不管湖水。　地偏小隱遠隔市。喜良宵月照千里。莫問仙源何世。祇高樓茗坐。依依相對。佳景疑在西湖裏。

臺城路 弔黃季剛先生

雲門老去蘄春死。文星近來驚隕。四海詞章。百年胎鑑。大夢而今先醒。悽涼暮景。祇萬里江山。空餘高詠。淚灑西門。白門遙悵絳帷冷。　江漢英靈未泯。流芬承屈賈。代生才儁。馬鄭遺風。許倉絕學。誰沐芳蘭雅訓。千秋論定。每痛哭天涯。才人薄命。回首平生。曲高難和郢。



對華外交雜感

東洋經濟新報主幹　石濱湛山著
象林譯

（一）

成都事件還沒有開談判，而北海事件又起來了。可是這些事件和土匪偶然的出來對日本人施行一種暴行兩樣，而是在中日關係上極惡劣的東西。世人有疑惑這些事件的背後莫非有什麼政治團體在操縱，煽動民衆，因此便認定這些事件具有重大性，這種人好像也有。可是我覺得不是這樣。倘若只由於煽動和指嗾而使愚民採取這種行動的話，問題是容易收拾的。只要要求南京政府，解散排日團體，就足夠保障將來的了。

可是據我的推察，事情好像不是這樣。不消說排日團體的運動，也多少在發生作用，可是我以為現在的中國民衆，尤其是學生和軍人，他們的深刻的反日感情的普遍化，實在是可怕。所以成都事件決不是多數愚民被少數排日運動者所牽領，完全由於傀儡的舉動而發生的，而是民衆本身澎湃的反日感情的爆發，這不是正當的解釋嗎？

倘若這種解釋是對的，那末不管怎樣責備南京政府，取締或解散排日抗日團體，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的。我們的外務，軍部乃至人民對於這一點是怎麼看法呢？

（二）

從古以來，尤其在對外問題上，相信「力」的人非常多，到現在更有增加的趨勢。就近年來的國際關係一看，就先拿以日本為中心而起的事件一看，沒有不覺得「力」可以解決一切。我何嘗不覺得「力」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可是人間的事，不僅是對外問題，果然僅是用「力」可以解決得了嗎？

率直的說，譬如我國，對於四鄰各國，持有極優越的武力，這樣日本可以為所欲為，別國既不能反抗，不得已只好忍耐，就像有些人所說的，只要日本居在這種地位，中國的

排日抗日終會鎮靜的，東亞的和平只有用這種方法才可以維持，抱這論調的也大有人在。然而，歷史已經明白證明，一切人的關係也已經證明，這種以「力」所製造的和平，必定用「力」來破壞。有動即有反動，這是理之常道，所以「力」必然喚起反對的「力」的競爭，結果便生出了「力」和「力」的再相打。

我常常聽到中國通的人們說，對於中國人非恩威並行不可。我討厭這種話。我覺得這是一種侮辱他人，而傷自己品性的極下等的話。可是國際關係的整調，「力」有時候也可以作為萬不得已而使用，然而同時增進相互道德的信賴，寧可以說比「力」還要重要，在這種解釋下，我贊成這句話的旨趣。

現在日本的對華政策，在此種意義上，到底恩威並行了嗎？

（二）

看看中國的現狀，使我們想起從安政開國到明治初年的十年間的日本歷史。當時日本時常發生暗殺外國人，或襲擊外國公使館的事件，政府很苦。不消說，德川幕府不但不指嗾這種暴行，並且百方設法來防止，可是毫無效果。那些人們只想到夷狄是來覬覦神國的，再加上人種的偏見，對於國際關係的困難等等，絲毫不介意。那時候因為從京都朝廷那裏發下過攘夷鎖國的號令，所以幕府的立場完全陷於困難。可是只要把犯人捉到，對於外國人的抗議自可分辯，不過當時逮捕犯人，在幕府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有時候幕府不得已，把別的事件的死囚拿來代替塞責的事也有。

幸而這種狀態到明治維新以後全改變了。我現在想起來，那十年的長時間，頻發了那末多的事件，我國還沒有碰着大釘子，而平安渡過，不禁欣幸與戰慄！

七十年前的日本曾遇見過這種狀態。我並不是說現在日本人在中國所受的迫害應該忍耐，不過想想自己的過去，對於中國政府的現在立場，可以多少表示點同情。

還有，為什麼跟着明治維新，那樣激烈的攘夷騷動便鎮靜下去了呢？這是個有興味的問題。第一不消說是朝廷的方針改變了，採取了對外親善政策。在這點上，中國也是一樣，政府方針的變更，全體中國國民的對日態度也發生重大變化，可以想像得到。

不過日本的攘夷運動，到明治維新俄然消聲匿跡的另一個大理由，便是這個運動還沒有普遍的在民衆間扎下根，就是這種用過激手段的攘夷運動，不過是一部分比較少數的武士階級，一般民衆受了這種影響，不免對於外人的毛色有點討厭，可是他們並沒有養成非殺外人不可的憎惡心。這一小部武士階級已隨明治維新而沒落，被驅逐出社會表面以外了。在這裏，以明治維新爲劃期時代，日本的對外態度的激變，實在有它的社會的基礎存在。倘若果然是這樣，我們考慮今日中國問題的時候，便發現不能不注意的一點。倘若中國的排日抗日是今後將要沒落的少數階級所幹的話，那末不必過慮，只要中國政府的方針一變便可以鎮靜；倘若已經在普遍的民衆間扎下了根，這決不是件容易的事，也決不是可以轉換方向的。

(四)

上邊已經說過恩威並行的話。安政開國以後，駐日本的外交官或其他的外國人中，在這點上也有很卓越的人物，例如美國第一任總領事塔維孫特•哈利斯(以後升任公使)就是其中之尤。他在談判的時候非常強硬，應該主張的事情，決不假借，同時他對於日本當時的國狀，實抱着絕大的同情。他的使命在促使日本舉開國之實，因此他始終抱着詳察日本國情而善導之的大局觀。例如萬延元年，他的部下休斯根被暗殺時，英法荷三國公使倒非常激昂，捲起公使館的旗退到橫濱，而獨哈利斯處之泰然，仍留江戶。這樣的事情，不得不覺悟到這是開國之初所常有的事。他的信念是，僅爲這種問題而破裂國交，非他的本意。首當其衝的美國公使的態度既然這樣，捲旗走的三國公使，不久也無精打采的回到江戶。像這樣的事擧不勝擧，哈利斯或陰或陽帮助日本之功，永遠在日本人的記憶裏。所以幕府起初以爲哈利斯是一個傲慢無禮的夷狄，可是不久便對他有了很大的信用，一有事便請敎他了。

回頭來一看，日本駐中國的外交官中，像哈利斯這樣，博得中國人信賴的人，到底有過嗎？不，我想具有這種資格的人也不是絕對沒有，然而我們的政府和國民，能夠給這種人博得中國政府和人民信賴的自由嗎？哈利斯之所以受到日本的信賴，是因爲他有從其所信而行動的自由。在這點上，

哈利斯固然偉大，美國政府和人民也不能不說是偉大。若是在駐在國稍微親身帮點忙，馬上就被疑惑的眼光所注射，回到國來好像作了虧心事一樣，在這種情形下，任何外交官也作不出一點事來。霞關外交的被非難已經久了，我並不是說全然沒有理由，不過同時我想知道，多會讓霞關自由的辦過外交？我覺得世界上的外交官中，像我國外交官那樣的困難立場，恐怕沒有吧。我並不是要爲他們辯護，爲了日本的外交這種情形我覺得是遺憾。

（五）

前些日子在報紙上看見川越大使的談話，其中有這樣一節：「現在南京政府內有很多的外國顧問，而日本顧問一個都沒有，這太不自然，打算要求南京政府多多插進日本顧問。」我看了這段消息大吃一驚，到底從幾時日本人從中國政府內徹底的驅逐了呢？

好像已經在什麼地方說過，在某一個時代日本人被中國招聘爲顧問或教師等的人數是很多的，并且那時候到日本來留學的中國學生也很多，走在東京的學校街上，中國學生有時顯得比日本學生還多的盛況。就我們記憶所知道的，那是中國政府漸覺醒於日俄戰後東亞形勢的激變，企圖建設近代的國家的初期，從中日兩國的地理上和歷史的關係上看，這本來是自然的現象。建設近代國家需要新的人材，而此種新人材利用日本來養成，對於中國是最容易最經濟的。

可是像這樣的中國招請日本人，或中國青年到日本來留學的盛況，到現在怎樣呢？前者正如川越大使所說，今日在中國政府部內連一個人都沒有了。後者雖然還有若干，可是其數極少，這是什麼理由呢？

想來這也有種種原因，其重大的有兩個吧。其一是向中國送的人的選擇方法，和對于來日本的中國學生的待遇方法，大大的錯了。

在這裏，舉歐美諸國對於日本的所爲便明白了。他們都盡力挑選第一流人物送到日本，而且此等人物都獻身爲日本盡過力，我現在不想個個都記錄出來，想舉例是不勝枚舉的（當然其中想幹嗎的人也不是完全沒有）。這些被雇的外人，從接觸他們的日本人那裏得到很大的信用。其中從事教育的外人，很久的，甚至直到現在還殘留着他們的影響。然而從

我國選送到中國去的人怎樣呢？大體都是二流三流的人物，甚至連流都稱不上的人物，並且他們壓根就沒有獻身為中國服務的熱意，不但如此，他們動不動就為了日本的利益向中國興戈。這麼一來，不管怎樣經濟和便利，中國沒有容納日本人的理由。

再就對於從中國來的學生來看，從旅館一直到學校，以及他們所接觸的其它機關，都要他們作一個小走狗，或者從他們那裏揩點油，從來沒有表示過給背負友邦次代的人們真正幫忙的誠意。這話有人認為是言之太過也說不定，起碼在中國學生的心裏是這樣反映着，却是事實。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二十一條事件的發生。爾來中日的政治關係，就是繼續使中國國民的感情急速度的離反日本的事件。中日的文化親善，以二十一條事件為劃期而斷絕了。

到中國去一看，留學歐美的學生，當自己介紹的時候，洋洋得意的說，什麼什麼學校出身。但是從日本學校出來的學生，寧可說是自己經歷中的弱點，不容易談起學校的事。這正和歐洲戰爭時，法國和英國懂得德國話的人，都假裝不知道，都是由於同樣的事情。在這種情形下，中日親善怎麼能辦的到呢？

（十八）

雖然還有很多的話要說，拖長了像太幹嗎似的，打住。可是最後我想說的是，以上我把日本人應該反省的幾點述明了。日本人有反省的必要一事，決不是中國人沒有可反省之處。我覺得，在日本純說中國不是的人，天天多起來，而把另一方面略去了。萬一中國諸君讀了這篇雜感，只以為中國全沒有不是，也錯了。

我不希望像某些人所常要求那樣的中日永久的親善，當然，能夠作到更好。可是永遠不變的相好，除了戀人以外誰能做到這種誓詞呢？這樣的發誓，要強求之於國與國之間，是無理，就是做得到也是僞善。遠的將來的事不可知，所以倘以這種親善作為時間的事來看的話，就得着手今日的親善工作。這就是一切場合的外交方針。基督教教人以今日主義，作為進入神國的方法，說明了明日是明日的事，這就是偉大的道德。唯有今日主義的親善策，才是真正永遠的親善策。

（譯自國際知識十月號）

肥遯廬記

新城陳祖壬撰

合肥李君木公，辛亥後避地上海。築室將終老。顏之曰肥遯廬。久之迫生事。貨以償逋。轉徙天津。僦屋以居。而仍以肥遯名。在易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解之者曰。肥饒裕也。遯而得肥。无所不利。或曰。肥者蜚之譌也。遯而能蜚。吉孰大焉。二說者於君皆未有當也。君年甫逾冠。即膺鄉擧。官曹郎。當是時。家門隆盛甲天下。君雖養望家居，鄉里有大興革。必關君取進止。君亦遇事銳自任。凡興學保商振災之屬。資用不足。輒斥私財爲倡。費巨萬。罔所惜。於是地方大吏欽君才行。奏留襄辦本省學務。鄉人亦推君任諮議局議長。譽望翕然隆起矣。遭遇世變。平生孕蓄。噤無能發抒。即此身且不獲安隴畝。寄一廛賈胡互市之場。以苟全性命。而終莫吾與。垂老遠客。無所於訴。皇皇焉且若驚禽之倦飛。更安在其爲饒裕耶。雖然記有之。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而宋賢心學。謂當時時有鳶飛魚躍氣象。君風裁峻整。門以內孝友肅雍。庶幾記之所謂肥者。又嘗從桐城馬先生義寧陳先生游。治古文辭。有聲於時。當其旁搜幽討。入泉出天。偶有所得。悠然會心。殆不自知其爲鳶飛魚之躍也。天下雖亂。而一身一家不失其肥。流離局促。而無害於此心之遐寄而冥飛。此遯世无悶憂患學易者之所爲也。蓋萬事萬物擧不足爲五絲毫輕重。而况乎區區室廬之成虧哉。余與君同師事馬陳兩先生。羇客上海。每偕同門袁子伯夔過君廬。譚藝樂甚。君嘗屬余爲記。而別使工畫者寫肥遯廬圖。俾伯夔記之。伯夔欣然有作。而余因循久未報。今三年矣。復同旅天津。值君六十初度。用述君學易有得處困而能肥其身心若飛鴻之自遠於矰繳者。以爲之記。夫處困而能肥其心。若飛鴻之自遠於矰繳。惟古之善養生者有焉。然則是記也即以爲君引年之劵可也。

散原先生云義蘊涵融神韵澹遠而猶氣內轉駸駸欲躡歸姚勝境

怎樣培養縣行政人員

翁初白

近年中央與各省當局銳意革新地方行政，縣行政人員的訓練，正是當務之急。推行現代化的縣政，既非舊式刑名錢穀書啓三派「老夫子」所能勝任，也不容許隨同縣長來去飄忽的科長科員們去担負。但我們放眼看看全國各省，有多少縣政府中，不是這班人在那裏撐持。現在司法獨立，省會高等法院所委的縣法院院長或縣承審員已代替縣長與所謂「幫審」去理司法，所以刑名夫子已不存在。書啓不含什麼專門性質，且因三數年來厲行新式標點與簡易公文，受過學校教育的，漸被認為合宜。但錢穀底勢力，卻仍巍存。

錢穀即是受過師傳，能辦地方財政的幕友。他們常常是熟諳某一二省，或某省若干縣──例如山東之「東府」，河南之「豫北」──的財政特殊情形，待聘為縣政府的財政科長或科員。因為一般縣長──便是精幹的縣長，於培堤，防災，治匪，興學等等成績都斐然可觀的──常絀于財政之處理。本來各縣財政皆有其特殊的情形與困難，有些民國才合併的縣更複雜，例如江蘇吳縣是元和長洲吳縣三縣併的，而至今其賦課征收，還各存在着舊轄的遺制，不能舉一反三。其他困難內幕甚多，好的科長固然頗能廉謹奉公，賬冊井然，但在師傳之時，學些個「套數」和「說法」，勾結舞弊者也不少，往往把一個勇於為善的縣長犧牲掉，弄得交代之時，極形狼狽。

固然地方財政是一種千經百緯的專學，但其艱難黑暗，也並非如外間設揣之甚。何況艱難是可勝過，而黑暗又是人為的！縣財政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民政，建設，教育以及公安，試一檢查，因人事行政之不講求，把縣政推進的輪子，滯塞不堪，實為普遍現象。如是而談整頓與效率，豈易見功？地方行政人員之急須培養，其意無待再申。

業務訓練與業務輔進

我們現在談到怎樣培養縣行政人員，便是說不但要培植，而且須養護，培植是要製造新型的行政人員來代替舊式幕僚以增進效率與努力革新；養護是要人員勝任久長，升沉嚴格，不來去飄忽以公廨為傳舍。具體些講：培植要憑業務訓練，養護要憑業務輔進。

（一）業務訓練

業務訓練有別於普通訓練的，今後地方行政人員之錄用，必須由於公開考試，已無待申說，而應考者之資格或為中等學校畢業，或為專科以上

學生，又當視銓敘規程與種類需要而論。此處我們應作爲他們已在錄取前具備良好的普通教育，而格外須注重的是錄取後的業務訓練。這種訓練是比較狹窄的，「等着用」的訓練，是介乎錄取後與任用前的一個階段，訓練期限應以業務之學習程序繁簡而定，講授科目要全然爲受訓人員所從事的業務的準備，實習地點即該是將被指定工作的機關或與同類的。

現在各省市頗多設立地方行政人員訓練所的，不過我們以爲有兩點應加注意：(一)訓練後應予委用：有些縣長班或局長班經過一年半載的訓練後，委用遙遙無期。或者名爲委用，派在某地實習，實際又無可實習；實習之期限，亦無明文規定；僅給極渺少之生活費。(二)訓練科目應切實：作者曾看見某省訓練建設人員的教程裏有法制大意，本國地理等，受訓人員據該所說皆是高中畢業生考取，並有若干大學讀完的，我想法制大意中不見得有建築法大綱等在內，本國地理也不會專着重訓練地點的該省，那恐這兩項科目僅是重複受訓人員已學習的功課，徒然耗損時間。

我們一方希望各省政府腳踏實地，注意用途和科目去培植新縣行政人員，同時要提到學術界與行政界合作之不可緩；歐美各國行政學專家和大學近二十年來目光都移到行政人員之養成。美國市政發達，一日千里，一九一二年紐約市政研究所之成立，實爲先河，一九二四年西來鳩斯大學創設公民行政學院以後，著名大學如哥倫比亞，南加州，思丹佛等聞風興起，增設公共行政學系或完美的科目，目的在養成預備服役州市及中央政府的人材，許多大學都與當地的州市政府連合組織研究機關，作專題分析探討。我國燕京南開北大數校亦已着眼於此，燕京以前在定縣，現在山東濟寧行政區參加縣政工作，毅力可佩；南開經濟學院整理河北靜海各縣檔案和調查地方經濟狀況，成績更多。這是一個極可喜的現象，行政學原是一種科學，縣政研究是很可靠的出發點，處處可以實驗，所以急需多人參加。

大學校養成的縣行政研究員和省當局訓練的縣長與縣佐人員之入縣工作是相得益彰的：前者不是技術的專擅，而是着眼在人事行政，財務管理，省縣區域，公用統制，等等屬於地方行政底大線經緯，在學校政治系或行政學系指導之下，深入縣鄉，作散兵線式的寔地訓練，譬若研究財務，除去學習學理外，須親在縣經徵處的小窗口裏坐一個上忙，和隨着糧差到離城一二百里的山村裏去游串，方能看出一些多年慣例之應存應廢。其他無論那種理論，皆要到地方去印驗發明，養成一種不托空談，渴追寔況的新型縣行政人材，去參加中央和各省嶄新的行政效率研究會，縣政改進委員會，等機關，襄助改革地方行政之設計。因公共行政即在歐美各大學也尚是一種新興學科，而我國幅員遼闊，縣情複異，學理實施之掯合，尤非易事，但中央和各省當局，却已同感到行政學人材之急需，這全待目光銳遠的各大學教育當局的努力供給與合作了。

(二)業務輔進

縣行政工作向以繁瑣著，而因地處偏僻，待遇菲薄，長期服務，最難振作。舊時消極政治，不求效率，祗求訟簡刑清，但今日的地方行政首要在訓練精力飽滿的人員，應付動的政治，必須：

A. 每人瞭解自己所從事之工作之重要性

B. 瞭解自己所從事之部分與其他部分之相互關係

C. 具有「前途」的信望

唯其如是才能促成業務精進。現代談人事行政，趨向職業心理學之應用，目前發軔的縣政人員培養，雖不遑多及。但人員一經錄用，即要把每一個人當作一種力量看，監督愛護，不容懈疏。一個新手在事業開始以前，應予以充分始業的知識。灌輸的方法或設班講話一二週，或印成詳賅得體的便覽，分發新員，使其熟解。這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却是養成人員對于業務有眞誠的態度之起點，使他們要拿這些當教條，當公約，而感覺到自己心身都維繫着整部分的興替，不經認自己僅是一個被動的工作零件。

有了良美的認識，便應開始輔習教育，輔助工作進展，以求效率。並為堅實人員對於前途的信望，我們主張充實晉級辦法。

A 輔習教育

為增進行政效率，於工作之外，應時定時間，實行輔習教育。我國已有中央令行各省縣，與辦公餘補習班，但失之空泛，有的把英算等列入，與業務尤無直接關係。這裏所說的輔習教育，旨趣全在輔助人員隨時得到業務上新知。教育方式包括演講，討論，與練習正誤等，在每一個程序裏，都要顧到省時省力。普通各縣行政人員一經委用，便開始自己暗中摸索，如不被更換，經過若干年月的掙扎，或能担任一部分專工，而其學習過程之苦，往往出人意料。例如作者到魯省某縣政府第一科去調查分工成績，有一負責牙雜牲屠稅的科員頗以能記得全縣集鎮方位，為人所驚佩，作者便問他用何法記，答說：「一年來每天看縣圖，抄名字，」作者因找了另外一科員，教他用複寫紙自畫一暗射縣圖，把集鎮在副張註字記憶，如是五天，即能把正張填得一處不誤，其成績與那位用心一年的相等。所以不加全意去訓練，人員的精力之消耗，極為可驚，工作之易倦與效率之低微，不必深怪。但是輔導學習的人材與經費有限，在我國不容每縣成一個訓練單位，我們以為現今的行政督察區，，在首縣區域，提辦這類輔習教育最宜，例如會計，檔案整理，購買，城衞設計，征收，衛生，警防等等，督察區域範圍較省小，屬縣風俗政例相類處多，把各縣職員輪調訓練，易於集中。這一類課程與未經委用的業務訓練所授，絕無複叠，例如城衞設計，在業務訓練時，所學是屬於區域管理等普通市政知識，而此時便是某縣建設科科長或科員眞正把所繪的某縣城廂圖提出報告，並討論他本科的拆築馬路等計劃；雖是不屬於別一縣的政務，而同僚一堂，良有觀摩之益。這類討論班應視內容之繁簡，由一二週至三五月不等，而在講討時期，尤可用種種實驗方法，例如在合作班上談到某縣倉庫制度最良，便可都到那縣去借地研究。例如在財政班上，談到某縣營業稅本年度復查增加一倍以上，為各縣三年來所無，在學習期畢，征收虧短的縣分，便可續派該員到那增成縣中去考查，以明癥結所在，逐漸改革。如此自然增進可驚之效率而非省府一紙公文「倘再短征，必予懲處」曾能辦到的。

B. 升遷問題

縣政府人員晉級向無定例，僱傭關係的老錄事，祇望不裁去，豈能奢想升為科員，各縣有許多服務多年，明達縣情的科員，安於歷任縣長之借重，即是忽有擢升科長的機會，他決退避不就，因一作了科長，和縣長就發生了人的關係，後任一到，便將失去飯碗，溫飽哲學，把前途的信望全黯淡了，這豈是養護行政人員之道。

我們主張縣行政人員要有嚴格的晉級條例，動的政治需要新陳代謝，

無恒，苟全的心理是要不得的，有了業務訓練，任免漸有保障，例如魯省府一再通令縣長更換時，訓練班畢業的科員科長不准帶去或更換，但無可資鼓勵的晉級辦法則縣政推進，將受絕大影響。

我國歷來縣行政人員的考成是沒有科學標準的，縣長科長科員年季終了，勤惰上例由主官加些抽象的考語，如「材長心細，治事有方」之類，既失之空泛滑稽，而遇有晉級時也很少拿牠作參考，本來計算作業成績，政府不若工廠之易，工廠可以計算工人出品定優劣，而政府是設法以職員任務評高下的，但于困難中我們認爲較具體，輕而易舉的方法應有。

A. 人員個別詢談

B. 工作考驗

C. 晉級教育考績

個別詢談　由主官或主管人定期或不定期去召屬員舉行，舉凡工作甘苦，家庭狀況，和志願等等，都應很懇切地問答並記下來，作有力參考，作者曾看見某省發下表格使各縣行政人員塡家境，從頭一個人塡「困難」，以後無人不塡此二字，將來參考起來，便也眞够困難的了，所以面詢比較求眞，屬員能藉機披露肺腑，說出個人希望，足以感覺到自己之被注意而勇猛前進。

工作考驗　有些可以出品計的，總務方面：例如每日隨到隨結的公文件數，每日繕寫字數等。建設方面，如修路，造橋，堵堤，植樹等很易考驗。

晉級教育考績　有些不自滿足其地位與工作的，除了輔習教育，應勉以公餘的時間，學習比現在工作更高深的業務知識，以求晉級，例如教育科的科員，本僅辦些小學校課目登記的事，如每週以餘暇自費到本縣一個師範班專門研究小學教育行政若干時，晉級時請主官考績，如果優良，即可擢爲縣督學等職。

因此要聯議到人員休假問題，因稍高級的人員所需的便是中等以上程度的教育，而我國縣邑除去秉爲商埠者外，很少有專門以上學校設立，人員高深補習，不免困難，補救這種困難，應定較長期底休假辦法，例如每隔三年，准予五個月假，即可在大城市的大學補習一學期，以後各大學皆設公共行政科目，使實際工作人員，送校受教，尤有收穫，另外各地設的暑期講習會等，每年分派參加，總期養成力爭上流，不封故步的人才，以他們學習與研究之成績，作爲晉升的優先資格。

結論

我們以爲發揚縣治，必須如此改進人事行政，總結起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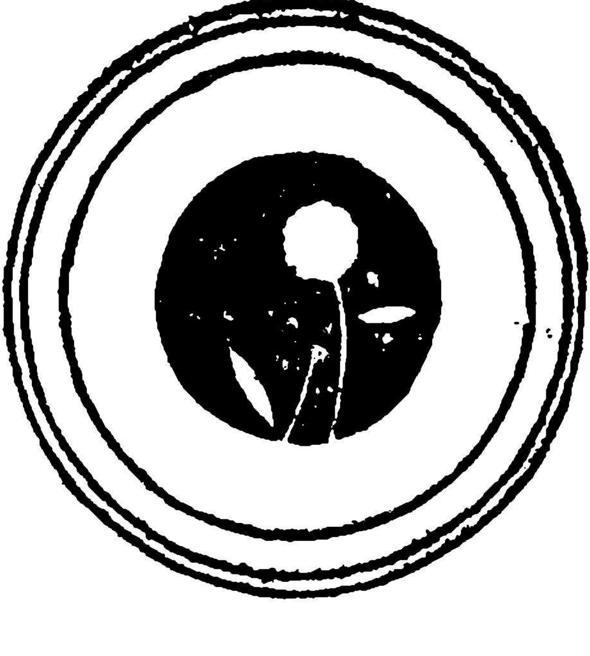
業務訓練要有（一）省當局設立有系統，和實用的訓練班，並保障任用。

（二）學術界合作發揚公共行政與地方行政的學科，造就研究行政學人材。

業務輔進全賴（一）實施輔習教育以增進效率和提高服務興趣。（二）實施晉級辦法以養成公開競爭的風氣，並是行政界與學術界相連繫之處。

被任用前之業務訓練與任用後的業務輔進同樣重要，縣政一事，本不取高掌遠蹠之論，本文僅想引起地方行政專家的注意，今日遇見多年治縣政的，皆歷歷道其用人選材之艱苦，我們同情這種艱苦，愈信努力培養新型縣政人員，不可稍緩。

考試人員儘先任用問題



陳曼若

本報第三十八期載成言先生「行政效率與公務員任用法」一文，對於考試人員之「儘先任用」，認爲規定過於「硬性」，未能給予各機關長官以察才器使之權，影響行政效率。

所述要點，言之似亦成理。惟成言先生對於考試人員任用問題，未能加以綜合研究，故文中不無可供商榷之處。特爲此文，以供關心此制度者之參考。

考試人員任用之根據，公務員任用法第九條有如左之規定：

「考試及格人員，得按其考試種類及科別分發相當官署任用。

前項人員對於擬任職務無相當資歷者，得先分發學習。……」

就此條研究，可見考試人員於分發之時，即已考慮將來擬任職務之問題。在學識上已注意其考取之科別。（如普通行政，教育，財務，司法……）在經驗上已注意其對於擬任職務之相當資歷，無此經驗者幷先予以學習。「官署與科別必須相當」，「資歷與擬任職務必須相當」，乃此條之根本精神。如教育人員決不得分發財務機關，電機工程人員決不至分發司法機關。而一經分發人員，其被分發機關之職務，固無不可以補用，而決不至發生不相當之結果者也。惟於此有一問題，即普通行政考試人員何以鐵道交通實業等部亦可分發，豈不與第九條之精神違反。須知鐵道交通實業等部仍係行政機關，並不直接經營事業。所主持者爲鐵道行政，交通行政，實業行政。除一部份技術人員爲事業上所必需，且須具有專門學識與經驗者外，其餘均可以歷練而能。普通行政考試人員在此等機關，致用之機會仍多，可補之職缺仍不少。（中國官吏無所不能，昨日在行政機關者，今日已在司法機關，明日又可在建設機關，此係不合理之事例，不屬本文引用範圍。）如以此言爲謬，請一查今日鐵道交通實業等部職員，是否均係與其事業有直接關係之專門人才，而長官平日考核結果，大都認爲合格。則以辦理普通行政人員，不一定非此項專門人才不可也。且考試人員分發後，常候補至一年以上，在此候補期間，例須酌派職務，或先以委任職叙用。（且每機關職員考試及格後，原則上均分發原服務機關。）於機關之事業，自有相當之了解，以之補用，尤可收駕輕就熟之效。較之向外間覓一毫不相干之人補用，得失相去懸殊矣。此就分發制度研究，可見「職務之是否相當，行政效能之是否適合」，固可無庸顧慮也。

其次，再從「具有專門技術性質之機關，如鐵道交通實業等部職員之任命。」是否「最感困難」，加以檢討。欲解答此問題，先須說明公務員任用法第五條之意義。該條原文爲：

「公務員之任用，除依前三條之規定外，並以其學識經驗健康與其所任職務相當者爲限。」

前三條即各資格條欵。其三四兩條，均列有考試人員。是此種具有專門技術性質機關，雖有缺出，而考試人員學識經驗與其所任職務不相當，因有此條之規定，自亦不能補用。如分發之考試人員中確無一相當者，即得補用其他人員，而不受儘先任用之限制矣。惟所謂學識經驗與所任職務相當，其含義殊極抽象，此中不能無一確實可據之標準。而就現行之法令研究，則固有其範圍也。考試人員於分發時，即已注意其學識經驗與所任職務是否相當，前已言之。則司法人員補法院推檢，教育行政人員補教育行政機關職務，會計統計人員，補各機關會計統計職務，自應認爲相當。故不相當之事實，在此種機關似不易有。其最易發生問題者，爲前述之具有專門技術性質而實係行政之機關。（如鐵道交通實業等部）此種機關中如係分發與其專門事業有關之考試人員亦無問題。如分發者爲普通行政考試人員所出之缺必須具有專門學識經驗，而考試人員又係習其他學科者，此其不相當，蓋無可否認。問題即由此發生。但此種機關之必須具有專門學識經驗之人員，大部爲技監技正技士技佐及其他技術人員，此則有技術人員任用條例在。（此專爲各官署所設技術人員而制定），不合此條例之考試人員，自然不能補用，而應另覓其他合格人員，非「儘先」所能限制。成言先生所顧慮之點大半即在此， 是則又無庸顧慮也。 因此，所謂不相當，自應以是否合於技術人員任用條例所定資格爲合理。因行政機關惟技術人員具有專門技術性質，此外各職缺均與專門技術無特殊密切之關係，即不能謂普通行政人員爲不相當。此爲嚴正之解釋，互文見義，並無例外可言。銓叙部於此種情形之下「向被分發機關據法令規定而說話」，不能不認爲正當。蓋考試人員無背景，無力量，自己雖可「向被分發機關要求儘先任用，」又恐以要求而開罪長官，反不能維持現狀，隱忍不言。亦事理所宜有。倘銓叙部而不「質問理由」，則考銓制度有何意義。考試任官，乃根本國策，各機關長官均應予以尊重。否則考試人員，在「感受困難」之中，將永無立足之地矣。此就任用制度研究，可見其具有專門技術性質之機關，於其職員之任命，幷不致以有普通行政考試人員，儘先任用問題，而發生困難也。

況「儘先任用」之規定，並非「過於硬性」。其最顯著者，爲公務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原文爲：

「各機關薦任職委任職有缺額時，依左列規定順次叙補：

第一次甲類　合於本法第三條第一欵第四條第一欵資格者，（按即考試人員）

第二次乙類　合於本法第三條第二三四五各欵第四條第二三四五各欵資格，（按即甄別或考績合格學校畢業革命勛績人員）

依此條規定，如有缺出，適前已補用甲類人員，此次即得由長官就具有乙類資格者任選一人補用。適甲類已無人應補，在未有考試人員分發以前更可毫無限制，補用任何人員。可見「儘先任用」幷非每機關分發若干考試人員須全數先予補用後，始得補用其他人員，仍係與其他人員輪流補用

。「儘先」之程度不過爾爾。

復次銓敘部爲顧及各機關之困難，除前述技術人員外，又特設自由任用人員如公務員任用法第十四條。原文爲：

「本法第二條至第四條之規定（即資格各條）於左列公務員不適用之：

一，蒙藏委員會委員

二，僑務委員會委員

三，各機關秘書長及秘書」

本條一二兩欵及三欵上截，不在研究範圍，所研究者爲秘書。秘書原應審查其資格。但顧及每一長官到任，其必須任用之人員，須予以自由，然後行政上之運用始能敏活。若限以資格，未免拘束過甚。且既限以資格，即發生輪次問題。是長官必須任用之人員，無資格者不能補用，有資格而不屬乙類輪次者，亦不得補用。結果，守法之長官，惟有暗感苦痛；而不守法之長官，遂無範圍無限制而撤換其他職員，以爲容納之地步，豈不影響整個行政之安全。故特將秘書劃出爲自由任用人員，使長官得有所伸縮。立法之意，當係如此。惟自後秘書出缺，無考試人員輪次問題，即無異限制考試人員儘先任用之範圍矣。

至成言先生原文第四節所稱：「記得蔣先生在向行政院提議盡量利用專科以上學校暨中等學校畢業生以輔助行政及經濟建設與教育建設」一案中曾說：『高考及格人員實習期滿之後，以充任薦任職爲原則，此種規定，不免使受分發之機關稍感困難。如考試院對於分發規程能略予變通，則登用之途益廣，考試任官之制，自益易於推行。』」由此益足証明現在考試分發的制度，凡行政領袖都有困難的感覺」。關於此點，銓敘部似亦早已顧及，如高等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規程第七條載：

「分發各機關任用人員，如該機關無相當員額時，得先以委任職敘用……。」此條即係救濟上述情形而設。惟因高等考試，法律上明定爲薦任官考試。高等考試人員，以薦任官補用，原屬名正言順。法律已如此昭示國人，若高等考試人員而以委任官任用，無論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而如此一來，則普通考試人員豈不將以雇員補用，爲政不宜如此也。且進一步言：薦任職爲各機關之幹部，須學識才具體格三者俱備，而後政治有生氣，有殊效，政府始能真得人才之幫助。高等考試人員於此三者至少可信其在水平線以上，以之充實幹部，爲今日必取之政策。考取而不予以相當之待遇，既失大信，又失求才之本旨，甚不可也。故高等考試人員必須以薦任職補用，又有其特具之理由。惟分發後，該機關無相當員額，自不能強人以難，故特定「先以委任職敘用」之過渡辦法。原則上雖未略予變通，而辦法上則早已顧慮及此；即所以廣登用之途，免各機關之困難也。蔣先生原提案聞經行政考試兩院會同研究，以分發規程既有此規定，已決定不另定辦法矣。

據上述各點觀之，可知考試人員之任用，決不至妨得各機關長官對於

任用職員所應有之「酌量」。遵照現行法令，更可謀職員「學識經驗與職務相當」，及「行政効能適合」。即所謂「儘先任用」，一則限於輪次，二則限於自由任用之秘書，三則限於行政機關特殊任用之技術人員，四則先以委任職任用，亦不無影響。其「硬性」之程度，亦極有限，倘再加以修改，徒長弊端，成言先生謂如許長官以「酌量」之權，「考試人員只要學力相當，並無不補之虞。」吾人則恐並現在之情況亦不能保持也。作者以爲培植人才，私人與社會之耗費不知凡幾。政府歲出鉅欵以從事甄拔，又値一切落後需人至急之時，成言先生此論，站在國家社會立場，認爲應再加以切實之考慮。

作者每與南京各機關友人談及，謂考試人員之供職其間者，最能奉公守法。大部份重要公務，均有考試人員參加，或竟爲其主幹。長官特賞，自亦無他，不過，其才力相當，能負責而又勇於負責也。是考試用人乃增加行政效率之唯一方法，成言先生竟一再謂其影響行政效率，與作者所聞不無異同。究竟如何影響行政效率，成言先生尚未明言，就語意推測，當係指「失去長官量才器使之權」而言。何以補用考試人員，即爲失去此權，補用其他人員，則不失爲「量」，不失爲「器使」，究不可解。此中曲折，最勵者者或以職關掌理機要，經管銀錢，與考試人員素無關係，自亦無從信任。此則有秘書職缺可資救濟也。有其他方法可資運用也。（實負機要與銀錢之責任者，並非盡屬荐任職，此中大可裁量。惟長官欲特別提升親信人員，致占去一辦理其他事務之荐任職缺者頗不少，此亦發生問題之一因。）就此研究，似其他充分之理由，可以將考試人員應補不補。國民政府成立十餘年，所有法令，在原則上在施行上大都牽就事實之處居多，在此種政治環境中，少許拘束，尚不能接受，整個國家新秩序之建立更復何望。作者深覺今日須以最善之努力使其貫澈者，一爲銓叙制度，一爲會計制度。蓋用人與用錢爲政治上最重要之問題，而又最易爲私人所操縱者。此兩點之能否貫澈，以國人是否遵守法令爲前提。會計制度當另文詳之。銓叙制度，此時不能備述。即此考試人員之任用，主張銓叙部充分發揮「儘先任用」之精神。須知愈顧全愈有問題。在此個人意志極度擴張之時，人將無在而不感到「困難」與「麻煩」。考試人員爲社會有希望之分子，吾人均有愛護之責，銓叙部正可放手做去，必能得到社會有力之同情。作者於此，謹致其無限之願望！



歐行記（續）

金錚

貝加爾的寂寞

貝加爾的面目，在車行第五天（十號）的下午三時三十分便出現。緊在車的右邊，我們都担心火車會走到湖裏去，因爲左面便是高山，整個漢門達本（Haman Daban）山脈成了貝加爾的背景，景色因此更來得有力。湖深一千五百米突，寬三萬至七萬米突，長達六十萬米突，故一望汪洋；惟悄然蕭索，旅人看來，易起去國懷鄉之思。我們都有點不適意，總覺得西伯利亞像不應該有這麼一塊大水，這水放在這裏無論如何，像有點可惜。在湖的四面，一無可見，看到的只白雲同遠山，此外便是悒沉的暮色下，一兩隻小漁船，斷岸絕壁的深處，幾點點人煙。這使你看來像一切永遠沒有什麼會舊，也就永遠沒有什麼會新，確實有世外的幽情，只可惜這清閒多少有點悲涼的氣氛。湖面總是那麼靜靜的，微微的浪花，像是廣大使得他雍容，淵深使得他恬淡了。我們不知怎麼，都有點同情這冷靜，都有點同情這寂寞。

有人講起蘇武的牧羊白海邊，那白海就是這貝加爾，因爲「白海」（Baikal）音極近，且只有這面水靠近現在的蒙古，此外便找不出還有什麼大水可以說得上是白海的；講來很有可信的理由。我們於是對貝加爾更起了神秘觀念，一時忘記了自己，忘記了是在車上，大家的思索都回到歷史的記憶里去，想在這白海邊找出一點我們祖先窮愁十九年的遺跡。

想不到地圖上那麼小的一塊，這裏是這樣無邊的一片，更想不到那短狹的轉角，我們火車走上六個鐘頭；同湖面像結了不解緣，老在他身旁邊圈子。湖旁小站上有鄉人薰的熟湖魚出賣，幾位學生好奇，曾自一個中國人的籃裏花五個盧布買一隻分吃了，說鮮美無比。本來蘇聯算個出魚的國家，貝加爾自是重要區域。

我們不獨在湖岸的小站上碰着中國人，每停一站只要留意，總不難找着我們的同胞。他們看到我們便說中國話，東西也比別人便宜，有時還拒絕收錢，問起來總都來此一二十年了。他們那種世界爲家的悲歌樣子，常使我們不能再問下去。我曾幾次受他們感動，我也因此更認識中國民族的偉大。從前南洋某報曾譏諷華僑，謂爲「世界之野草，無處不生」，走遍天下，怕眞很少地方沒有中國人。

正在奇怪這樣大一個出魚的湖上，怎麼沒有較大的漁船，我們的車便在深暗的暮色下抵達貝加爾站。近站便很整齊的擺着七八隻大漁輪，這才明我們的記掛是多事。

但在抵達貝加爾站以先，火車曾穿過四十以上相連不絕的山洞，那應是貝加爾湖岸最雄健的景色了。每穿過一次，如自車窗回顧，總是一幅難得的關山雄風。常常是絕壁孤松，俯看湖山暮色的情趣。可惜車上不准拍照，這景象只好放在記憶裏了。

西境大平原

貝加爾以西，平原又是一樣，沒有過去的滿山林海，大地只用極小的陂度，分成許多廣大的平塊，互相交錯；讓一陣陣小樹林把他們的界線更劃分得清楚。我們想：如果再沒有一點陂度，也沒有這小樹林，那未免太平得單調了。

大村落還照樣看不見，仍只是道旁一兩間小木屋。用木欄圈上一塊地方，種些白花菜，向日葵，間也看到一點麥。這平原所以使人感覺到大，一半也是沒有村落的原故；一望無極的草地，像是不屬於任何人的。大概我們所以可惜這廣大的空地，怕是只見到這地方的夏，沒有見到這地方的冬，短短的黃金時候所能得到的收穫够不上在這居住一年之用，所以一向是荒原，現在還只好是荒原。

有水的地方不一定有城市，但大城市必定靠着一條水；如伯利之有黑龍江，克蘭羅耶斯克(Krasnoyarsk)之有葉尼賽(Yenesei)；沿途雖亦曾見許多堆積的木材，但從未看到像葉勒賽河岸上的木頭山，那不可計數的大木料，使你看來覺得一文不值，如同在礦場看煤炭。這同成羣的牛馬一樣，是形成西伯利亞特殊風味的因素。我們想，如果讓西伯利亞多一些村落，少一些木頭，只有一兩條牛給孩子們騎着，再在荒岡上添上大批高起的墳墓，那便同祖國的中南部鄉村找不出什麼分別了。

因爲吃的不適口，這旅途上增加了我們的鄉情。第六天的下午，我不知怎麼忽然聰明起來，從箱子裏找出一罐僅存的胡玉美豆腐醬，在車上這便立刻成了「權威」；一位李太太因爲西菜吃得嘴發淡，嘗一點祖國的醬味，覺無上鮮美。大家都珍重節省這最後一罐，曾用他維持車上三天生活。這豆腐醬怕是自有生以來，第一次受到這樣的寵遇。

西伯利亞的首府羅夫斯賓斯克(Novo Sibirsk)在第七天的下午看到。這是一座新興的大城，一八九三年才因鐵路形成起來，但現在已有十萬居民；以位於阿比(Obi)江上，故成此區行政中心，且爲西伯利亞對外貿易的樞紐。其另一重要爲土耳基斯坦西伯利亞鐵路 (Turkestain-Siberian Railway) 的起點，(這路經中國西境，過塔什干，撒馬兒罕 (Samarkand) 以至裏海。) 故迎站木屋連接，鐵軌縱橫；車道多至十六條以上。車頭車箱更不可計。在站且可見寬大街道，有新式洋灰建築甚多。爲海參崴以後可數的大城，比所經各站像都有生氣些。

車過此站，地平如海，很少見樹。只遠山一條淡淡的線。若無鄉下一兩輛馬車走過，到又像在沿湖走路了。此時車行亦快，八日便過烏拉山，以黑夜，一無可見。當車抵斯凡德羅夫斯克，(Sverdlovsk,) 舊俄皇室全家被殺於此。原都打算在此買點烏拉山寶石，不意一無所得，均極掃興，此後便無可守候，只有期待莫斯科了。

莫斯科丰采

車到莫斯科，按行車時刻，原應在十四號的晚上，通常只停四小時，夜十一時半即開波蘭邊境；但因爲誤點，（差不多沒有一次不誤點），我們的車十五的清晨才抵莫斯科北站。以看不着旅行社的人，未敢下車。跟車走到南站時，已經快九點半了。這時那一節車上除兩位德國人外，靜無一人。雖然仍沒有旅行社的人來，似不能再不下車，帶下一件重要行李，其餘只好聽天由命放在車上。照例這節車應全部鎖起，仍至夜十一時半開行。我們由一位搬夫領導，好容易走上站台，旅行社這時才慢吞吞走來一位矮胖子，叫輛汽車送我們上旅館。

莫斯科的汽車靠右邊走，初看來很不慣。很多行人都只穿一件長襯衣，在腰間鬆鬆的用一根皮帶完事，像是很普遍的時髦裝束；我奇怪怎麼還有很多人不打領帶，那位德國老人說他的感覺同我完全相反，他認爲現在已經很不錯了，說他一九三一年經過這裏時，很本很難找出人打領帶。

到Metropole旅館時，又飢又渴，我們首先用車上剩下的餐票，在旅館的咖啡室裏用早點；清潔豐美，使我們覺得那麼多餐票在車上用得可惜。這旅館在帝俄時，是第一個，現在聽說又新建一個叫「莫斯科大旅館」，設備較此爲新，都用來專門賣給「第一種」同「第二種」外國旅客，作吸收外資用的。進門最引人注意的是幾座精美的金石人像，活潑如生；此外屋頂上的彩色雕刻，也够富麗；不過他們到處都愛用裸體女人，使我想起林語堂先生說的：中國藝術發源於山水，西洋藝術發源於裸體女人，眞一點不錯。

這裏究竟是國都所在，不僅所見又是一樣，一切亦遠較海參崴爲合理；只要向旅館付八個美金，除很寬大的浴室房間外，吃，遊覽，上下車以及行李搬運便都在裏面了。我們因爲晚車就走，還可以不開房間，有很精緻的大廳，可供休息。四個人上下車連同一次遊覽，一共只十二美金，當然遠較在海參崴花的錢合算。

上午去一次使館，回來便是午膳時候，餐廳裏有大場面的音樂，食時作奏；氣象昇平，同車上簡直是兩個世界，不過這種氣象在蘇聯，總覺有點不調和。因爲時間有限，吃完飯便催旅行社備車出發，那位管旅客遊覽的，是一位年青女子，能說極流利的英語，遠不像一般俄國人說的英國話；但使我們失望的，是她看錯了我們，打算派一位說日語的人引導我們，雖然心內氣悶，可也沒理由責備他。旅行社原也有說中國話的導遊人，我們爲德國父女方便，請一位說英語的同我們一塊。他們的遊覽計劃有很多種，我們爲時間所限，只好選走馬看花的普通看法，想得一個概念。因爲一個美術陳列舘便足够流連三小時以上，半天的工夫，自無法個別玩味。

我們的第一章是看紅場，因爲紅場差不多是莫斯科的靈魂，八個世紀留下來的一串史蹟，都在這裏會面。最後的一個，便是無產革命的煽動者列寧之墓，列寧在生前，曾在這紅場向數十萬勞工演說，一九一七，紅軍亦是越過這紅場，才跨進「克蘭姆林」，（Kremlin）完成驚動世界的蘇維埃革命。不過那紅場絕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大，列寧墓的範圍，亦遠不及總理墓百分之一。墓前有二軍人守候，每日午後五時半起開放兩小時，內有列寧生像，聞經名醫裝置，可保二百年不壞。墓後即克蘭姆林，司丹林同政府要員現在便都在這裏辦公。迎面的宮牆，要高過普通城牆一倍，最稱壯

偉，尙係伊凡三世(Ivan III, 1485--1516). 令義大利名建築師所建，距今已四百多年了。從正面看克蘭姆林，只覺得偉大，從莫斯科江回看克蘭姆林，才更壯麗；那多座富有歷史意味的高塔，最易使遊人留戀，想到許多過往烟雲。

克蘭姆林的附近有一段很長的磚垣，叫「中國牆」(Kitai-Gorod)，還是十三世紀蒙古統制俄羅斯時的遺跡，現在俄國人叫中國人還叫『Kitia』便也是從那時來的。

我們的第二章是上文化公園 (Park of Culture and Rest) 這是蘇聯獨有的新建設。範圍之大，有如小城。裏面以大人同小孩等分成許多部份，博物院，圖書館，戲院，打靶場以及一切運動器具，應有盡有；但每件設備都富有苦心想出來的教育意義，就是草地亦栽出司丹林像同飛機模型；許多小孩在駕駛小汽車，便又有幾個小孩子做交通警察，這都讓他在遊戲裏學習社會生活。一面也臨莫斯科江，有幾隻美麗的大遊艇，靠在岸旁；這時是莫斯科最熱天氣，故還有一兩個遊水的人在船上休息。白天他們都有工作，故遊人極少，正式熱鬧在夜八時以後，可惜我們無機會領略了。

莫斯科的最新建設是地下電車，其速度及通風設備聞爲歐美所不及，市上電車二十分鐘的路程，下面八分鐘便够，從站上下去，須坐像上海大新公司的電梯，故距地面很有點距離，可避重量炸彈，內無可見的通風器具，但風涼有勝市上。現在只開成一路，共十八站，約長十一粁。聞另一路明年六月前亦可開放。這不僅在便利交通，想亦有點軍事上意義。此外有列寧圖書館，正在大規模的建築中，還有超越一切的「蘇維埃宮」，亦即將興建，高達一百二十層，完成後將爲世界第一偉大建築。

五時許回旅館，在友人室內洗浴一次，覺體重要減輕最少半磅；惟使我驚異的是「美多波」大旅館的共公厠所裏，還只有整張的舊報紙。這我想必是蘇聯不出這類紙，他們非萬不得已，是便不買外國貨，大概認爲這手紙並非必要用品，能有東西代替便可以過去了。

晚上又吃一次美好的中國飯，爲九天來第一次大飽。十時過旅館，旅行社派那位能說最好英語的小姐送我們上車。我們疑心她不是俄國人，問她才知道是烏克蘭人；最妙的是問起她名字時，她先告訴我們每一個拚音字母，再總一句：「姬莉」，這樣便可避去名字前面的冠詞了。

夜十一時半車開，但第二天清早還未走出蘇聯境界；這時車上冷靜得像沒有人，此外什麼還是一樣，只換上一節歐形的餐車，可以有水菓，可以用英法語叫菜。但這餐車只供我們吃一次，到明斯克 (Minsk) 便下去，因爲快到波蘭境了。明斯克城很大，一面都是高建築，爲蘇聯西境軍事重地，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穿皮靴的軍官。十二時半，車抵蘇聯境內最後一站尼格羅威 (Negoreloye) ，同在海參崴一樣，普通旅客須一律在此受出境檢査，有人爲朋友帶的信，都被迫拆開，弄得哭笑不得。車停達一小時，始向波蘭邊境駛去。

在蘇聯境內惟一難忘的好印象，是兒童見到火車，總舉着小手歡迎；一次在西伯利亞的荒岡上，一個看來還不上六歲的小孩，見着火車，立刻把手裏的東西丟下，毫不苟且的笑着向車招手，使我想起我每次回家，田埂上的孩子們看見輪船總做出許多怪樣子，或者無緣無故的漫駡，同這比較，眞相差得太遠了。快到波蘭境內時，一羣小孩，也同樣向我們招呼，我很感謝他們，希望蘇聯到他們手裏時，對過境的旅客能有更合理，更熱

情的招待。

華沙之夜

從前看電影，曾看到許多兩國邊境分界處的嚴重樣子，使我們對這次過境，發生異樣的興味；但結果有點失望，並未能看出什麼。在離開尼格羅威不遠，車停一次，我們未留意，車後已是兩個戎裝整齊的波蘭兵；不久，一位穿制服的中年人向我們敬禮，要看我們的票，才知道已經換了人了。車行約數分鐘，見迎面一座極高的瞭望塔，上面一個持鎗的戰士，緊緊的向着我們這邊看着；車在此又停，上來幾個英俊的波蘭軍官，看我們護照，車旁有幾間像車站一類的房子，高懸着許多波蘭國旗，這是波蘭境界無疑了。除那座高高的瞭望塔以外，什麼沒有看着，這國境怎麼分法，還不能清楚，並不像電影上有一個鐵欄，許多兵守着。

在這面的青草地上，便有兩個很美麗的小孩活潑的玩着，許多人的面貌，也都從容得多， 使人感覺這邊的空氣就有點不同。 我們在斯塔樸西(Stopce)換車，世界立刻兩樣，不獨車箱清潔舒適，車僮的儀容，像都整齊些；因爲他們的莊重多禮，才使我們想起蘇聯境內不甚講究禮貌；記得上西伯利亞列車的第二天，一位老車僮冒然進來，提起他自己的右手，左右擺動，鬧得我們糊塗，他看我們不明白，又摸我們的手頸，我們因爲是驚弓之鳥，以爲他要檢査我們的錶了，於是把錶一齊拿出，聽他處置；原來他只是來看鐘點的，眞氣得我們發暈，但又沒本領向他發脾氣，只好忍氣算了。

上這邊車，環境確實清靜得多，我們好像釋去了重担，肩上同心上都輕鬆不少。

車上一個女孩子賣書，見了客人總是笑；車旁高坡上同樣許多樹，但樹下的行人，都很安閑；常見一兩對男女，在樹蔭下慢步；在村莊裏，見到的面孔，像也都很愉快，這些情景是十天來初見；但蘇聯的飛機聽說現在已比任何一國多，他們是集中了精神，集中了錢，都放到飛機同坦克車上去，所以，每人的面孔上，都只有憔悴，每人的衣衫，都只能缺少。

夜九時車抵波京華沙，景色之壯，與莫斯科又是一樣：車曾走過很長的地道，又走上寬廣的大河，在水上看萬家燈火，覺繁華無限。車站上的候車旅客，多半是兩兩的青年男女大概都是去作假期旅行的，很少看到携帶大批行李，像在爲生活奔波的勞碌行人；這空氣眞悠閒得使人羨慕。波蘭也是歐陸多事的國家，怎麼到有這番閒適氣象。

我們次晨四時已入德境，歐洲國家國境之小使我們感覺新鮮；第一天下午二時還在蘇聯，第二天清晨已越過波蘭走到德國。故在不足十六小時以內，可以穿過兩個國界，看三個國家，大概還抵不上我們走南京到杭州吧。

柏林與波士坦

入德國邊境時，我們正好睡，未能看到什麼；雖也要檢査，但與在蘇

聯不可同日語，聽說只有兩句話，「請打開」以後，跟上就是「請關上」了。與蘇聯相同的是銀錢也得報告海關，因爲德國政府同樣取管理貨幣政策，專門引外幣進來，可不准把馬克帶走；但他的方法十分合理，外國人，同在國外的本國人，都可用外幣買登記馬克，其較自由馬克約便宜百分之四十，到德國便同樣使用了。如擬在德境留兩週以上，還可享到車票七折的待遇，反正是想盡方法請外國人去花錢，但同時能叫外國人也合算，不若蘇聯硬要人用一個美金買五隻雞子，讓得旅客心內多少有點不痛快的感覺。

七時已入柏林近郊，入目是數不清的萬字旗，一座房子常懸四五隻以上，差不多每個窗子算一家；有些整齊的高牆像特地打出一些空處專備放旗子似的，後來才明白是奧令匹克時期，而且剛閉幕，所以特別比平常來得多。此外村景有似波蘭，就多一些既粗且密的電線，那特製的鋼質大電桿，也是那次見面。

我們進柏林城內是十七的早晨，下午適逢程大使宴別中國世運代表團，到國人二百以上，國外得此盛會，自是空前。臨到的人雖不一定面熟，但問起名字，都是報紙上運動欄內常排一二號字的；因爲他們來此全軍覆沒，故席上程大使戴院長，同王儒堂先生都有很多感慨激勵的話；程大使有幾句話聽來最輕，但也最沉痛，他說：在會場，我們看到很多小國的國旗，常常高高的升起來，他們的國歌，常常在數十萬觀衆前演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家，人口同地方都比他們多好幾倍，甚至十幾倍，但在會場，我們的國旗，從未升過一次，我們的國歌，也從未奏過一次。說得大家低頭不語。

有幾位運動員專門找人簽名，有幾位女士未終席便跑下去照像。席上聲音亦甚大，未脫所謂學生習氣。大概他們這次回去最少要有很大的反省，國家的幾十萬應該不是白費。

次晨與同學蕭作樑兄遊波士德（Potsdam）德舊宮，波士德之與柏林，切似總理陵園在南京，到柏林的，像都應該去一次。其實已是另一城，以德境交通便利，故不覺得。坐城車四十分可到，再有電車直達，地方確較柏林靜美。宮境有松柏極多，氣味清冷，迎面萬層花階，偉壯最似陵園石級，一排噴水，尤使遊人迷戀。惟抵「無憂宮」(Sano Souci)前覺範圍遠不及克蘭姆林，這與過去兩國政體有關，德皇室從未能像帝俄時代的專制，故私人居處亦不能及俄皇室所有。但我們反覺得這無憂宮遠比克蘭姆林感人，想到鐵血宰相同威廉第二在此所幹縱橫事業，有點神往；中世紀的歐陸民族血淚，都與這屋子有關，近世史的重要幾段，差不多全從這裏寫出，故遊人易發懷古之幽情，遂不勝留戀。名勝古蹟，自來如此，其値人憑弔，不在建築風景，多在人物，憶回往史，自感親切。記在鎮江遊北固

山時，見一石狙，已殘缺不能成形，初未注意，繼悉相傳三國時諸葛亮曾倚此石狙與周瑜劃策，致破曹操八十萬大軍，便立刻引得我們對那石狙仔細端詳了。

波士德可看之處甚多，全境可供一日之遊，以午後柏林的南京飯店有吃中國飯之約，遂未及盡興。柏林有中國飯館數家，不獨可吃道地的中國菜，還有道地的中國環境，所見幾全爲中國人。我們坐在南京飯店，眞有點像回到南京。美中不足的是叫紅燒蹄子還得用德文，因爲德國只許外國人做老板，侍役還完全是德國人；我想廚子一定只能是中國人，如是德國廚子，這南京飯店應該早關門了。

北極詩情

我們在十九號的晚上走出難捨的南京飯店，離開柏林，於夜二時過波羅的海，以夜色朦朧，未能一睹波羅的海風光，深以爲憾；車四小時渡竟，次晨便踏上世界的太平境界斯干的那維亞半島。這島上的人民因爲看准打仗絕不合算，所以儘管上次大戰那麼熱鬧，他們始終隔岸觀火，捨得不去。現在看法，像並未改變；車過瑞典鄉村，便可看到一番昇平景象；每家村旁樹蔭下面，總放上一面小桌幾隻靠椅，預備閒來吃咖啡，看田園。沒有適宜的樹蔭的，便張一把花紅大傘，有都市路旁咖啡店風味。常見一兩老人，穿黑長禮服，在林中慢步，氣度之閒適，如走入桃花園境，這裏不知道什麼是不景氣，更把戰爭兩個字早記不清楚了。

瑞典有德國一樣大的地方，但只有德國十分之一的人口，他們不歡迎外國工人進去，也不鼓勵本國人民多添孩子，所以他們能每人都有富裕的生活。政府只想到栽樹修路，使人民過得舒服；人民空來願上新疆蒙古，找遠古化石，在學術上發展他們的天才，所以整個國家另成了一個世界。

車在午後四時抵京城斯德哥爾摩，(Stockholm)這斯德哥爾摩原是千百個小島，後來居民漸多，才塡成幾大塊陸地。故及今到處有怪石流水，隨地是蒼松古樹，天賦景色，爲他處所不及，街市上除多一些高大建築外，同公園找不出什麼分別。市上有五十萬人口，當然有很多汽車，但很多十字路口，沒有交通警察，讓汽車自己跑，能跑得很好。在蘇聯像處處都有人管，這裏像就用不着法律。白天同夜裏，我們從未感到汽車擾亂，這後來留意，才發現有三個理由，第一，從沒有汽車放過喇叭，也許是不必要，也許是不准；第二，車身都比較堅實，沒有中山路上的破貨車，開起來如摔洋鐵瓶，第三，路平。有這三個條件，所以整天只聽到馬路上剌剌的聲音，絕像不南京花牌樓，整天成了汽車喇叭世界。

北歐的人，同中國的北方人一樣，體格高大，忠實熱腸，非常肯幫人忙；你如向誰問路，他不獨詳細告訴你走法，有時會親至同你走一趟，怕你找不清楚。他們對中國像很愛好，最少有神秘意味；京城的最大電影院取名『中國』，高懸兩個中國字，在門樓還歪歪斜斜的題上「暢觀閣」三字；還有一個大商店叫「中國貨裝」；婦人的裝飾品上，有鐫『壽』字和『康』字的，但華僑到反一個沒有，只幾個人在馬戲團裏，不久就要離去。

這裏最可惜的是天氣不常，我們在八月走歐洲，碰到的都是黃金氣候，後去便多雨，這裏且將「不見天日」，冬天八九點鐘要開電燈，下午三四點鐘又要開電燈了；但在初夏，夜裏一兩點鐘可在馬路上看報；北去更怪，能一整天不亮，能看到半夜日出。現在他們算夏末秋初，很多避暑的還未回來，但我們在此，覺與國內深秋無異，天高氣爽，晴美適宜。這寶貝的八九月一過，便要終日下雨，聖誕節到便開始大雪了。說曾有一位黑人到此居住一年，回去時家鄉人問他：「冬天究竟是什麼樣子？」他說：「綠的冬天，到還不錯，白的冬天，可就不得了了。」

因為人民的富裕，又有政府提倡，所以這裏的運動最普遍，冬天躍過山頂的滑雪壯舉，現在還未能看到，但海灣的遊艇風光是已親嘗了。瑞典人最會做船，所以很多私人有精美的小遊艇，每到例假，如遇天氣晴美，那以松林怪石為背景的小海灣便佈滿成千的，帶有最嚴重波羅的海情調的小船，在水上出沒；最美的是一種獨木船，兩端尖利，只中間一個小空處，可坐一人。他們有時張起古代式樣的三角大白帆，用碧綠的海面同松林襯起來，艷麗無比；海鷗同他們常不分家：總在他們身旁飛來飛過，使你覺得這景色確富有詩情。

不僅人民好運動，六七十歲的老國王也一樣愛運動；平常禮拜天的上午，任何人都可在公共體育場的網球場上看到一國之尊在場上打球，而且還自己拾球。

所以北歐不獨氣候古怪，玩意也古怪；不獨景色新鮮，人物也新鮮。假如有人說過蘇聯像是讀半部悲壯奮發的劇本，經波蘭是聽一段月夜輕歌，那德國應算一厚冊政治經濟教科書，瑞典便是電影上的五彩卡通畫了。

二五，九，三，於北歐。

重九雜話



徐中玉

一

「今日雲景好，水綠秋山明；攜壺酌流霞，搴菊泛寒榮。地遠松石古，風揚絃管清；窺觴照歡顏，獨笑還自傾。落帽醉山月，空歌懷友生。」——李白九日詩。

「老去悲秋强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杜甫九日藍田崔氏莊詩。

從許多首重九詩裏，我們開頭就摘出這兩首來，平日我們知道李杜兩人的作品，有着根本不相同的地方，因此我們也可以趁了這個重九的機會來看一看他們作品間究竟有什麼東西不相同。自然這兩首並不是他們的典型之作。可是我們也許能從這裏得到一點端倪。李白詩的特點，一般說來可以飄揚恣肆，飄倩流麗兩句包括。豪邁和暢放，是他詩中的骨幹。試看自「今日雲景好」以下四句，從當前景象直敘開始，不見雕琢之象，而從「地遠松石古」起四句，便見其豪放意氣的舒發。「窺觴照歡顏，獨笑還自傾。」這寫出的是一副多麼羅曼締克的情景！一個人搴菊攜壺，對天獨酌，忘却人事宇宙的一切束縛，飄然物外，這種氣概在詩人中我們不能再找出第二位。我們把落「帽醉山月，空歌懷友生，」這兩句來和杜甫的「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比較，一樣是有感而發，一樣是醉，而李則「空歌」，杜却在把「茱萸仔細看」！單就這點看，我們也當已能明白李杜作品根本不同的理由所在。何況他在未醉之前，就早已說明了這種佳節的享樂只是由於「强自寬」呢。

可是如果我們能够再讀一首小杜的作品，那麼他們那種嚴重的或者輕淡的抑鬱之氣也許可以消了。

「金英繁亂拂欄香，明府辭官酒滿缸；還有玉樓輕薄女，笑他寒燕一雙雙！」——杜牧九日詩。

一般的佳節，你看在詩人們的筆下顯示出如何的不同。一切歡娛的想頭，享樂的打算，不幸的憂愁，痛苦的回憶……凡有的情緒，都能從各人的心頭流露出來，瑰奇淒麗，衆色並呈，假如以這來象徵我們所停留下來的匆忙的世界，也許倒是一個頗為貼切的說法吧。

讓我們回到題目上來。

風土記：「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云辟除惡氣，而禦初寒。」

所謂「俗尚此日」云云，這俗尚究竟發源在什麼時代？已經不很可考了。魏文帝與鍾繇書裏有一段比風土記的說得較為詳細，云：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射而生。至於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

因「九」俗尚相傳是陽數，便稱九月九日為重陽，或稱重九。這樣解法是可通的。可惜我們已經不能得到確切的史料，來証明這種說法以及這佳節的俗尚的起源是在什麼時代，什麼地方，否則我們也許能夠獲得些更有趣的資料。

二

重九風俗，現在各地依舊保存的還很多。這些風俗大抵都是從前流傳下來的。

風土記：「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云辟除惡氣，而禦初寒。」

這種折茱萸房插頭的風俗，似乎在城鎮上已不多見，但在鄉村間則還頗流行着。但也不必一定要茱萸，手頭有什麼花可插，便也將就使用了，作用說是「壓邪，」倒不會聽說過能「禦初寒。」

荊楚歲時記：「九月九日，士人並集野飲宴。」

臨海記：「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容數百人坐，民俗極重，每九日菊酒之辰，讌會於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

重九登高，這是在孩子時代中最熟習的回憶之一種。清早從床上爬起來，把糕餅店裏特製了的上面插有紅綠紙剪花的小三角旗的「重陽糕」吃過一飽，然後再在袋子裏塞下一袋子乾糧，便跟着三五個伙伴一翻向龍砂山進發。說起龍砂，這倒是一個古來重九盛會之地。

豫章記：「龍砂郡北帶江沙，甚潔白，高峻，而陂有龍形，舊俗為九月九日登高處。」

有詩為証：「龍沙重九會，千騎駐旌旂。」——唐權德輿龍砂宴會詩。

而且杜審言也有一首重九日宴江陰詩，云：「蟋蟀歸期晚，茱萸節候新，降霜青女月，送酒白衣人；高興要長壽，卑栖隔近臣，龍砂即此地，

舊俗坐爲鄰。」

我家在江陰，龍砂便在江陰，而我的住家便是在龍砂山的脚下。杜審言看樣子他只是在江陰城裏吃酒，所以只能說「龍砂即此地，舊俗坐爲鄰」了，因爲龍砂山離開縣城還有三十里地。龍砂山實際是包括着兩個山，即龍山和砂山，但因聯在一起，故也不妨稱之爲龍砂山。兩山都不够高大，上面也並無好一點的寺院之類，幾乎連可以稱之爲蓊鬱的松林也不備，平常我是看不大上眼的。（也許千百年前的樣兒要比現時莊嚴偉麗得多吧？然則現在是什麼也看不見的了。）這樣兩隻平凡的東西而有這種古老的淵源，倒是先前所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細想一下時，我鄉登高之風所以如是昌盛的緣故也許正導源於此。

我們平常雖然住在山脚下却也很少有到山頂上去玩的。唯有到了重陽便非到最高的「五峰頂」上去「一覽衆山小」不可。我們在五峰頂上的古代藏兵洞裏捉迷藏，作種種遊戲，我頂喜歡站在那裏拚命高聲大叫以爲笑樂，可是有時笑樂未停，突然覺得自已的聲音已經不能再高而在這野曠的山峰上竟顯得那麼微細時，也會引起一點悒鬱的心情來。我現在已是不敢再這樣做的人了，時間過得眞快呵。在山頂上向北可以隱約看見長江，據說以前長江離山麓不滿十里，後來沙灘逐漸漲成陸地，到現在「沙上」的人家已經傳下五六代了，所以長江在這山頂上看時也已變成一條狹狹的帶子了。山上沒有什麼成蔭的林子，矮矮的雜樹和蕪亂的茅草塡滿著每一條山徑。

我們去時總遵由有石級可循的正路，回來時便從那些幽僻山徑蹓下了。野菊花開放的時候，便各人采了一把回來。到了家，若不經家人們提醒，扯破了衣衫或者扯破了皮膚自已眞才不會覺察呢？

帶住筆頭，我們再來看一則前代的記載吧。

玉燭寶典：「九日食餌，其時黍秫並收，因以黏米，加味嘗新。」

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相傳自古，莫知其由。」

所謂餌，據方言說，就是今之所謂糕，或謂之餈。

孟浩然九日詩：「九日未成旬，重陽即此辰，登高聞故事，載酒訪幽人。落帽恣歡飲，授衣同試新，茱萸正可佩，折取寄情親。」

這首中三四兩句是故事，後邊要說，五六七三句則是三種風俗。

劉孝威九日酌菊花酒詩：「露花疑始摘，羅衣似適熏，餘杯度不取，欲持嬌使君。」

「欲持嬌使君」，好一位風情人物！

歲時雜記曰：「二社重陽，尙食糕，而重陽爲盛，大率以棗爲之，或加以栗，亦有用肉者。」

如此所說，倒不會喫過。

夢華錄：「都人重九各以粉麪蒸糕相遺，上插剪綵小旗，襂飣果實，如榴栗銀杏松實之類。」

還所能現在倒是很易看見的。

金門歲節記：「洛陽人家，重陽作迎涼脯，羊肝餅，佩茱萸符。」借問洛陽客，現在你們那裏是不是還有這種風俗了呢？

齊民月令：「重陽日必以糕酒登高眺遠，以暢秋志，採茱萸甘菊泛酒。」

「以暢秋志」，不知道這「秋志」二字是指什麼東西。糕酒登高，眺遠天下，看宇宙之大，浩浩蕩蕩，可以開拓胸襟，改變性情；再不然呼吸點新鮮空氣，一舒塵俗，在身體上也是有益的。「暢秋志」云云豈即此之謂歟？

重九風俗相沿下來的也大致不過這幾種。這種風俗，既非迷信，又不惡劣，實在是一種極可保存的東西，雖然我們並不大聲疾呼要加以指導。中國大多數人是不講究娛樂的，他們沒有那麼多的金錢和時間來從事於娛樂的追求。可是遇到這種年中的佳節，他們倒也是不肯放牠過去的。觀於他們玩了一天便得繼續苦作幾個月不再想到娛樂，這種風俗之保存實在是應該感謝的。否則還有什麼力量能夠使他們自動來尋一天快活呢。

二

重九的故事傳說，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有兩樁。

一樁是陶淵明的故事。

續晉陽秋：「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菊盈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最愛酒的人在最該喝酒的時候偏偏無錢買醉，這是一奇；無錢買醉就算了，或者躺到床上去硬挨吧，偏不，卻去兀然地坐在籬下菊叢中，這算得什麼呵？菊叢中難道有酒，摘了菊花難道就能過癮了麼？不能，而偏坐，這是二奇；坐在那裏如果沒有下文，似乎太沒趣了，於是「未幾」居然有「白衣人」至，跑來幹什麼呢？送酒！於是他居然得到了，醉還是三奇，有這三奇而此故事乃傳。且令人生有飄逸寒奇之感，一無殺風景的念頭。真是故事中的上品，造者或傳者殊可嘉也。

王勃九日詩：「九日重陽節，開門有菊花；不知來送酒，若個是陶家。」便指此故事。孟浩然「載酒訪幽人」句也就是指的王弘。

另一樁便是孟嘉的故事。

孟嘉傳：「嘉爲桓溫參軍，既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僚畢集，時佐吏並著戎衣，有風至，吹嘉帽落，不覺。溫謂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

孟嘉好酒，至落帽不覺，可見其嗜好之深，忘歡之極。這種事情在一部分人看來，是已到了風雅的絕頂。

朱熹九日詩：「去歲瀟湘重九時，滿城寒雨客思歸；故山此日還佳節，黃菊清樽更晚暉。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斷且吹衣；相看下視人寰小，祇合從今老翠微。」

詩中所有落帽吹帽等等字眼，便都是指的這回事。

除掉這兩樁外，其餘的還有許多，撮要寫在下面。

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擧家登山，夕還家，見鷄狗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是也。」

唐書曰：「王勃道出鍾陵，九月九日，督都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遍請，客莫敢當。至勃，泛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少頃成文，乃歎曰：『天才也。』極歡而罷。」

這比較起來也是一隻熟鐴的故事，凡曾讀過那篇有名的滕王閣序的都應該知道。

集異記：「明皇重陽日獵于沙苑，有鷹飛，帝射，中之。鷹帶箭，西南而去。益州道觀第一院有道士徐佐卿寄寓，一日自外持一箭來，曰『吾日行山中，爲飛矢所傷，已無恙，因持箭于壁，書其月日，且云，此後十年，箭主到此付之。』後明皇幸蜀，至此觀，乃見箭。」

續仙傳：「潤洲鶴林寺，有杜鵑花，高丈餘，每春末爛熳，節使賓僚，一城士庶，無不賞玩者。時或見三女子紅裳艷裝，共遊花下。俗傳花神也。周寶鎭浙西，謂道人殷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聞君能非時開花，今重九將近，君能開此花，副此日乎？』七七曰：『可。』乃前兩日宿鶴林寺中。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爲上元所命，下司此花，今與道者共開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蕊，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開賓，與一城士庶咸駭之，游賞如春間。」

淵鑑類函：「蘇軾在杭，於九日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曰：「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

「却在魚舟一葉中」，這句很見風趣。

又云，「宋韓忠獻嘗遇重陽，置酒私第，惟歐陽文忠公與一二執政，而蘇明允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倚醉中來』之句，其志氣不少衰如此。」

南齊書：「宋武帝爲宋公時，在彭城九月九日登項羽戲馬台，至今相承以爲故事。」

宋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台送孔令詩：「季秋朔邊苦　，旅鴈違霜雪，悽悽陽卉腓，皎皎寒潭潔。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笳戾朱宮，蘭巵獻時哲。歸客逐海隅，脫冠謝朝列，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

這首詩也算得是康樂作中好詩。康樂羨慕淸高而熱中功名富貴，說得到而做不到，這種矛盾的意念他自已也充分感到了。觀於這首中最後四句，除依依不捨之外，就有點這種矛盾思想在內。

邵氏聞見後錄：「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無此字，輒不復爲。宋子京以爲不然。故九日食糕詩『颷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鬥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家一代豪』。遂爲古今絕唱。」

「劉郎不敢題糕字」，便索性不做詩。可是他爲什麼倒敢吃下去呢？

嘉話錄：「袁師德，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客出糕，謂坐客曰：『某不忍吃，請諸公食』，俛首久之。蓋以父名高，故不忍食糕也。」

這則是關及了避諱的問題，父名高，因此他就不敢吃糕。其實按律不諱嫌名，糕是不用諱的。若是父還沒死，按律更不用避諱。可是後來就給

這一批東西弄壞了，弄得在在需諱。甚至有父名昭，便一生不爲照字；父名岳，便終生不聽樂，不遊嵩岱，每赴內宴，聞鈞奏即涕泣；家諱樂，便終生不飲酒，不務歡；父名石，便終生不用石器；等等醜劇的演出。

四

前面我們曾經說過，一般的佳節，在詩人們的筆下卻能顯示出絕大的不同。我們現在舉出幾首好詩來看看。一些應制侍宴從鴐等失掉了生命的虛僞之作當然不在例舉之列。

隋江總衡州九日詩：「秋日正淒淒，茅茨復蕭瑟，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園菊抱黃華，庭榴剖朱實，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

又曰：「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鴈來；故鄉籬下菊，今日幾花開？」

詩有「每逢佳節倍思親」句，我看不但思親，逢到佳節一樣倍思故鄉的。沒有出過家鄉門的人當然體味不到這種心情，在淒淒秋日遇到這重陽佳節，而身離故鄉，私心一片，怎樣排遣呢？於是剖榴采菊，也便成了方法。心逐南雲未逝，形隨北鴈沒來，如此身心兩地，自會發生「故鄉籬下菊，今日幾花開」之問了。

杜甫九日登梓州城詩：「客心驚暮序，賓鴈下襄州；共賞重陽節，言尋戲馬遊。湖風秋戍柳，江雨暗山樓；且酌東籬菊，聊祛南國愁。」

作客外鄉，勞碌奔波，而在「湖風秋戍柳，江雨暗山樓」的環境中，計算祛愁，怕是祛不去愁的吧。

又曰：「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愧菊花開。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迴，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

又曰：「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野樹欹還倚，秋砧醒卻聞，歡娛兩冥寞，西北有孤雲。」

老杜一生命運不濟，陽光老像遠遠躲閃着他。逢到重九，娛樂不能開懷地娛樂，不是想到了前途無望，便是想到了老之將至，以及舊友的星散。看他「歡娛兩冥寞，西北有孤雲」二句，佳節直是引動了他的悲懷，根本談不到什麼「興高采烈」了。

蘇軾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詩曰：「雲間朱袖拂雲和，應是長松挂女蘿；鬢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搓。墨翻衫袖吾方醉，紙落雲烟子更多，只有黃雞與白髮，玲瓏應識使君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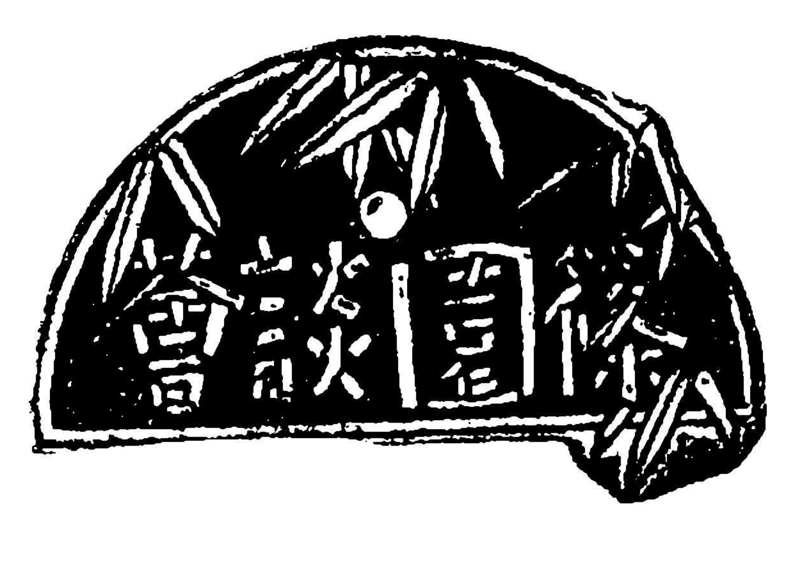
這當然是一幅歡笑的寫景。

張養浩九日詩：「一行作吏廢歡遊，九日登臨擬盡酬；詩有少陵難著語，菊無元亮不成秋。雲山自笑頭將鶴，人海誰知我亦鷗；幸遇佳辰莫辭醉，浮雲今古劇悠悠。」

悲時光之易老，而以鷗自譬，可見沈痛，「幸遇佳辰莫辭醉」，儼然韋莊「勸君今夜須沈醉，尊前莫話明朝事，尊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須愁春漏短，莫訴金杯滿，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的風度。這等人的求快樂，又與一般矇矇無知的人不同。

周權九日詩：「座上風流憶孟嘉，憑高目斷楚天涯，百年歲月催蓬鬢，十載江湖負菊花。小雨釀寒侵白苧，西風催醉避烏紗，閒攜楖栗吟歸路，流水殘雲帶晚霞。」

吟歸路時，只見了些流水殘雲晚霞，把這些東西來塡入自己悲抑的胸中，亦可見其過這佳節的心情了。



我來談談唐紹儀先生（中）

篠園

共和初建，中山先生入主南京，正位臨時大總統，本為一時權宜之計。以余所聞，當日之作用有二。蓋一則藉以解決南中代表擁黎擁黃兩派之爭。（辛亥十月十四日，南中代表在滬議決，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選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即以大元帥主持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乃此議決電抵鄂，一部分代表之在鄂者，認為不合法，表示反對，並用黎大都督名義，電滬取消，加之蘇浙聯軍，方在克復南京，而克強先生則失陷漢陽，蘇浙軍人中，即有聲言不甘隸敗將下，而擬黎黃倒置之議，恰巧黃亦以電辭，果於二十七日另推黎為大元帥，黃為副元帥，並附調停之計，黎仍駐武昌，由副元帥代行職務，此議黎允而黃又不受，民無中人，則憤於代表會之任便倒置，等於兒戲，用是相持，臨時政府組織，迄未實現，直至十一月初六日，中山西旋，各派之爭始釋然，乃決定初十日逕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屆期奉直豫魯晉陝蘇皖贛閩浙粵桂湘鄂川滇十七省代表蒞會，省各一票，中山以十六票當選，當於十三日即民元之一月一日就職，此節之經過，約略如此，）二則為袁氏驅除清室，俾利於和平統一。故當選伊始，尚未就職，即電袁氏，表明暫時承乏之虛位以待之決心。（十一月初十日蒸電，）惟唐氏於中山到滬之後兩日，即十一月初八日。電奏清帝，力爭召集臨時國會，議決國體。其詞過於激切。（即上篇所述大旨，原電附刊本篇之末，此電抵京，為時月餘，果經若干波折，清帝始行遜位，前文述梁燕孫語，乃為行文之便，簡約言之，閱者幸勿誤會，）不免觸動一部分親貴之怒，引起日後

宗社黨之糾紛。越五日，袁電南中，謂十一日以後，氏之擧動爲越權，不肯承認。氏亦憤然辭代表職，袁遽許之。其實此擧不過爲緩和宗社黨手段。氏自辭職以後，益努力進行淸帝遜位運動。果也於民元二月十二日，淸帝實行遜位。十三日，中山踐言辭職。十四日，南京參議院，開臨時大總統選擧會，袁以十七省代表全體一致之投票而當選。於是氏之第二目的又達矣。

袁當選總統後。先則有定都南北之爭，幾經曲折，卒於三月六日，經參議院議決，允袁在北京就職。袁即提出以氏爲內閣總理，復經參議院同意。氏於二十五日到南京，組織新內閣，閣員名單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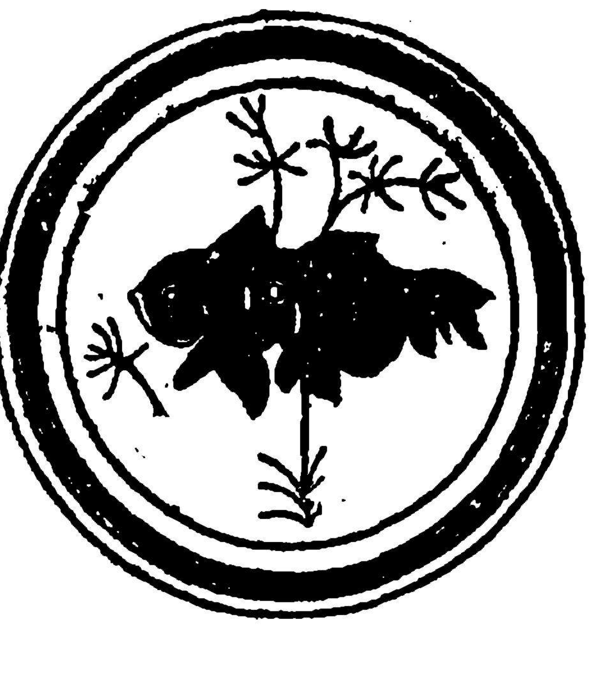
外交總長陸徵祥　內務總長趙秉鈞
財政總長熊希齡　陸軍總長段祺瑞
海軍總長劉冠雄　司法總長王寵惠
敎育總長蔡元培　農林總長宋敎仁
工商總長陳其美　交通總長梁如浩

各員惟梁如浩未通過參議院。（後易以施肇基即通過，陳其美迄未到任，由王正廷代理，）內閣組織，大致完成。民黨亦有數員加入。氏於月之二十九日，到參議院宣布政見，接收政府。四月一日，中山解職。五日，參議院正式議決遷都北京。氏攜同新閣員繼續至北京任事。彼時氏自以爲懷抱之第三目的，必可達到，未始非人生快意之一瞬。而孰知天下事有大謬不然者。

（未完）

附錄辛亥十一月初八日氏電請袁內閣代奏原文

（前略）査民軍宗旨，以改建共和爲目的，若我不承認，即不允再行會議。默察東南各省民情，主張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勢。近因新製飛艇二艘，又値孫文來滬，携帶巨資，並偕同泰西水陸軍官數十員，聲勢愈大，正擬組織臨時政府爲鞏固根本之計。且聞中國商借外款，皆爲孫文說止各國，以致阻抑不成。此次和議一敗，戰端再起，度支竭蹶可慮，生民塗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倘知而不言，何以對皇太后，何以對國民。紹怡（其時避溥儀諱作怡，）出都時，總理大臣以和平解決爲囑。故會議時曾議召集國會，擧君主民主問題，付之公決，以爲轉圜之法。伍廷芳謂各省代表在滬本不乏人，贊成共和，已居多數，何必召集。當時以東三省直魯豫及蒙回藏等處，尚未派員，似非大公折之。伍廷芳仍未允認。現在停戰期間已促。惟有籲請即日明降諭旨，命總理大臣頒布閣令，召集臨時國會，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議，徵集意見，以定指歸。（後略）



英譯二十世紀歐洲小說百種

Ruth Melamed輯
畢樹棠譯

本文作者曾輯過四個小說目錄，一為十九世紀小說百種，材料太舊，知者甚多，故未譯錄。二為二十世紀小說百種，三為近五年來歐美小說五十種，這兩篇都經我譯載本報，前者見八卷四十四期（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九日），後者見十二卷二十二期（二十四年六月十日）。四為本篇，範圍是把英美之作除外，單就歐洲大陸的新小說之譯成英文者選錄一百部，標準依然同前，便是每個作者選他一部，一百部小說就代表着一百個作家，所以這不是一個完全的目錄，而是個廣泛，代表目錄。不過有一點可以注意，就是有幾個作者是和前目錄相重複，而選他們的作品，則力避重複，因為有的作家的代表作不只一種，不能同時並舉，而先後分舉之，以示並重之意。所以讀者若用作參考，可以和前兩個目錄合起來看。以歐洲的國度觀之，作者入錄的數目如下：法國三十七人，德國二十四人，俄國十二人，諾威六人，西班牙四人，意大利三人，瑞典二人，荷蘭二人，波蘭二人，捷克二人，匈牙利二人，餘丹麥奧地利羅曼尼亞猶太各一人，共十五國，有些小國如比利時瑞士葡萄牙南斯拉夫等，均未入選。當然以德法俄三國為多，他們的小說較為發達是一個原因，而限於英譯，尤埋沒了不少。即以英譯本而論，這個選目也不一定適當，向來這類選目都不能盡合人意，不過姑作參考，可供一助而已。

（一）The Whistler's Room，德國Paul Alverdes 著，Basil Creighton譯，一九三〇年出版。寫人的善性制勝戰爭的一個象徵的故事。

（二）The Rebel Generation，荷蘭 Jo van Ammers--Kuller 著，M.W. Hoper 譯，一九二八年出版。叙一個荷蘭家庭裏三世婦女叛動的故事。

（三）The Confessions of a Little man during Great Days，俄國Leonid N. Andreev著，R.S. Townsend 譯，一九一七年出版。是歐戰時期在俄都彼得格勒一個中年書記的一部日記。此書已有中文譯本，小人物的懺悔，耿式之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四）Three Cities，猶太 Shalom Asch 著，Willa and Edwin Mur 譯，一九三三年出版。寫帝俄時代及革命期中，在聖彼得堡，瓦爾薩，莫斯科的猶太人之家庭生活，全書為三部曲。

（五）Marie--Claire，法國 Marguerite Audoux著，J.N. Raphael 譯，

一九一一年出版。記一個縫衣婦的工作，及其生活。

(六)Under Fire，法國 Henri Barbusse著，Fitzwater Wray譯，一九一七年出版。這是一部反戰宣傳的小說，寫歐戰一個普通兵士的生活。

(七)The Tree of Knowledge西班牙 Pio Baroja Nessi 著， A.F.G. Bell譯， 一九二八年出版。 寫西都馬德里一個不成功的習醫的學生的生活。

(八)The Sacred Hill，法國 Maurice Barres著， Malcolm Cowley 譯，一九二九年出版。一個描寫異教心理的小說。

(九)The Coming Harvest 法國 Ren'e Bazin 著，E.K. Hoyt 譯，一九〇八年出版。是一幅法國農民生活的寫照，表現無信仰心和物質主義造成的鄙陋與卑賤。

(十)"—E Co." ，法國Jean Richard Bloch 著，C.K. Scott—Moncrieff譯，一九二九年出版。寫工業擴展時代，個人與家庭間的衝突。

(十一)The Power of a Lie，諾威 Johan Bojer 著，Jessie Muir 譯，一九〇三年出版。主旨在探索道德的沒落。

十二)The Night Cometh，法國 Paul C.J. Bourget 著，G.F. Lees 譯，一九一六年出版。寫兩個人對於死的反抗，一個由於內心的疾病，一個由於戰事的創傷。

(十三) Daily Bread，法國 Rene' Boylesve 著，H.V. Marrot 譯，一九二九年出版。從一個小孩子的眼中所見的在 Touraine 地方一個大家庭的生活。

(十四)The Sleepwalkers，德國Hermann Broch著，Willa and Edwin Muir譯，一九三二年出版。這是個三部曲之作，寫現代德國的思想與動容。

(十五)Karl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德國 Rudolf Brunngraber著，Eden and Cedar Paul 譯，一九三三年出版。此書表現今日歐洲的人生問題。

(十六)The Village，俄國 Ivan A. Bunin 著，Isabel Hapgood 譯，一九二三年出版。這是一個村莊的居民的一幅無情寫照，却從他們的生活的小處表出，他們是對於生活的鄙陋與無用不求啓明的。

(十七)The Road，法國 Andre' Chamson 著，Van Wyck Brooks 譯，一九二九年出版。寫法國農民生活的一個安靜的故事。

(十八) Two Living and One Dead，諾威 Sigurd W. Christiansen 著，Edwin Bjorkman譯，一九三二年出版。寫一個郵政局的雇員的心理反動，他被人譏爲懦夫，因爲他拿一筆巨欵，恭手送與搶匪，毫無抗拒。

(十九)Book of Small Souls，荷蘭 Louis Couperus 著，A.T. de Mattos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出版。全書共四卷，也就是連貫的四個故事，寫一個荷蘭的中等家庭的家運。

(二十)The Mother，意大利薩地尼亞島 Grazia Deledda 著，Mary G. Steegmann 譯，一九二三年出版。寫兩個人靈魂中心理與精神上的衝突。

(二十一) Journal of the End of the Night，法國 Louis F. Destouches (筆名 Louis F. Ce'line) 著，J.H.P. Marks 譯，一九三四年出版。

敘一個法國醫生對於境遇之情感的和知識的反抗，便是保存國性的競爭。

（二十二）Little Man, What Now? 德國Rudolf Ditzen(筆名Hans Fallada)著，Eric Sutton譯，一九三三年出版。寫兩個少年，在失意的情形之下，鬥爭着保全他們的人格與勇氣。

（二十三）The Minister's Daughter，瑞典 Hildur Dixelius 著，A. C. Settergren 譯，一九二七年出版。十九世紀之初，一個小瑞典鄉村的生活的一幅寫實圖畫。

（二十四）Alexanderplatz, Berlin，德國 Alfred Doblin著，Eugene Jolas 譯，一九三一年出版。一個柏林下層社會的故事，全書二卷。

（二十五）Papa Pasquier，法國 Georges Duhamel 著，Samuel Putnam 譯，一九三四年出版。敘一個法國家庭老做發財的夢，而實際的窮困與日俱增。

（二十六）The Natural Mother，法國 Dominique Dunois 著，A. S. Rappoport 譯，一九二九年出版。寫一個女子對於戀愛和作母親的渴望。

（二十七）The People of Juvik 諾威，Olav Duun 著，A.G. Chater 譯，一九三〇——一九三五年出版。全書六卷，敘百年以前，在一個諾威的峽江上，一個古樸的農人之家的舊史。

（二十八）Hansine Solstad，諾威 Peter Egge 著，J.H. Jackson譯，一九二九年出版。寫一個農家之女，被誣作賊，在她心境上的響影。

（二十九）Marilor，西班牙Concha Espina de Serna著，Frances Douglas 譯，一九二四年出版。此乃北部西班牙農民生活的寫實記錄。

（三十）Halaisie，法國 Nenri Fauconnier 著，Eric Sutton 譯，一九三一年出版。述一法國種橡皮樹者的教育，次以馬來半島上的信仰與特性之種種神秘。

（三十一）The Oppermanns，德國 Lion Feuchtwanger 著，無名氏譯，一九三四年出版。寫一個德國的猶太家庭在國社黨執政下的痛苦。

（三十二）The Wanderer，法國 Alain Fournier著，Francoise Delisie譯一九二八年出版。寫法國農村生活的一個安靜故事。

（三十三）The Revolt of the Angels，法國 Anatole Frauce 著，Wilfrid Jackson 夫人譯，一九一四年出版。本書是一個機靈的多趣的諷刺，而又特別攻擊那尚武主義。

（三十四）A Man Called Cervantes 德國，Bruno Frank著，H.T. Lowe-Porter譯，一九三五年出版。一個傳記的小說，寫塞萬提斯做奴隸，遊蕩者，和說故事者的事。

（三十五）Carl and Anna，德國 Leonhard Frank著，Cyrus Brooks譯一九二九年出版。一個尖刻的故事，寫東部監獄裏兩個德國囚犯。此書有盛明若中文譯本，卡爾與安娜，中華書局出版。又于在春譯為：靈肉的衝突，正午書局出版。

（三十六）The Pastor of Poggsee，德國 Gustav Frenssen 著，K.G. Potts 譯，一九三一年出版。寫 Holstein 地方的農民生活的一個靈活的故事，時間是在歐戰和一九二〇德國革命之間。

（三十七）The Immoralist，法國 André Gide 著，Dorothy Bussy 譯，

一九三〇年出版，寫清教徒和異教徒間的衝突。

(三十八) Hill of Destiny，法國 Jeau Giono著，Jacques Le Clercf 譯，一九二九年出版。敘一些農民在頗爾卑斯山麓下殖居的故事。

(三十九) Bella，法國Jean Giraudoux 著，J.F. Scanlan譯，一九二七年出版。這是對於近代法國政治的一部諷刺小說。

(四十) The Last Civilian，德國 Ernst Glaeser 著，Gwenda David and Eric Mosbacher 譯，一九三五年出版，寫一個青年之輩的悲劇，被一個魔鬼式的吹笛者引入黑暗之途。

(四十一) From Day to Day，波蘭 Ferdynand Goetel 著，Winifred Cooper 譯，一九三一年出版。寫在土耳其斯坦一個波蘭的俘虜的經歷。

(四十二) Bystander，俄國 Maxim Gorky著，B.G Guerney譯，一九三〇年出版。這是一套三部曲的第一部，寫俄國自一八八一年亞歷山大二世之被刺，直到今日，俄國生活之實景，中文有麥耶夫譯本，只上半部，曰四十年代，現代書局出版。

(四十三) A Night in the Luxembourg，法國 Remy de Gourmont 著，Luce 譯，一九二六年出版。寫一個女人的夢想在魯森堡變形的花園裏的一夜之美麗。中文已有鄭伯奇的譯本，名魯森堡之一夜，泰東書局出版。

(四十四) People，法國 Pierre Hamp 著，James Whitall 譯，一九二一年出版。這是個短篇小說集，寫工人生活的喜劇與悲劇。

(四十五) Growth of the Soil，諾威Knut Hamsun著，W.W. Worster譯，一九二〇年出版。這是一部寫實小說，寫諾威一個荒僻的角上的農民生活。

(四十六) The Good Soldier, Schweik，捷克 Jaroslav Hasek 著，Paul Selver 譯，一九三〇年出版。對於奧地利亞帝國和奧國軍隊的一個有趣的諷刺。

(四十七) Bitter Waters，德國 Heinrich Hauser 著，Patrick Kirwan 譯，一九二九年出版。寫兩個卑賤而粗暴的人物，是屬於下流生活者。

(四十八) Bondy, Jr.，匈牙利 Lajos Hatvany 著，Hannah Waller 譯，一九三一年出版。寫一個敏感的有藝術天才的猶太孩子，命運注定，竟得物質上的成功。

(四十九) Atlantis，德國 Gerhardt Hauptmann 著，Adele and Thomas Seltzer譯，一九一二年出版。這部小說記載橫渡大西洋旅途上的事，在主人翁的生活上造出一個精神上的危機。

(五十) Maria Chapdelaine，法國 Louis He'mon 著，W.H. Blake 譯，一九二一年出版。寫法國人的加拿大農田生活的個故事。

(五十一) Aricie Brun，法國 E'mile Henriot 著，H.L. Stuart 譯，一九二六年出版。敘Bordeaux地方一個法國中等家庭的五世歷史。

(五十二) Quiet Street，俄國 Mikhail Il' in (筆名M. Ossorgin)著，Nadia Helstein 譯，一九三〇年出版。記俄國革命的形形色色。

(五十三) The Bitter Orange Tree，羅曼尼亞 Panait Istrati著，Rosalind Zoglin譯，一九三一年出版。兒童之愛的一個漫寫。

(五十四) The Castle，捷克Franz Kafka用德文著，Willa and Edwin Muir

譯，一九三〇年出版，此一近世的喩言，頗似英國 John Bunyan 的 The Pilgrim's Progress。

（五十五）The Duel，俄國 Aleksandr I. Kuprin 著，M. F. Harvey 譯，一九一六年出版。寫一個敏感的知識人物被他的同僚所起的悲慘的誤會。

（五十六）Silbermann，法國 Jacques de Lacretelle 著，Brian Lunn 譯，一九三二年出版。寫一個法國小學校裏顯示的反希伯來主義。

（五十七）The Ring of the Lowenskolds，瑞典 Selma Lagerlob著，此書包括小說三部：(1) The General's Ring，譯者爲 Francesca Martin (2)Charlotte Lowens Kold (3) Anna Svard，譯者爲 V.S. Howard，一九三一年出版。述 Lowens Kold 一家的幸運與災運之故事。

（五十八）Disenchanted， 法國 Pierre Loti 著， Clara Bell 譯一九〇六年出版。寫一土耳其閨閣中的生活。

（五十九）Man's Fate，法國 Andre' Malraux 著，H.M. Cheralier 譯，一九三四年出版。從革命黨人的眼裏所見的中國革命的兩天之事。

（六　十）Berlin, the Land of Cockaigne， 德國 Heinrich Mann 著，A. D.B. Clark 譯，一九二九年出版。此書寫二十世紀之初的德國，正始覺悟資格制度的罪惡。

（六十一）The Magic Mountain，德國 Thomas Mann 著， H.T. Lowe Porter 譯，一九二七年出版。對一個瑞士肺癆療養院的心理描寫。

（六十二）The Thibaults， 法國 Roger Martin du Gard 著， Madeleine Boyd 譯，一九二六年出版。全書二卷，是法國高等的小資產階級的一個現代寫照。

（六十三）Don Juan，西班牙 Jose Martinez Ruiz(筆名Azorin)著，C.A. Phillips 譯，一九二三年出版。述 Don Juan再生的美妙故事。

（六十四）The're'se， 法國 Francois Mauriac著， Eric Sutton 譯，一九二八年出版。此書展示一個有神經病的女子的整個心態。

（六十五）Atmosphere of Love，法國 Andre' Maurois著，Joseph Collins 譯，一九二九年出版。此書是對於戀愛與嫉妒的原因和工夫的一個分析。中文有盛若明等譯本，愛的氛圍，中華書局出版。

（六十六）Romance of Leonardo da Vinci，俄國Dmitri Merezh Kovsky 著，B.G. Guerney 譯，一九〇二年出版。一歷史小說也，意在描寫基督教與非基督教的永久相抗。

（六十七）Paul Street Boys，匈牙利 Ferenc Molnar著， Louis Rittenberg 譯，一九二七年出版。寫 Budapest 地方， 有兩幫學童互相敵對的故事。

（六十八）Perish in Their Pride，法國Henry de Montherlant著，Thomas Mc Greerey譯，一九三六年出版。對於近代「價値說」之混亂的一個諷譏。

（六十九）Open All Night，法國 Paul Morand著， N.B.V.譯，一九二三年出版。是五個短篇小說的合集，描畫歐戰以後的歐洲。

（七十）The Devil，德國 Alfred Neumann著， Huntley Paterson譯，一九二八年出版。敘法國路易十一世的理髮匠 Oliver of Necker 的故事。

（七十一）The Flood，德國 Robert Neumann著，W.A. Drake 譯，一九三〇年出版。寫歐戰以後，受飢餓之困和重歛之苦的維也納。

（七十二）Pelle the Conqueror，丹麥 Martin Nex 著，第一卷至第三卷 Jessie Muir 譯，第四卷 Bernard Miall譯，一九一三—一九一七年出版。述一丹麥農民之子，後變爲一個勞動領袖之一生故事。

（七十三）The Fox's Paw，西班牙 Ramo'n Perez de Ayala著，Thomas Walsh 譯，一九二四年出版。這是一個四部之作的第三部，寫一個近代西班牙人的長成，從學校時期到成人時期。

（七十四）The Simple Story，法國Charles L. Philippe著，A.K. Gray 譯，一九二四年出版。叙一個村莊的老鐵匠，落於窮困，最後自殺的故事。

（七十五）The Naked Truth and Eleven Other Stories，意大利 Luigi Pirandello 著，Arthur and Henrie Mayne 譯，一九三四年出版。共短篇小說十二篇，大半是寫迷信的農民的心理。

（七十六）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法國 Marcel Proust 著，第一卷至第六卷 C.K. Scott-Moncrieff譯，第七卷 F.A. Blossom譯，一九二二—一九三一年出版。近代社會之微細描寫也。

（七十七）The Devil in The Flesh，法國 Raymond Radiguet 著，Kay Boyle 譯，一九三二年出版。這個小說寫得很精美，作者是一個幼慧的孩子，二十歲時，即死去。

（七十八）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德國 Erich M. Remarque 著，A.W. Wheen 譯，一九二九年出版。此一自傳式的小說，述一少年德國軍人，和他三位同學離校，從事歐戰中之沙場生活。中國已有兩個譯本，一馬彥祥譯爲西線無戰事，一林疑今譯爲西部前線平靜無事，現時已不常見。

（七十九）The Peasants，波蘭Wladyslaw S. Reymont著，M.H. Dziewicki 譯，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出版。全書四卷，寫波蘭農民生活的故事。

（八十）The Journal of My Other Self，德國 Rainer M. Rilke著，John Linton譯，一九三〇年出版。一個巴黎詩人的內省瑣記。

（八十一）The Soul Enchanted，法國 Romain Rolland著，第一卷 B.R. Redman譯，第二卷 Eleanor Stimson and Van Wyck Brooks合譯，第三卷 Van Wyck Brooks譯，第四第五卷 Amalia de Alberti 譯，一九二五—一九三四年出版。此書是對於一個少女的靈魂的分析。

（八十二）Men of Good Will，法國 Jules Romains 著，第一卷至第三卷 W.B. Wells譯，第四卷 Gerard Hopkins譯，一九三三—一九三六年出版。這四部書合起來便是一幅二十世紀全圖。

（八十三）Three Pairs of Silk Stockings，俄國 Panteleimon S. Romanov

著，Leonide Zapine 譯，一九三一年出版。寫俄國蘇維埃治下，知識階級的情況。

（八十四）Job, the Story of a Simple Man，德國 Joseph Roth 著，Dorothy Thompson 譯，一九三一年出版。一種近代職業的故事。

（八十五）Night Flight，法國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著，Stuart Gilbert 譯，一九三二年出版。這是個想像的詩意的設想故事，說的是南美洲航空郵傳的事。

（八十六）Saint Saturnin，法國 Jean Schlumberger著，Dorothy Bussy 譯，一九三二年出版。寫一個老年人的心理的萎萎。

（八十七）The Road to the Open，奧國 Arthur Schnitzler 著，Horace Samuel 譯，一九二三年出版。維也納社會生活的寫照。

（八十八）Transfiguration，俄國 Sergiei N. Sergieev-Tsensku 著，Marie Budberg 譯，一九二六年出版。此小說寫歐戰以前的俄國，依的是克里米的彩色的背景。

（八十九）And Quiet Flows the Don，俄國 Mikhail A. Sholokhov著，Stephen Garry 譯，一九三四年出版。寫歐戰時期與革命時期，哥薩克人的純種競存的事。中文有賀非譯本，靜靜的頓河，神州國光社出版。

（九十）Fontamara，意大利 Ignazio Silone 著，Michael Wharf 譯，一九三四年出版。這是寫近世意大利的一部政治小說，說一個村莊遭受法西斯政府的怒責的事。

（九十一）The Little Demon，俄國 Fedor Sologub 著，John Gournos and Richard Aldington 合譯，一九一六年出版。寫一個自私的校長漸漸落於瘋癲的故事。

（九十二）The Shadow of the Cross，法國 Jérome and Jean Tharaud 著，Frances Delonoy 譯，一九二四年出版。寫一個小 Carpathian 村中一個猶太社會的生活。

（九十三）Farewell to Paradise，德國 Frank Thiess 著，H.T. Lowe-Porter 譯，一九二九年出版。寫初曉人事時期的愛。

（九十四）Darkness and Dawn，俄國 Aleksei N. Tolstoi著，Edith Bone and Emile Burns 合譯，一九三六年出版。寫俄國知識階級的幾個人物，及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間，他們所遭遇的事。

（九十五）Kristin Lavransdatter，諾威 Sigrid Undset著，Charles Archer and T.S. Scott 合譯，一九二九年出版。述十四世紀初期的女性生活史。

（九十六）The Volga falls to the Caspian Sea，俄國，Boris A. Vogan（筆名 Boris Pilnyak）著，Charles Malamuth 譯，一九三一年出版。寫新俄國的一部象徵小說。

（九十七）The World's Illusion，德國 Jakob Wassermann 著，Ludwig Lewisohn 譯，一九二〇年出版全書二卷，寫歐戰前，歐洲社會中兩個極端的現象。

（九十八）The Forty-days of Musa Dagh，德國 Franz Werfel 著，Geoffrey Dunlop 譯，一九三四年出版。述亞美尼亞人抵抗土耳其的攻軍，共間四十日相持的故事。

（九十九）Education before Verdun，德國Arnold Zweig著，Eric Sutton 譯，一九三六年出版。這也是一套連作的第一部，其第二部為 The Case of Sergeant Grischa，英譯本已於一九二八年出版。此部的續作將為 The Crowning of a King。

（一百）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德國 Stefan Zweig 著，Eden and Cedar Paul 合譯，一九三二年出版。寫一個女子對一個男子的長時期的「私淑」之愛，當他十三歲的時候第一次見着他，就愛上了，不過久蘊不宣罷了。中文譯本名一個陌生女子的來信。

二十五年，十月。

京口獄中集定公句

壬申秋日

倚朔

（一）年來花草冷蘇州。紅似相思綠似愁。莫信詩人竟平澹。東南一部小陽秋。

（二）少年哀樂過於人。悔向雲中露一鱗。吟到恩仇心事湧。此心只合貯穠春。

（三）枉負才名三十年。此身欲作在山泉。一家倘許圓鷗夢。不要公卿寄俸錢。

（四）十日無須逆旅金。隔簾誰報雨沉沉。忽然閣筆無言說。安用冥鴻物外吟。

（五）身世無如屠釣寬。蒼茫六合此微官。從茲禮佛燒香罷。鄉國論文集古歡。

（六）有人花底祝長生。萬一天塡恨海平。冰雪無痕靈氣杳。墮儂五里霧中行。

（七）青鳥傳來雙鯉魚。從今誓學六朝書。書生挾策成何濟。擲向洪流付太虛。

（八）虎豹沉沉臥九閽。披離秋靄委黃昏。勞人只有空王諒。歷刼如何報佛恩。

（九）怕聽花間惜別詞。淩晨端坐一凝思。偶逢錦瑟佳人問。笑指河陽鏡裏絲。

（十）是恩是怨無性相。萬馬齊瘖究可哀。誤我歸期知幾許。夢中喜極故人回。

（十一）終賈華年氣不平。莫拋心力貿才名。千言只作卑之論。錯怨蛾眉解用兵。

（十二）乾清門外露痕多。紅豆年年逐逝波。北望觚稜南望雁。側身天地我蹉跎。

（十三）狂言重起廿年瘖。文字緣同骨肉深。此外倘容添一語。小屏紅燭話秋心。

（十四）小別湖山刼外天。著書何似觀心賢。征衫不漬尋常淚。空損秋閨一夜眠。

（十五）秋光媚客似春光。絕色秋花各斷腸。誰分蒼涼歸櫂後。頭銜老署退鋒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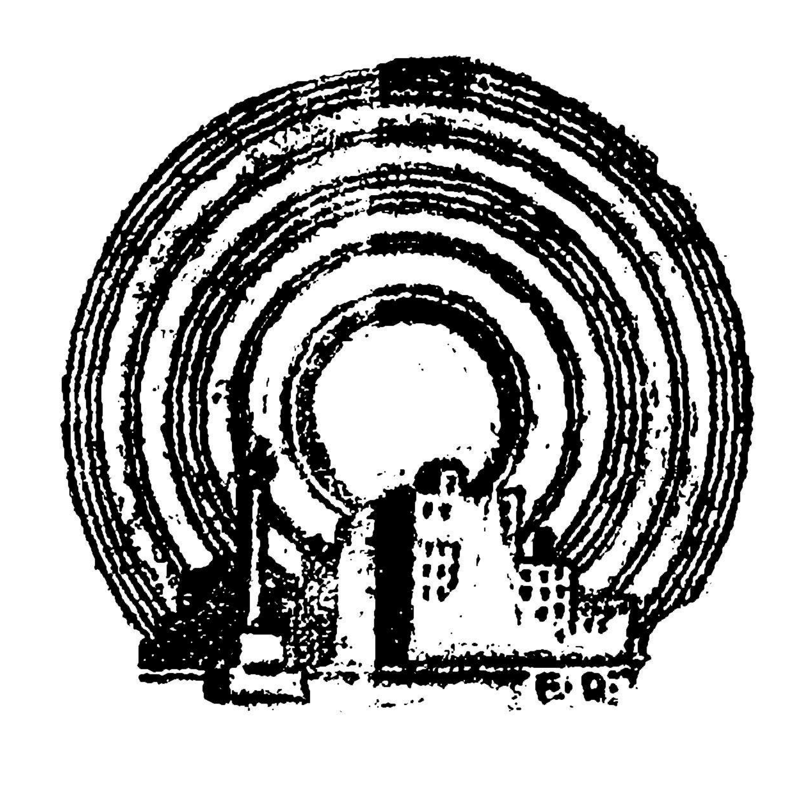
（十六）天涯握手盡文人。歌泣無端字字眞。烈士暮年宜學道。空餘徙倚倦遊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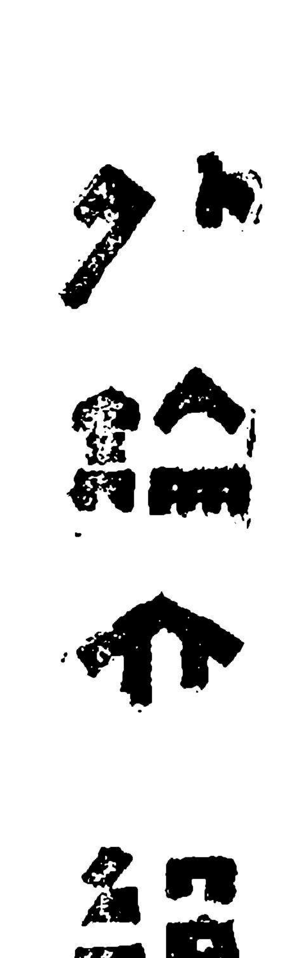
（十七）故人橫海拜將軍。送我情如嶺上雲。世事滄桑心事定。商量出處到紅裙。

（十八）美人信有錯刀投。亦是風花一代愁。我替尊前深惋惜。豈其落筆定陽秋。

（十九）預將詩婢識江南。情話纏綿禮數删。一隊畫師齊斂手。重摹一幰供秋山。

（二十）少年擊劍更吹簫。六九童心尚未消。兩種情懷俱可諒。一言恩重降雲霄。





英國信用借款計劃

The Export Credit Scheme

P. & T. Times, Oct. 6, 1936

近年經濟政策有兩大趨勢，一為復興國際貿易，一為國內發展，實行經濟自足——即奧泰基政策。在大蕭條中奧泰基政策頗有進展，但在走向復興進程中，方向却又不同。最近三國貨幣協定，業已樹立一個進攻國際關稅壁壘有力的基礎。最近由英政府保証對華信用借款，與對俄一千萬鎊借款，皆此項政策之自然結果。這雖牽涉政治問題，根本上却只是一種經濟政策。

為實施此項信用借款計劃，英國政府將委一特派員常川駐滬，監督實施此種計劃。曾任英海長賀爾私人秘書之保守黨議員柏屈克(Patrick)傳將充任斯職。據云此項借款乃長期談判之結果，李滋羅斯與有力焉。無疑此舉將推進英國對華貿易。但工黨之每日先鋒報謂此項借款為對日本一種警告，英國以前雖然親日，但對中國的前途並不漠視。英國對俄借款，並非對任何人之警告，此項借款亦然。日人應充分知道英國無意放棄其在華合法商業利益。英日兩國皆有海外市場，皆不願在此時機考慮實行奧泰基政策。渥大瓦協定之困難証明此種辦法並不合適，若果如此將發生巨大變動，新的情况究能歷時若干，尚屬疑問。在政治上英國仍生活在世界國家之中，經濟上的劃分，只是空想而已。

最近有人建議在華北實行經濟合作，信用借款希望不要損及此種合作。中河提議以開灤之煤供給天津電氣公司，並非新鮮事情，北寧鐵路久已利用最近的開灤煤，這不過是一般常識。中國南部刻在建築鐵路，此項信用借款當係與此事有關。

真正困難問題在中日兩國談判一個政治諒解基礎。最近倫敦「金融新聞」說，英國認為中國中央政府能夠而且必須信託其復興中國之工作，因為此種目的，中國可自一切友好列强接受任何援助。但日本疑慮中國準備如不恢復滿洲即行抗日，是以除非南京接受日本之一切政治要求，不能給予經濟援助。十日以前英國財長尼維爾•張伯倫在銀行協會上演說，對此點有所指陳。他對國民政府近年恢復秩序，解決債務，及安定金融經濟

制度之進步，深爲欽佩。如果此種進步因中日之糾紛而遭阻撓或危險，英國實嚴重關切云云，氏更論及李滋羅斯訪問中日之價值。李氏訪問日本的時候，有人希望與英國合作，同樣有人反對與英國合作。最近「現代的日本」英文雜誌中，有一文亦論及此事。傳說有田曾拒絕李滋羅斯的提議，英日聯合對中國作經濟援助，認爲未到成熟時期。據該文講，日本並非絕對拒絕，也準備有相當機會援助中國。日本反對借款與中國，但準備與英國合作，以物質供給中國從事建設之用。現在英國對華信用借款，即是此類。

東京接到此項消息後，有銳敏反應。外務省人說，如此項借款供給中國自力更生，日本並不反對，但反對可以攪亂東亞安定之政治借款。南京堅持此種協定並無政治意義僅規定購買英國貨物。是以事實上此項借款僅係發展現在以英貨款從事中國經濟建設之辦法而已。（季康）

對華的觀察

日本讀賣新聞十日十五日

山崎靖純著

日本新進經濟學者兼國際評論家山崎靖純，月前來華遊歷後，回去做了一篇「抗日中國觀」，速載於東京「讀賣新聞」，撮要介紹其觀察的結論如次。

據我在中國短期旅行觀察起來，簡單的說，就是中國排日運動，現在已由法西斯手中轉入人民戰線之手，中國政府與國民黨，已陷於進退兩難之境，而排日意識的裏面，顯然有大衆的親蘇意識在活動。然則這問題將來將向那種方向發展？——以中國內部問題說，以中日問題說，以遠東問題說——恐怕誰也難於積極的豫言，不過消極的在狹小的範圍內，也可以就各點對今後加以透視。

在中國人民戰線較法西斯派更立於强力的國民意識之上，這雖是一種特異性，但中國民衆的最大願望，既是在想由半殖民地狀態解放出來，則這種現象，實爲當然的歸結。在此種事態之下，中央政府的立場，必感困難，因爲抗日親日皆有不可，而依賴英美，更少期待也。再根本的加以考察，中國如欲採取脫出帝國主義桎梏的姿態，則第一須在基礎上，求民族產業之發達，但這是處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現階段上很爲困難的。其困難的理由：一，中國缺乏資源，尤其是鑛物資源，煤鐵雖相當豐富，但大半已入日本之勢力範圍，二，受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侵蝕太甚，且帝國主義又與貧弱的民族資本家勾結太深，三，世界資本主義已入老境，此對中國資本主義的開發實爲一大妨碍，四，此時中國而欲以營利主義實行開發，實爲無謀。以蘇俄那種豐富的資源與集中的非營利的生產方法，在各國帝國主義侵略之下，能夠達到今日的姿勢，亦需二十年的光陰，何況資源貧弱處於帝國主義桎梏之下，且以營利的榨取的方式之中國，而欲在此世界資本主義已入老境的現階段上想成功，實近於不可能。

在這種情事之下，中國政府，只有力求避免與日本作正面衝突。加之西南問題既已解決，中央政府在表面上可以趨於順利，不過結果還是陷於日本與蘇俄前後夾攻的可能性。而同時最大的危險，亦將臨到日本的頭上來，恐怕在未來的五六年中，就是日本把握中國？還是蘇俄把握中國？的支配遠東與日本運命的一大分歧點。日本要想把握中國的最重大之點，實為把握中國之人心，我們要主張共同防共，如無給與他們以更多的準備，則防共絕對不能成功的。日本如以德國與義大利的意識與方法來對中國，更為危險，因為德義的理想中，一點沒有世界的價值，並且他們只知待遇非洲與南洋的黑人。中國人却非黑人可比，他們是深知人情的機微，抱有一種優秀的人生哲學的第一流民族，如日本無與之公正提携的理論與方式，則日本必敗於蘇俄之手的。

(子修)

中國食糧問題

China's Food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Oct. 17, 1936

吾人最近接讀者一有趣味的詢問，其言曰：倘中日戰端一啓，則中國之食糧足以自給乎？彼將兩國人口之疏密情形作一比較後，當謂：日本人口極密，何以食糧足以自給，而中國人口較疏，其結果何以適反？然此等估量並非正確，良以中日兩國食糧，均須仰仗外方之來源也。而此亦即日方繼續移民國外之主因。中日兩國，雖皆為主要農業國家，但由於工業之發展，常將農民吸入都市，且可耕之田，亦有肥瘠之分，故人口疏密與否，絕不能估計其生產能否足用。試舉例而言，以世界人口密度論，日本居第四位，在其前者尚有比利時荷蘭英吉利等國，而日本之密度係一方公里一百九十六人。由於都市中的大量的集中，此等數字並未到達不合理的程度。據更加可靠之統計，在此小量數可利用之耕地中（約佔全部土地百分之十五），其數字為每方英里二，七七四人，惟其供給政府之需要量已日見減少。其結果，食物原料之輸入增加。（不過此中為原料，常經精製之後，再由日本輸出。輸入之原料中包有稻米，小麥，扁豆，豆，鷄子，蔗，魚及肉類。由近年豐收之故，其輸入量曾見減少，惟豐收情形未必可望其永能保持也。）

中國之情形，實亦類似，惟農業經濟學家，正因此偌大國家之不能自食其力而思有以解決。去年中國之穀麵，幾達一萬三千六百萬元，而其中之九千萬元為米之代價。輸入量約為一千三百萬担，若與中國整個產量之三萬三千七百萬担相較，固已不甚重要，但在財政上之損失，實為不貲。此種食物原料之輸入，實含有嚴重之意義，惟近年南京政府對於質量上之改進，踴躍贊助，然去「自給」尚遠。此可以參證數種重要事實。中國以土地論乃全世界第二大國，但可耕耘田地與人口之比率，並不優於日本。同時人口之疏密與否，亦不足判斷其生產量之大小。中國本部之人口，平均一方英里為一五六人

，而各省之疏密程度相差甚遠。華北平原每一英里有六四七人，其最富庶之長江流域則又三倍此數。據克利綏博士(Dr. G. B. Cressey)之估計，在可耕耘之田地內，每方里可容一，四七九人。

試再引証克氏之論於下：

「除北滿一部分外，所有田地都已加以利用。在深山窮谷中，農民猶用盡方法以從事於耕作。作者及其他若干人之經驗，對此點均承認其爲「是」。並不若一般之測度，中國境內並無若干可耕種而荒廢之田地也。雖有人口極稀之地方，但此等處非極乾燥即極寒冷，或極貧瘠，不足以供給大量民衆之生活。」

另據上文作者之統計，中國共有四萬五千萬之人口，二萬一千萬英畝之耕地，而耕地佔全區域百分之十七。中國食糧缺乏之因素甚多，其主要者則爲人口之日益增加。一般均承認，可耕耘之田地，都被利用，且由於數千年來之經驗，不稼之收穫亦極饒成績。近年經濟情形變更，稻米多銷用於當地，以致農民遂忽畧於別種農產之培植。浙江即其一例。該省田地肥沃，人口繁庶，所經營之農產衆多，然猶需要稻米之進境。其餘如廣西，雲南，福建，貴州等省，亦需要外米之接濟。山東素以產棉著稱，因其易於易錢也，人咸樂於種植，對於稻米則不注意，於是食糧均仰給外產。江蘇情形大半與山東類似。特中國農業制度之基礎實已穩固。經過數世紀之後，亦難其改變，其間或亦將如金陵大學柏克教授(Professor J. L. Buok)之所示，採用密集出產之方法(Mtencive merhod)以與人口統制方法合併。中國農田制度經過若干年之過程，蛻化成爲現在之小農民制，大田莊恐無恢復可能，而農民之驅往大都市中以從事於工業亦未必能使農田制發生劇烈之變化。運輸改良足以平衡物價。而經濟委員會，與農業研究所正致力於此問題。惟日下諸待建設與開發，「自給」尚未能於最近期間實現也。(西夷)

歐洲列强的作戰資源

Can Europe Afford War?

The Nation, Sept. 19, 1936

M.S. Stewart 著

一個國家要預備從事戰爭，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就是(一)武力的强盛，和(二)作戰資源的豐富。在第四十期本欄中已介紹過歐洲列强最近的武備情形，現在再從經濟的立場，撮要譯述歐洲五强（即德、義、蘇聯、法、英）的作戰資源。

在未來戰爭中，「人力」當較居次要地位；戰事決定的因素，實存在於一國的經濟組織和作戰資源中。軍事工業的健全與否，應用科學的發達與否，工業原料和食料的充足與否，其重要性也許還在飛機大砲之上。而一國的軍事工業，却又建築在下列六項基礎上，就是：(一)鋼鐵工業，(二)機械工業，(三)化學工業，(四)豐富的煤礦，(五)豐富的鐵礦，(六)豐富的石油。

在歐洲列强中，德國工業之發達，無疑的居于首位。現時德國的鋼鐵產量和煉鋼工業，皆居歐洲之冠，生鐵產量，僅次於蘇俄。德國的化學工業，除美國以外，亦世無其匹；她的紡織業和摩托製造業，僅次于英美，電氣業則冠於全歐。

可是德國的作戰資源，在歐戰後却損失

不少。在四種最重要的原料（煤，鐵，石油和棉花）中，德國只有煤產是充足的。歐戰前德國煤產佔全歐總額百分之四十，鐵產佔全歐三分之一。可是凡爾賽條約却奪去了德國百分之十的人民，百分之十二的土地，百分之二十六的煤，和百分之七十五的鐵。戰前德國的鐵礦，百分之七十在洛林（Lorraine）州，現在都被法國人奪去了。德國因為鐵產不足，每年都須向法國和瑞典購買生鐵，其中來自瑞典的數額甚微。德國除了煤和鉀以外，其他重要礦物如石油，鋅，銅，鉛，琉黃，鎳，鉻，錳，鎢，鐵礬土，錫，水銀，雲母等和橡皮，均感缺乏。同時在農產方面，如食糧菜油蛋白質等，也感不足。將來對外發生戰事時，英國如守中立，則一切本國缺乏的資源，尚可設法由海外輸入；倘若英國也加入封鎖德國，情形就嚴重了。而且近年德國藏金稀少，對外貿易也甚不振，經濟狀況，頗難樂觀。

義大利的天然富源，比德國更為缺乏。地沒有煤，沒有鐵，沒有其他重需的礦產，所以在列强中是工業最落後的國家。在一九三四年中，義國的鐵產居世界第十二位，鋼產居世界第十位，情形眞有些悽慘。她的機械工業和化學工業也極不發達。一旦戰事發生，義國的缺乏煤，銅和石油，是異常嚴重的一個問題。一般相信當義亞戰事初起時，假如世界各國能澈底實行油禁，那末不出四個月，義國必可俯首就範。又在食料方面，如魚肉乃至小麥，義大利也須仰給國外。而且近年來義國國庫存金缺乏，對外貿易又大量入超，這種經濟的危機，縱使沒有戰事發生，也頗難於補救。

法國的軍事工業，目前誠難望德國之項背。法國雖在洛林州擁有豐富的鐵礦，可是她的鋼和鐵的產量却還不及德國之半。在煤產和其他重要礦產方面，法國也感不足。可是法國的食料，却能自足。而且只要海上交通未完全斷絕，法國也能從她的殖民地中輸入鉻，鎳，黑鉛和菜油等等。何況法國藏金之多，僅次於美國；她同英國的關係又很接近，所以在戰事發生後，法國頗富持久力。

在歐洲列强中，蘇聯廣土衆民，資源豐富，實力最不可侮。最近幾年來，蘇聯工業，有空前的發展。當一九二六年時，她的鋼產居歐洲第五位，現在却已躍居第二位，僅次於德國。鍊鋼的三種主要原料——生鐵，高質的煤，和錳——蘇聯國內都有而且很多，她又有豐富的鉻產；她的化學工業，在第二次五年計劃中也有迅速的發展。而且蘇聯的機關車產量，居世界第一位，這是組織機械化軍隊的基本原素。她的航空工業，也不弱於歐洲任何强國。

蘇聯和美國一樣，是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國家。除了豐富的煤，鐵，石油和棉花以外，她還有大量燐酸，鉀，水銀，石棉，白金，亞麻，菜油，和木料。她所缺乏的，只有銅，鋅，鉛，橡皮等極少的幾種產品。蘇聯的食料，和法國一樣，也足以自給；她的金產，居世界第二位，在國外的購買力頗强。現時蘇聯的最大缺點在于機械交通的落後，一旦戰事發生，運輸方面必將大感苦痛。

英國本部的自然資源，是不足重視的。她雖擁有健全的工業組織和技術高超的工人，在原料方面却幾乎一切仰賴於海外。假如一旦遭敵國封鎖，必將束手待斃。英國本部

僅有的豐富礦產是煤，約佔全世界煤產百分之二十，僅次於美國。此外尚有相當的鐵產同少量的錫，鎢和鉛。

可是英國的海空軍力，却足以維持其本國與海外的交通自由，而整個大英帝國（包括海外屬地在內）的資源之豐富，却是世界各政治單位中最能自給自足的。馬來和錫蘭的橡皮，馬來和那幾利亞（Nigeria）的錫，黃金海岸的錳，英屬圭亞那的鐵礬土等，產量均甚豐富。可是英國所缺乏的石油和棉花，情形却很嚴重。現時英國的棉花來源，是印度埃及和美國，石油的來源，則是伊蘭，伊拉克和墨西哥。

從上述歐洲列強的經濟情形看起來，德義自然處於劣勢地位，這就是她們不安於現狀的基本原因。她們想竭力擴軍，以謀推翻現狀。不過現時就義國而論，東非戰事，甫告結束，元氣未復；德國則經濟恐慌，勢甚嚴重，所以在最近的將來，歐洲戰禍，似乎還不致驟然發生吧。（丹楓）

歐陸三大壁壘

Europe is Moving To Left and Right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20, 1936

P.W. Wilson著

國聯無能，裁軍失敗，歐洲現已形成三大壁壘鼎峙之勢。

這三大集團是中，左，右三派。它們互相對抗着，交織成沸騰的歐局。

中央派是德謨克拉西。它們仍採用議會制。左右兩派是反抗中央派的，它們無論是左傾抑右傾，結果全是大體相同：民治政體的消滅，獨裁或準獨裁制的代興，全民政府的專制，犧牲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右派的獨裁稱爲法西斯，左派稱爲共產黨。二者之間，雖有許多相同之點，但是它們的分別，是一般公認爲距離十分遼遠的。左右兩派互爲奪取政權而鬥爭，而中央派，爲了生存的原故，更須同時向雙方力搏。我們對於西班牙內戰之猛烈和歐洲的重視此事，更易了解其中的意義。而歐洲的地圖更可以按照中左右三派的陣容而加以劃分了。

因獨裁制的興起，中央派國家的面積是縮小了。現在它包含英法兩大國家，它們對於國內左右兩派的運動全加以阻遏。英國是由保守黨代替了工黨執政；而法國則由右而左，成立了人民陣綫政府。這兩國全沒有獨裁。

其他的中央派國家有比，荷，挪威，瑞典，丹麥諸國。芬蘭的共產黨勢力消滅後，也成爲代議制了。此外尚有瑞士與捷克。

獨裁制分兩大壁壘。左傾的獨裁國家只有共產主義的蘇聯。但是蘇聯現時的制度，已臻穩定。她已由左翼而趨向中央，並且計劃建立一種至少名義上的代議制。在西班牙發生內戰後，加泰隆尼亞省已宣布獨立，並且成立了一個共產主義的政府。西班牙在目前還可以放在左傾政府之列。

右派的獨裁現正在非常活躍的時期。它

們所包括的大國有納粹黨的德國和法西斯的義大利。他們的軍備之強盛，全是以前所沒有的。右派的小獨裁國有在納粹黨操縱下的但澤市，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希臘，土耳其，葡萄牙和受義大利支配的阿爾班尼亞。

有許多小國因為內憂外患的煎迫，由中央派而趨於右派。它們不能算是全國的獨裁，而只能稱為準獨裁，在這些國家中，人民對於議會的權力是有限的，準獨裁制的國家有波蘭，猶哥斯拉夫，羅馬尼亞以及波羅的海濱的三小國。愛沙尼亞曾經舉行公民投票，結果表明有大多數的人贊成恢復憲政。但是憲法的採用却須待至下年。

我們現在可以把歐洲三大壁壘所占的面積，人口和國防備形列下，以資參考。中央派國家占有土地七十四萬四千八百方英里，有人口一萬三千五百萬，它包括的國家有英法比荷各國，在和平時代，計有兵士八十五萬人。

左傾的獨裁國—蘇聯現有土地面積八百二十四萬方英里，人口一萬六千五百萬，和平時代的軍隊有一百三十萬人。

右傾的獨裁國家計有土地七十八萬方英里，人口一萬六千萬，和平時代的軍隊約超過二百萬人。

準獨裁制的國家有面積二十七萬七千方英里，人口三千二百萬，和平時代的軍備二十六萬二千人。(歷樵)

奧國政黨一瞥

Austria's Gamble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1936

Emil Lengyel 著

奧地利自從本年七月十一日和德國成立盟約以後，她所處的地位，日趨嚴重。目前的形勢，是政府和反對黨互相對峙。政府的力量，雖然非常薄弱，因為有墨索里尼在後面撐腰自然有恃而無恐。至於反對黨，則包括社會主義者，共產黨人，及國家社會主義者，實力既然雄厚，聲勢當然也非常浩大。政府方面，以團結及博愛為自身標榜，而反對黨人，則全不承認。據他們的意見，以為現在政府所用的一切法規，全以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所頒佈之憲法為根據，不過這製定憲法的機關，祇有一種諮詢的權力，所以所謂團結主義，也只是包含在一種會社的連繫制度裏面，使各業俱有代表參加之機會而已，對於政府，只有附和，決無反抗。至於博愛，由政府一九三四年二月的大屠殺婦孺一事上而言，政府已無這種資格權利，來說這樣的話。現在且把奧國內部各黨派的內容，約略介紹於後：

法西斯：奧國法西斯的中堅份子，就是內衛軍。內衛軍的後台，是本地的鋼鐵業。前任領袖史泰倫堡親王 Starhenberg，政府也作相當的協助，後來雖然改組為 Vaterlaendische Front，但是牠的實力，還是存在。

內衛軍的憲法，叫做 Korneuberg Program 內容完全法西斯化。牠主張要有獨裁

政體，排斥馬克斯的社會主義，以及主張充分幫助奧國農民及保護農產品等。不過，奧國的法西斯黨人，不像德國的國社黨人，並不反對猶太人；可是，他們堅持信仰基督主義，也不啻對猶太人施以間接的攻擊。自從總理舒斯尼格 Schuschnigg上台以後，就把史氏驅逐。史氏的為人，一般人都說他無用，其實他倒是一個有血性的人。

此外，還有「祖國前線」（Fatherland Front），它並沒有一定計劃，完全是一種愛國的組織，份子也比較公正。牠的經濟來源，是由於維也納一班大商人的供給。

社會主義：在反對政府黨中，最有勢力的，要推社會主義黨。在法西斯沒有統治奧國以前，國會中佔最多數席的，就是社會主義黨。當牠當權的時候，很有野心將居住問題，照既定計劃逐步實行，所以建築了許多租金低廉，而式樣摩登的宿舍，以備二十五萬人的居住。這個計劃在維也納獲得相當成功以後，就引起意大利人的不滿，墨索里尼決定要破壞奧國社會主義黨，所以奧國因之而發生內戰，死傷很多，結果，社會主義黨失敗，不能公開活動；不過牠的勢力，還是存在，直到現在，還有十萬人按時繳付黨費。在捷克出版之工人報 Arbeiterzeitung ，銷路達七萬份，為任何在政府註冊之報紙所不及。黨內武力，如以前負盛名之國防軍 Schutzbund，至今仍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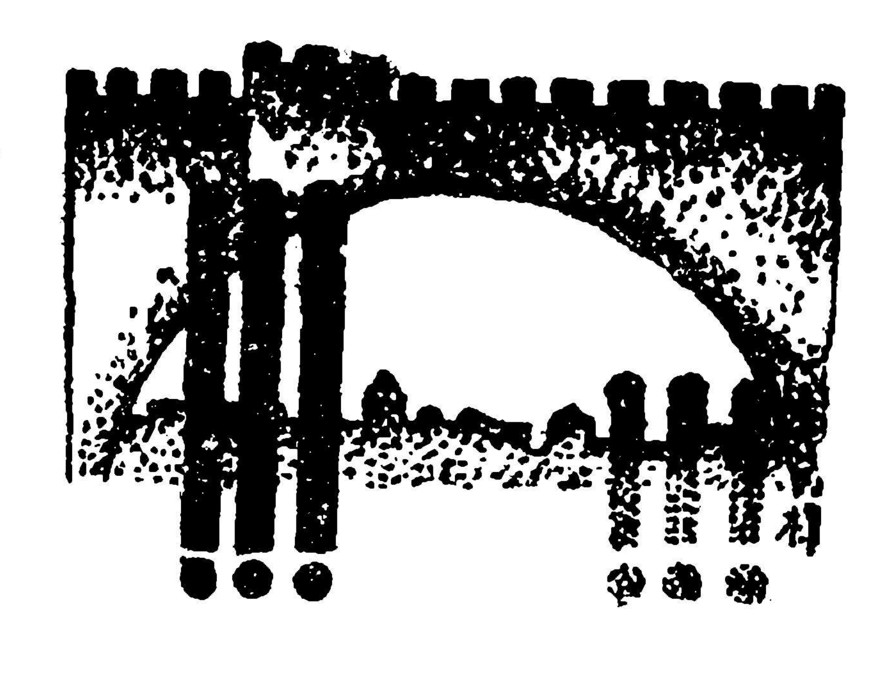
國社黨：奧國的國社黨，在以前的國會裏面，並沒有代表，可是不到四年工夫，居然由一個無聲無臭的小黨，一躍而為有權有勢的大黨。牠不像社會主義黨的傾向民主，祇贊成有一個完整的國家，做德國的一部份。惟其如此，所以牠是反社會主義，同時也是反猶太人。

一九三四年七月，一部份國社黨人忽然佔據維也納廣播電台，宣佈道爾夫斯（Dollfuss）政府傾覆，同時，另一部份，則佔據總理府，槍殺總理。當時國社黨曾一度召集全體黨人，實行武裝，但應者寥寥。政府收復總理府後，墨索里尼也派兵至 Dolomites，預備抵抗希忒拉的侵略奧國。希忒拉不得已，才把派去奧國的兵調回來。

國社黨經此次失敗後，乃改名為Germans，雖然侵略野心，較前稍殺但是牠的勢力，還是很大，上自政府官吏，大學教授，下至巡警路員，都有牠的黨人混跡其間。最近國社黨人更變換新戰略，要求以男丁投票辦法，決定奧國的前途命運，是否屬於德國，這個運動，很引起報界的注意。

君主政體黨：關於奧國的舊皇族，據說在德奧盟約當中曾秘密規定在三年以內，舊皇族復辟問題，不得公佈，但是這個消息，柏林和維也納兩方面，都極力否認。目前的奧國政府，就是親近皇族。奧總理舒斯尼格雖然人家說他是保皇黨，可是他曾聲明復辟問題，現在是談不到的。

復辟問題的最大阻礙，就是小協約國，如捷克羅馬利亞，猶哥斯拉夫等，她們的口號是『沃圖就是戰爭』（Otto means war）她們對於那個青年沃圖太子，想出方法來阻撓他再回奧國。（陸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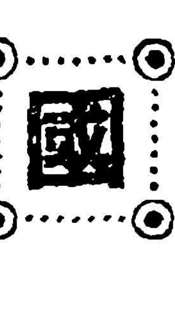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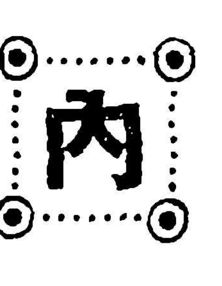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廿五年十月十四日起
至廿五年十月二十日止

本週中日交涉，並無顯著進步；張外長與川越雖經一度正式會談，大約除對成都事件略曾談及外，尚未觸及其他具體問題；折衝之焦點，似在所謂「防共問題」。此事牽涉太大，不僅我方不能放鬆，即國際方面亦甚爲重視，英美法俄等國，聞業已對日方有所表示矣。目下各方注視點，背集中於冀察經濟問題之如何開展，蓋自宋哲元與田代一度磋商後，繼以李思浩之登台，經濟開發之聲調又轉高，聞通航問題，業已有所決定，龍烟鐵礦，及津石鐵路等亦漸將成熟，然眞相如何，官方甚少公布，中央以此事關係重要，聞將有所指示。綏東方面，形勢雖覺略緊，一時尚不致爆發。此外國民大會，業經中常會決定延期。

國外方面：比王正式闡明其中立態度，此不啻予英法及羅迦約公約各國以一打擊，無異說明歐局已回復大戰以前狀態，戰後之一切和平組織及公約，將失其束縛性，而比將解脫一切，回復於戰前之局外中立地位也。日本廣田內閣，因寺內有改組內閣機構之提議，加以內外之種種困難，致呈動搖之勢，終以廣田善爲應付，遇事上奏日皇，得以化險爲夷。西班牙內戰，仍在混戰中，反政府軍包圍馬德里月餘，雙方均感力竭，雖各得國外之援助，亦難驟有急轉直下之希望，各國不干涉西閩之協定，因德義兩國之陽奉陰違，以及蘇俄之正式聲明退出，勢將變成具文矣。●





中日交涉尚鮮進步

自蔣院長與川越晤見後，正式交涉，久未舉行，直至十九日張外長與川越始爲第四次之會見，內容如何，尚少公布，惟聞雙方意見，尚有相當距離。冀察方面自李思浩齊燮元石友三等先後登台後，經濟問題等等，又突轉入活躍狀態中矣。

英美法俄曾有表示

東京十七日中央社電』近傳英、美、法、俄四國對華現正進行之種種行動，使此間已往數日之鎮靜，復趨尖銳。據讀賣新聞上海電訊稱，英、美、法三國駐華大使自雙十節以來，曾迭次謀與川越大使晤面，以宣示各該國之態度。尤其爲英、法兩國大使曾向川越大使率直力言，彼等對中日共同防共陣線問題，抱有非常嚴重之關切，英大使許閣森聞曾告川越

，爲維持英國在華之既得權益起見，英國對現爲中日談判中心之華北問題，深爲關切；同時英國亦不能忽視共同防共問題；此點在原則上英國雖不加反對，但日本苟對此點更進而要求在中國境內駐紮軍隊及軍用飛機在中國領土自由飛翔之權，則英國當不能袖手旁觀，而聽其過去。蓋自英國目光觀之，日本果如此，則遠東之軍力平衡，將因此而感動搖。該報又紀載法大使那齊雅會晤川越後之宣言如下：倘日本作含有軍事聯盟對俄性質之共同防共陣線之要求，則法政府根據於法俄互助協定，不得不認爲本身受有嚴重影響；蓋法俄互助協定，不僅單獨限於西歐也云。上述之種種步驟，顯已引起此間至深切之注意。』

李思浩就任之經過

宋哲元前次赴津，曾迭與日方當局晤談；於是發展經濟問題呼聲復起，據傳中日雙方，對發展經濟問題，已擬定幾項原則，將根據此種原則，向前推進；而所謂原則之規定究何所指，其範圍如何，則言人人殊，在此種時會，適又有王克敏氏辭經濟委員會主席問題發生，益足滋人疑竇。雙十國慶之前，宋離津返平，曾對記者發表談話，說明在津經過情形，於是發展經濟問題之談商經過，漸得明瞭。宋氏並爲推行便利起見，特約請李思浩繼任經委會主席職。因李氏曾在北方服官多年，對華北各方情形，均較熟悉；磋商至再，始得實現。李氏於接到冀察政委會聘書後，乃於十六日晨到會視事，李個人表示，將試辦三月，以答宋委員長之雅意。李氏言此，雖係自謙，但環境如此，固未遂其樂觀也。經濟委員會成立伊始，目前自尚無何工作成績可言。該會每月經費一萬二千餘元，除職員外，委員共爲二十一人；各界人才皆有，若環境許可，協力進行，其成績當有可觀。據李氏對記者談話時表示，將根據宋委員長與日方所定綱要進行，至於此項綱要之內容如何，則終未有表露也。

李談經濟開發問題

李思浩就職後，曾發表談話云：『予在滬迭接宋委員長函電相召，並派員往邀，令來平晤談；因予曾在北方財政界服務，以爲必有若干經驗，可資供獻。惟予脫離政界多年，且華北經濟情形，與過去亦不相同；縱稍有經驗，亦須依據新的事實着手。宋委員長在津，與日軍司令官田代對華北中日經濟合作事，曾商得一原則；予到平後，曾晤宋四五次。對會談內容尚未盡悉，故一切具體辦法，均須繼續詳商，始能決定。宋委員長曾對予剴切聲明與田代所商原則，不外「平等互惠，共存共榮」八個字。予意：開發經濟之基本原則，第一點須於華北有利，第二不損國家主權。將來擬就輕而易舉之經濟事業先行入手。類如植棉，實於農村經濟有莫大收益，無妨先辦；方式或採中日合辦，或接受投資，均無不可。其次如修築滄石路，開掘龍烟鐵礦等等，因問題複雜，端賴縝密計議，此時殊難言有成議也。予與天津日總領堀內及田代司令，均爲老友，對華北經濟問題，當能開誠相商，故予擬定十八日赴津。訪晤兩氏，作私人寒暄，有兩三日勾留即返平，在平留一週，將返滬一行，然後來平正式接洽一切』云。

通航問題範圍頗大

通航事宜，因日人之處心積慮，已非一日；其所以着着進行，係因塘沽協定時，關東軍參謀副長岡村寧次曾作此種要求；我方政整會委員長黃郛口頭應允可以商量。嗣後政整會請由交通部派員交涉，天津電報局長王若僖與歐亞航空公司總經理李景樅同奉部令負責商辦，北寧路局長殷同，從旁襄助。日方負責交涉之人，則爲駐榆關特務機關長儀我誠也，技術人員即係兒玉常雄。交涉最後決裂，日人即利用軍用飛機，飛翔各地。其爲我方反對通行之航線，如太原，如濟南，均有日機自由飛行。最近計劃通航，事先即將客票印好，一切準備，甚爲積極。與冀察政委會商談時，關於冀察轄境以外之航站，祇求冀察當局應允，彼自分頭進行交涉，最遠航線二條：一自長春飛經哈爾濱，瀋陽，榆關，天津，濟南而至青島，一自承德飛張家口，北平，太原而至包頭，聞山西當局，對此已表示反對，通航是否能順利無阻，尚屬問題。

經濟開發尚無邊際

華北經濟之開發，經歷任冀察政委會經濟委員會負責人與日方接洽，迄無具體辦法。李思浩近應政委會之聘，而爲主席委員，在經濟問題前途暗礁正多之時，結果如何，殊難預料。關於修築滄石路事宜，我方迭有計劃，曾向法日各國進行借款，屢行屢止；殷同任北寧路局長時，與日方商洽，擬由日方投資，並儘量採購日本材料，聘用日方技術人才，而由北寧路出資辦理，路線即定由天津至石家莊，終乃遲疑未決。民二十三年，交部向法國訂購材料約值五千萬元，亦係計畫修築該路，厥後移用此款

之一部修築同蒲路，遂又停頓，時至今日，以言築路，困難殊多。某國實業家對於在華投資之事，亦不甚熱心，非緣政治之不安定，蓋另有原因在，平日吾人震於外報之擴大宣傳，謂某某公司將擴充其資本至一萬萬元，實係空氣作用，據聞某某公司係某國軍人多人發起經營之事業，股本定額一千萬元，實際招足二百五十萬元；而此二百五十萬元，實又因某種關係須由某會社保管，每月由某會社津貼辦公費三萬元，倘有生意，須另自籌款。在此種情形下，某方投資之能力可以想見。至於津市府爲辦電氣公司舉行借款之事，聞投資某某公司尙須向我金融界通融，是則某方投資開發經濟云云，結果或恐徒成泡影耳。

齊燮元上台之經過

冀察政委會所轄冀察兩省平津兩市，而環境特殊，事務殷繁。政委會爲辦理各項日常事務，原有常委之設。後因故撤銷，普通委員多不常到會辦公，例行公事，宋自無多暇顧及。在宋外出或公忙時，乃挽委員劉哲代爲主持。實行以來，頗稱順利，最近劉氏倦勤，不願多問政事；會中事務，乃益有專人主持必要，適宋此次赴津，與日方當局多所商洽，而齊燮元氏蟄居津寓，時相週旋，對所談各事，有時參商。中日雙方似均願齊氏對雙方談商經濟問題，能有更多之促進。齊雖爲政委會委員，但不能多負責任，故希望能得一比較負實際責任之地位，宋在津時，日本駐屯軍司令官田代曾有此項意思之流露，宋當時允返平後設法，擬在政委會添設常務委員五人，齊居其一，迨返平後曾與僚屬談及此事，綜合多數人之意思，認爲齊氏既肯幫忙，多負責任，固表歡迎，但政委會原有常委之設，已因無甚需要而撤銷，今再添設，恐反足引起社會疑竇，不如從緩設置常委，而請齊氏多負實際責任爲妙。齊氏既係誠心做事，對名義一層，當亦不致過於計較，經各方同意後，宋遂於十六日政委會例會中提出此事，並請賈德耀，秦德純兩氏與齊共同負責，充任政委會辦事委員，常川駐會辦公，至借宋氏來平之石友三，宋氏對之亦已有所借重，其名義爲冀北保安司令云。

國民大會延期召集

中央十五日晨九時開第二十三次常務會議，到馮玉祥·葉楚傖·陳立夫·丁惟汾·孫科·居正·周佛海·方治·林森·張繼·張厲生·陳果夫·邵元冲·等二十餘人，馮玉祥主席，決議關於國民大會選舉，各省市未能按照原定程限辦竣，應如何處理案，決議，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既未能如期依法辦竣，大會應延期舉行，一俟全國各地代表依法選出，即行定期召集。

某中委談延期原因

某中委談：此次國民大會展期，全係應事實之需要。原定十月十日爲複選完竣限期，截至現在止，區域職業兩種單位僅有一半選出，現距十一月十二日正式會期，僅餘二十餘日。如此繁複手續，短期內決難完成。且本屆國民大會，爲訓政憲政交接之樞紐，亦爲全國選舉之發創期，啓迪將來之使命，尤爲重大，更不能不愼之於始。究展至何時舉行，則以選舉辦竣之遲速而定，屆時再依國選總所報告，提出常會決定。國選總所在大會展期內，是否縮小範圍，亦由總所斟酌情形，呈請國府核示，中常會未有所決定云云。又據蔣作賓談：國選原定雙十節辦完初選，乃屆期呈報初選結果者僅十七省市，各省市中尙有未辦公民宣誓登記者，中央鑒於事實上之困難，決難照原定期限完成選舉，故決議延期。既非中央變更前議，亦非各省有所要求；至延期後一切仍照常進行，並促各省市未辦初選者，依法趕辦，俟各省市初選辦竣，再由國選總所呈請中央圈定，發回複選。據本人觀察，再有三四月之期間，即可辦竣。代表選出後，中央開會日期，外傳大會無限展期，絕對不確云。

蔣在杭召見韓徐楊

蔣院長於上週到杭後，曾分別視察錢江大橋等各項建設，有所指示，十四日韓復榘及宋哲元代表戈定遠先後南下，十六日到杭，同時在滬之楊虎城及先日在京之徐永昌亦奉召到杭，蔣院長曾於逐日召見，頗多指示，張外長亦曾一度到杭，現蔣已於十九日離杭返京，韓徐楊等亦先後返防矣。

韓談一切聽命中央

魯主席韓復榘，晉清鄉司令徐永昌，先後於十六日晨抵杭。韓於十時零五分抵杭站，同行有魯省府委員張鉞及葛光庭，姚以价，孟廣山，張聯陞，唐襄等，中委蔣伯誠陪來。徐則乘第一次滬杭快車抵杭，同行有

參議濮紹戡，及張樾亭等一行十二人，黃紹雄，等均往車站迎迓，離站後，韓等直赴新民路中央銀行下榻，徐等赴聖塘路開莊下榻，正午浙主席黃紹雄設宴爲諸氏洗塵，下午韓徐等晉謁蔣委員長。下午七時，黃復在鏡湖廳歡宴。據韓氏談云：余來杭州之行已爲二次。關於華北現狀，山東是中央一部份，當以委員長之意思爲意思。國通遭遇如此，地方已無分軒輊。外交乃整個事件，自亦毫無歧異；冀東僞組織，據來往人言及，內部非常複雜，怪象百出。目前走私之風稍殺，所受影響，各地相同。山東省政，農村經濟破產，過去側重剿匪工作，現今兩年來則注重建設交通及農村生產，以圖復蘇。至民衆組織，到處散漫異常，現正積極進行，事實上猶有賴知識份子之領導提倡云。徐氏談，本人此次兼程來杭，匆促間無何意見發表，在杭擬作數日之勾留，藉便觀光，兼遊名勝云。

蔣在杭紀念週訓話

蔣委員長十九日晨在杭州出席省府擴大紀念週訓話，訓話要點，首述蒞杭之觀感，略謂據中正蒞杭一週以來，觀察所得，杭州與浙省最近一年以來，由於我黨政軍學各界同志之共同努力，確有顯著之進步。各界同志，尤其是一般青年學生，在各人之生活行動儀態與工作各方面，已改變過去死寂之病態，而表現活躍生動之精神，漸呈朝氣勃勃之現象，此種風氣之轉移，尤爲難能可貴。惟現有之進步，多屬外表的形式，實嫌不够，希望大家更能繼續努力邁進，務使各界同志，與所有青年學生以及全體民衆人人能革除萎靡怯懦散漫怠惰等一切不良之習氣，發揮自信自强之內在的精神；充實自衞自立之天賦的能力，從而養成剛健雄厚之新的風氣。次述浙省邊區各縣，尙有零星散匪，迄未根本肅清，實爲本省各界負責同志之恥辱。今後直接負清剿責任之機關與部隊固宜特別努力，盡其職責，而黨政敎育各主管機關今後亦當特別着重組織與訓練民衆之工作，以謀根絕匪盜，改造社會；尤其對於偏僻窮苦之縣區，必須盡力設法補助其經費，並須儘量多選最優秀最能刻苦實幹之人員，派赴各該縣區從事黨政敎育與經濟建設等項基本工作。末述革命建國之根本要旨，即大學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其努力之途徑，與爲政之方法，以中庸哀公問政，『一章，言之最爲精要，該章之根本主旨，第一在闡明『爲政在人』之道理，而歸結於修身，即大學所謂『在明明德』之重要。第二在說明『困知勉行』，能使下愚躋乎上智，因而指示修身之基本工夫，即所謂『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望各界同志同胞人人循此要道，上下一心，奮勉努力，中正相信浙省必有一日千里之進步，不難於最短期間造成革命建國之模範，克盡諸同志之責任也。

中俄郵包協定通過

我國與蘇聯郵政直接互換包裹事務，自民國七年三月間因蘇聯發生政變停辦後，迭經我方提議恢復，迨二十二年十二月間始得蘇聯方面同意，並經另擬互換包裹協定草案。草案條文經雙方往返商洽致安協後，蘇聯方面主張該項協定應以兩國政府名義簽訂，並擬將簽字地點由兩國外交代表決定。但以我國與各國訂立各項郵政協定，向用郵政機關名義，因蘇聯方面堅持意見，遂暫停進行。近因蘇聯方面對前項協定須由兩國外交代表簽訂一點，已不堅持原議，雙方決用郵政機關名義辦理，由蘇聯國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梅拉美德代表蘇聯郵電人民委員會，與我國由郵政總局在南京簽訂協定草案，原文已於十六日經立法院第四屆第七十六次會議通過。

立法院審查之經過

立法院審議中蘇郵政互換包裹協定時，樓桐孫報告審查經過，畧謂該項協定與國際郵政包裹協定精神大致相同，均係本互惠原則而訂立，內容大致安善。且我國已與馬來亞訂立郵政包裹協定，事同一律；擬請照案通過。至運費一項，雖我付蘇者較多，實因蘇方運送包裹所需必要費用，較我爲多。其與其他國家所訂此項協定運費亦係如此規定，對我未便獨異云。樓報告畢，均一致無異議，當照案通過。協定全文二十二條，將由國府正式公布施行。

緝私問題困難仍多

安斯邇十四日率一部緝私人員北上，成立海關陸路緝私總處，其餘人員待安抵津後，再北遷。京緝私總處遷津後，決改設分處，人選由濟南緝私分處主任葉如春兼任，葉已到京，據稱濟浪人走私絕跡，冀察緝私辦法，宋電復財部，對部定辦法略有補充，刻正由財部核定中，尙須經相當經

過，方可決定，安在津與地方當局磋商後，十八日已返滬，向總稅務司報告。

平津私貨又見充斥

津海關與冀察稽査處，在職權上，衝突日漸表面化。緣本月九日，海關扣獲私貨一宗，內有白糖百包，煤油七十桶，事後發現白糖貼有稽査處八月二十日「査驗証」，而煤油則無之，當晚有自稱稽査處日籍顧問二人，前往質問，謂既由中國政府機關徵收費用，爲何復加査扣，因適値新舊總稅務司交接未竣，未予答復。十二日梅維亮正式視事，表示決予沒收，貨主義泰洋行，（在日租界吉野街），乃請日領署交涉，要求將已貼査驗証之白糖，完全發還，煤油部份另議，一面則向稽査處質問，要求代向海關索回，私商態度異常强橫，日領舘亦極堅持。稽査處以前在特二區華安街八號辦公：一度停頓。最近該處又積極活動，因房舍不敷應用，遷入第二區平安街一號鮑家大樓，（前平津清査處舊址，）經費每月由五千元增至七千元，人員亦略有補充，但表面並無工作，僅在暗中向私商發售査驗證，徵收費用，計煤油每桶收費五角五分，白糖每包二元，人造絲每包四十元，每件貼「證」一張。目前因屆秋季，鄉鎭農民，購買力較厚，而需用煤油棉布白糖，爲數亦日增，致津市所謂「貿易公司」，營業復趨繁榮，同時因貼用査驗證之貨，運出津市，在各鄉鎭行銷，較爲便利，故私貨之貼査驗證者，仍爲多數也。梅維亮因就職伊始，對稽査處發售査驗證，徵收費用事，尙無表示。「義泰」私貨案，爲海關與稽査處衝突之始，甚爲各方注目也。

文壇巨子魯迅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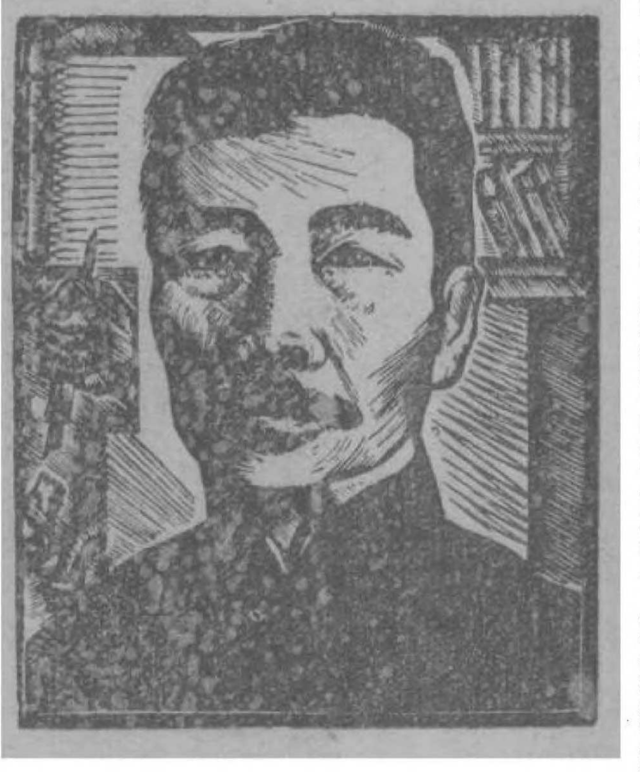
文藝界巨子魯迅（周樹人），十九日晨五時二十五分病逝於上海寓所，年五十六歲。下午三時半遺體移入膠州路二〇七號萬國殯儀舘，經舘方施行防腐工作後，於六時暫厝該舘二樓二號房間，受其親友之弔唁，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出殯，葬於萬國公墓。並由蔡元培，宋慶齡等組織治喪委員會，主持一切。

遺囑

據其夫人許遐（廣平）女士談：先生彌留時因呼吸困難，並無遺言遺囑。但於九月五日曾寫有一文，名「死」，載於中流第二期，我們祇有照他那文裏的意思去辦吧，（記者按，該文中除述病狀雜感外，對於自身死後曾規定七事：（一）不得因爲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殮，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眞是糊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但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允許給你的事物，不要當眞。（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略歷

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魯迅」係其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用的筆名。一八八一年生（光緒七年）浙江紹興人，據他的自傳說：幼時家中還小康，在他幼小時，家裏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到他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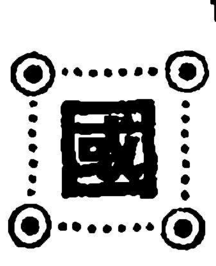
魯迅遺容

歲時，家中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所以他寄住在一個親戚家；約有三年多光景，他的父親生重病死了。他沒法子讀書，于是他的母親給他籌辦了一點旅費，教他去找無需費的學校，那時他十八歲了；于是就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分在機關科，過了半年，他又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及至到了東京，他又決意要學醫了，于是進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了兩年，後來他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

[illegible]文藝，他便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失敗了。終於因為他的母親和幾個人很希望他有經濟上的幫助，他便回到中國來，這時他已二十九歲了。他一回國就在杭州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到紹興中學堂做教務長，第三年賦閒，辛亥革命發生，紹興光復後，他做了師範學校校長。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後，他在教育部做部員，及至革命政府遷至北京，他仍做教部科長，並在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做國文系講師。一九二六年春天，北京政府開了五十個過激的教授和「知識分子」的名單，預備通緝他們，魯迅因受親友勸告，離開他已居住十五年之久的北平，南下赴福建廈門大學任教授。大約有四個月的光景，廈大發生風潮，當年的夏天，離開廈門到廣州中山大學担任文科學長。一九二七年因政治的關係，又離開廣州到上海來。這幾年從未離開上海；他今年是五十六歲。他現在的夫人姓許，名遐，號廣平，又名景宋。廣東人，原來是他在女師大教過的學生。他有兩個兄弟，一即周作人，一即周建人，兒子剛七歲，還有老母，現住北平周作人家裏。

譯著

魯迅的著作，計：(一)創作有吶喊、彷徨、墳、野草、熱風、華蓋集、華蓋續集、朝華夕拾、而已集、引玉集、准風月談、兩地書、南腔北調集、花邊文學、魯迅自選集、魯迅文學講話、故事新編、集外集、三閒集、二心集、不三不四集、魯迅雜感選集、門外文談、僞自由書、夜記、故鄉隨筆、一九三五——一九三六魯迅雜文集、(二)譯述的有：桃色的雲、一個青年的夢、工人綏惠略夫、愛羅先珂童話集、小約翰、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近代美術思潮論、壁下譯叢、藝術論、文藝與批評、思想山水人物、現代新文學諸問題、錶、十月、毀滅、文藝政策、死魂靈、果樹園、惡夢、壞孩子及其他、一天的工作、豎琴、俄羅斯的故事、高爾基文錄等。(三)纂輯的有：中國小說史略、謝承後漢書輯本、古小說鈎沈、唐宋傳奇傳、小說舊聞鈔、死魂靈百圖、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E蒙克版畫集、麥綏萊勒漫畫集等。(四)校訂的圖書有魏中散大夫稽康集十卷、唐劉恂嶺表錄異三卷等。(五)主編過的刊物有語絲、莽原、奔流、海燕、譯文等。(六)未經出版的著譯尚有半夏小集、女吊、死魂靈續編、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等。其著作之聞名世界者，為吶喊集所收之阿Q正傳，有英、法、日、俄等國譯本，為描寫農村社會情形之作，散文雜感則以辛辣精幹見稱，初期譯文多介紹日本白樺派作品，近始致力於高爾基，卜力汗諾夫等俄國文豪之作。





國外

比王宣布中立政策

比內閣十四日晨舉行國務會議，由國王利奧波得三世主席，當將政府所草擬之兵役法案，予以核准。此項法案，當於本月二十七日在英國會臨時會議中，提付討論。其內容主張步兵服役期限應由十六個月加至十八個月，炮隊及工程隊服役期限則由八個月加至十二個月。國王旋即發表重要演說，其扼要數語，係比國務當整頓國防，臻於强固，庶幾鄰邦有欲侵入比國或假道比境攻擊第三國者，望而却步，夫然後比國對於西歐和平，可從事有效之合作，而獲愛好和平各國之尊重。一旦有事之秋，各國亦可為比國之援助。特比國在國際方面所負約束當以此為限，不願再行担負其他之義務云。國王嗣乃說明比國充實國防之理由如下：(一)德國重整軍備，不遺餘力；義國與蘇聯亦可全部軍事化，即如愛好和平最甚之國，如瑞士者，亦已着手充實國防，因此比國自當採取特殊措置，以適應此項局勢。(二)現代戰術進展奇速，此在小國如比國者，感受威脅，尤較他國為甚。(三)德國萊因河沿岸重行設防後該處邊界線，即已成為該國未來侵略行動之根據地。(四)國際現行條約，近年來迭遭破壞，即為各國所自由簽訂者，亦未倖免，以故國際安全機構業已為之削弱。(五)某某國內亂已在國際上發生反響，頗有引起空前巨刦之慮。根據上述各項理由，比國自有充實國防之必要。特比國所採軍事政策，其目的乃在防止戰爭，而並非與他國締結盟約，藉以準備勝利之戰爭。比國一旦受人侵略，必須先行單獨抵抗，故吾人今後必須採取完全「比國的」政策，使吾國不因鄰邦發生糾紛而被牽入漩渦云。

英法方面甚為震動

比王在內閣會議所發演說，力主恢復軍備。各國政府因此議突創一政治與軍界新局面，均為驚愕不置。日內瓦視此為比國外交政策之完全

重定。比王述及國聯之言，衆皆視爲顯有承認國聯失敗之臭味。尚有一事殊爲明白者，即比國不担負保障任何他國之土地完整與政治獨立責任是。比王之宣言，不啻爲取銷羅迦諾公約與一九二〇年法比軍事協定。衆信比國深以法蘇互助協定變化叵測爲懼，故求擺脫其對法德邊界之担保，現覺羅迦諾公約簽字國即英德比法五國之會議，更有及早舉行之必要，惟比國今日之基礎不得不大加修改矣。比王之演說儼如晴天之霹靂。法國各報均因以作激昂之吶喊，而皆以爲足以大損新羅迦諾公約成立之希望。一般人士對於比王演說可能的反響，均爲殷憂。蓋法比聯盟久爲法國國防準備之重要因素，今因比國之舉動而須將瑪奇諾特防線由比國邊界展至海濱矣。柏林方面亦極注意比王之言論。柏林波森日報謂此與比國未來外交與軍事政策有根本上之關係。此外今日尚未有其他評論。巴黎方面謂縱比國嚴循其中立政策，而退出國聯，然如容許任何軍隊有經過比境權等之義務，仍將有效兩年云。路透社外交訪員稱，比國之回復中立地位，就英法安全之觀察點論之，實爲加於兩國之重大打擊；如比國嚴守中立。則在新羅迦諾公約下英法比三國參謀部之談話將不可能。再歐洲如發生戰事，英法飛機均不能飛過比境矣，否則顯然爲破壞比國之中立，且英法均將失去於緊急時利用比國空軍根據地以作鞏固偵探處之便益矣云。又據巴黎電，巴黎民衆對于比王之演說，大爲驚愕，負責方面之意見，以爲比王之演說，不啻已將戰後整個的歐洲制度，完全消滅，並將各國爲求安全而締結之各種協定，加以擊破。法官方雖拒絕發表批評，但一般人之意見皆認爲比王之演說，等於取消比法同盟，廢止羅迦諾公約，及無形中脫離國際聯盟云。

法國將請比方解釋

據巴黎十六日哈瓦斯社電：聞法國不久將以照會送致比利時政府，請求對於該國所決定採取之中立地位，作明確之定義。今晨總理里昂伯倫與外長台爾博斯，國防總長達拉第會商歷時頗久。當就比王利奥波得發表之宣言，及其在外交軍事上之後果，加以詳細之探討。又外交部人員，現正縝密研究比王之宣言，蓋此項宣言，業已產生一種國際新局勢，法國對於此項新局勢，採取何種立場，必經詳加檢討而後可加以確定也。大約法國將向比國詢問，該國對於羅迦諾公約中所負担之義務，究將取何種態度？按一九二五年簽字之羅迦諾公約，於德國廢止該公約並在萊因區域駐後，曾於本年三月十九日在倫敦由英法比三國加以簽訂，其效力至今並未消滅也。此外比國對於西歐天空公約一事，取何態度，亦當由法國加以探詢，抑英法兩國同爲羅迦諾公約及比利時領土完整之保障國，故法國同時當向英國有所磋商云。

比不退出國際聯盟

據比京十五日哈瓦斯社電：外交界某要人頃向哈瓦斯社訪員發表談話：謂『比國無意退出國聯。且亦不擬漠視比國所負担之各項國際義務，比國於有可能時亦準備參加西歐安全公約，並採行集體安全之原則』云。據此間一般人印象：比國志願似欲各大國予比國以保障，俾不致受人侵略；但各大國受人攻擊時，則比國勿被强迫予各該大國以援助。此間外交界人士並認爲法比兩國參謀部所訂軍事協定，原係根據今年三月間兩國政府間所互換之書函，因此該協定之性質，自當純以技術方面爲限，今法國一部分報紙，對於比王發表之宣言，頗有反響。此在比國官方，則頗引以爲異，比國前國防部長特凡士語本社訪員，謂『余不解法國方面對於吾王宣言所引起之情感，蓋法比兩國間，向無同盟條約存在，兩國倘欲訂結同盟，必須兩國採取共同一致之外交政策而後可，此在法比兩國，則顯屬不能也。抑比國所負之惟一義務，惟在阻止任何外國軍隊通過比利時國境而已，吾人所企圖者，亦僅在使吾國領土獲致有效防衞之保証，是故吾國增加軍備及國境防禦，此在法國聞之，自當不勝欣喜。余信無論何人，斷不至反對比國此種舉動也』云。

廣田內閣漸趨穩定

日本政治季節，現已屆臨，各種不易處置之政治問題，均待解決。目前各處目光咸集中於廣田內閣之命運如何之問題。下屆財政年度如何能將空前巨數三十二億之預算案，予以通過，如何能使增加賦稅之龐大計劃爲人民所接受？如何能使國營電力方案付諸實施？如何能使改革行政機構計劃與事實相合適？凡此種種，均爲廣田內閣至重至大之難關。減低三十二億之預算既所不許，則必增加人民負擔以彌補不足，最近宣佈所策劃之賦稅增加，雖遭强烈之反對，但有予以實行之傾向。關於電力問題，有關當局現正草擬折衷計劃。俾使電力企業家之反對，得能滿足。此問題亦猶須

算賦稅兩問題，似不致造成內閣危機，但或將成爲來年春季國會期中之困難事件，目前需要極端注意者，厥爲陸海兩相堅主改革行政機構之計劃。反對派指此計劃將招致下列之結果，（一）狄克推多化，（二）戰爭時期化，（三）中央集權化，但贊成派則認爲計劃足以鞏固內閣，使國策易於實施，易於統一且不受內閣更迭之影響，兩方似將引起熱烈之爭辯。首相廣相因恐該計劃不易通過，不欲遽付實行，故十三日閣議未提出討論。再如內閣各省之合併，及設置無任所大臣等建議，直使現閣根本改造，如果實現不特現任閣員遭遇決定去留之困難，且合併後之實效如何，亦至堪疑問。據傳廣田擬將拓務省暫行撤廢其主管事務由外務商工兩省分掌之，而以現任拓務大臣改任無任所大臣，掌管現屬調查資源立法統計四局之一切事務。上述計劃能否爲各方所接受，頗難預測。據中央社特派員觀察，行政改革問題雖爲各項棘手問題之尤，但尚不爲現閣之致命傷；有喻廣田內閣爲一橡皮之球不易破裂者，斯言洵屬恰當。日本各方面僉以爲廣田內閣有存在之需要，此說迄仍未衰，即以起草行政改革計劃者而言，亦殊不願躬負倒閣之責。故就現勢觀之，固頗富妥協之餘地也。或有以爲日本內閣問題與對華政策有密切之關係者，惟應注意即使廣田閣倒，繼起之人，其對華政策雖或畧有修正，其大體方針必擲有更張也。苟有足以左右日本對華政策之因素存在，則此種因素非他，即中國是否能眞正統一及國際形勢之如何推移兩點耳。據朝日新聞載稱，陸相寺內海相永野前力促政府實施行政改革，茲已決計和緩此項壓力，而與首相廣田合作，以便進行逐步調整。首相願將此舉延至國會會期後加以討論，以避免引起閣潮，亦經海陸相在原則上接受之，聞內閣現將聚精會神製成新預算案。又關于電力統制案，十八日經三相會議將遞信省原案稍加修正後，十九日午後更加入遞相賴母木開四相會議。於是電力統制之懸案，亦已告解決，故今後政府將注全力于編成明年度預算，彼與有關係之統制改革，大藏省當局正在愼重研究具體案，一方各省現急於查定預算，務於十一月中旬舉行預算閣議云。又十九日四相會議結果，關於強化電力統制之遞信省案，決定修正各項如下：（一）一定年限內股東請求時，由該會社以社債或借入金照票面收買或償還股欵。（二）於電力特別會計，得以借入金或餘裕欵項收買設備會社股票。（三）出資財產之設備委員會，當業及亦得加入。（四）經營事業時，令斯界之權威者參與或參加。（五）法案之名稱爲『電力國家管理法案』。又議會制度調查會要求政府對於十一月議會召集案及總預算能否提出於特前議會之問題，決定態度。十六日開閣議時，大體決定十一月召集案不能實行，將於十九日開會之議會制度調查會特別委員會，表示反對意見，政黨方面之意向，亦將質問政府對議會改革案之不誠意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五年十月十四日起
至廿五年十月二十日止

十月十四日　星期三

△中政會修改公務員任用法
△[illegible]
△韓復榘離濟南下
△和知到京謁川越
△戈定遠由平到京
△國府明令特赦施劍翹
△不干涉西班牙問題俄提具體建議

十月十五日　星期四

△中常會決定國民大會延期舉行
△建川到平訪宋哲元
△李思浩到冀察經委會辦事
△就業訓導班開學
△中央決派孫科等五大員赴粵參加胡國葬

十月十六日　星期五

△比王發表演說闡明中立政策
△韓復榘[illegible]永昌到杭謁蔣
△冀察政會任齊燮元爲駐會辦事委員
△立法院通過中俄互換包裹協定
△安斯週到津籌備緝私處遷移事
△西反政府軍佔領兩要鎮

十月十七日　星期六

△張外長赴杭謁蔣院長
△楊虎城戈定遠抵杭
△中日通航辦法在平決定
△孔祥熙病入醫院
△秦德純宴平各校長交換時局意見

十月十八日　星期日

△傅作義赴平地泉視察
△法飛機工廠收歸國有
△香翰屏等抵滬
△李思浩到津訪田代
△張惠長返國
△馬德里被圍
△威尼斯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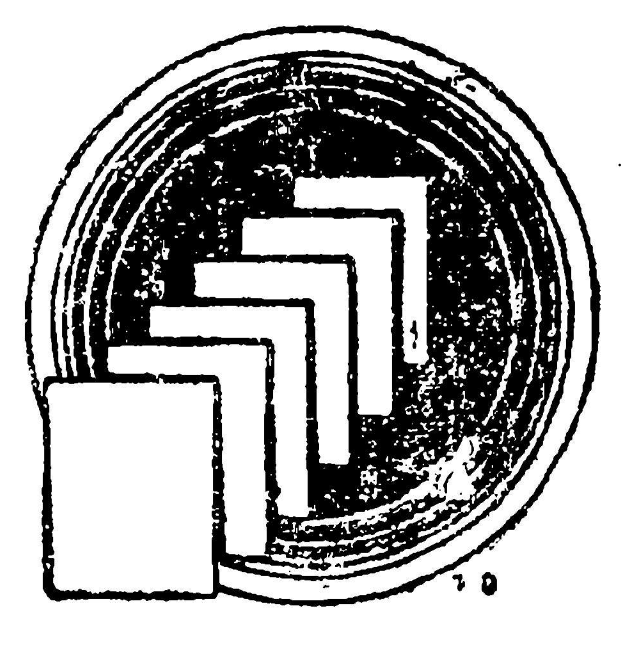
十月十九日　星期一

△張外長與川越又會見
△冀察政會發表石友三爲冀北保安司令
△蔣院長返京
△魯迅逝世
△廣田與軍部間獲得諒解
△義外長齊亞諾飛德

十月二十日　星期二

△行政院通過任章士釗鄧哲熙等爲冀察政委
△楊虎城離滬返陝
△西班牙總統出亡

論評選輯



中英信用借欵之意義

據前日倫敦電訊，中英雙方在原則上已成立一種協定，由英國以出口信用放欵貸與中國，數額約數百萬鎊。該協定規定，中國得在英政府擔保下，購辦英貨。並謂將於今日發表關於此舉之正式文告，且傳英保守黨下院議員巴特里克氏將任駐滬特派員，擔任執行此協定之聯絡事務云。續據昨日各方消息，證明確有此事，實現之期當不在遠。吾人以爲此事在遠東現局上，頗具有甚深之意義，願一論之。

吾人嘗謂現今東方之不安，其根本原因在缺乏一繁盛之中國。九一八事變迄今五年矣，中國因陷於極深之苦境，中國之隣邦以至世界大局亦均連帶步入不安狀態。設使中國能繁盛而自强，以中國潛在之資源及其消費力，優有調劑世界經濟偏枯現狀之可能，李頓爵士最近論及中日關係，其觀點即與吾人相契，其言曰：「遠東一切幸福之關鍵，即在中國經濟之繁榮。各主要强國能否聯合一起，援助中國業已開始之復興，確係問題；日本决不致因各國之援助中國而感受影響。日本如能恢復中國之友誼及信任，當能獲益匪淺也」云云。此次中英信用借欵之成立，依吾人觀察，其根本意義即在於此。

自去年三月間，英國政府即提議國際對華援助，舉行國際借欵。前英使賈德幹並曾入京，與我外交財政當局迭有接洽，當時即有借二三千萬之傳說。四月初英國又提議在南京召開會議，邀請英法日美比諸國銀行代表，會同討論中國貨幣問題。以日本不同意而未實現。李滋羅斯爵士旋於去年秋東來，調査研究中國經濟財政問題。李氏在東來期間，曾兩度赴日；對日本當局提議對華共同借欵，仍未爲日方採納。在此期間中國以自力實行幣制改革，迄今雖不云成功，而中國與國際間之匯兌業已穩定，經濟現象亦趨繁榮之象，則屬事實。國外債信，亦漸恢復。以中國自身之努力，已足昭示遠東幸福的途徑之所在，國際友邦能予以善意的援手，自尤大有裨於中國之復興。

根據以上之觀點，吾人不僅對中英信用借欵之成立願表歡迎，其他各友邦如能以同一觀點，對華作經濟上之援助，亦願一律接納其善意。

於此吾人更有數義貢獻與我政府及國民：第一，以近年中國經濟建設工作之進行，證明吸收外資之必要。中國不必自秘其資源，在善意互惠之原則下，儘可容納外資，而以富源公之世界。但應以不失主權眞能互惠爲度。第二，此次中英借欵之正確數額尚不詳，然其用途，吾人則主究用於生產建設，不願將友邦之善意援手擲於不生產的途徑。第三，關於此事，吾政府國民只應本自力更生之認識，而以友邦善意援助以速其成；不應過分附會外交的成分。外報有謂英國此舉不啻爲對日本之一種警告者，吾人殊不願存此見解。

據昨日東京路透電稱，中英借欵之消息，已引起東京之劇烈反響。日本政界聲稱，日本殊不欲反對用於促進中國復興事業之建設的借欵，但任何借欵含有政治性質而足擾亂東亞之安寧者，日本未便袖手旁觀，而不加抗議。吾人於東京之觀點，不願多所批評，惟願提醒一點，即此次之中英信用借欵，其性質正爲『促進中國復興事業之建設的借欵』是也。本年國

慶日蔣院長發表「中國之統一與建設」一文，呼籲『不受干涉不遭阻碍之自衛的發展機會』，實爲代表中國全國民衆之一種呼聲，吾人甚望鄰邦人士重予注意，則知中英信用借款根本不應懷反對意見也。

中國并沒有「排日教育」

（錄十月十五日津滬大公報）

吳俊升

現今中國對日外交，又遭逢了一個嚴重局面。全國國民在這嚴重局面之下，除了感覺沈痛和苦悶而外，只有希望本國國策迅速的決定，以便整齊步驟，一致爲國家而努力。據中外報紙的傳聞，中國教育的實施，也引起了對方的不滿，而「校訂教科書；以防杜對學童宣傳排日情緒之權利」，亦爲對方要求條件之一（據路透社電）。這種傳聞，雖然此時未能證實，但是鑒於過去要求華北省市修改教科書的傳說，和「冀東」的實行修改，恐怕這也不盡是謠傳。關於華北一二省市修改教科書的問題，我曾在本報附刊明日之教育，發表過意見。此事幸賴當局的善爲處理，並未實現。現在舊事重提，又把問題的範圍，擴充至於全國，事態也比以前更爲嚴重。此事關涉外交，固然應該由外交當局全權折衝；可是問題既由教育而起，我們教育界也應該自己作一番審察的功夫，把事實表明出來，以正中外的視聽。

兩國的關係無論如何緊張，只要國交未絕，都得和平相處。彼此相排相仇，固屬不可。可是我們要正告中外的，即是我國並沒有什麼「排日」或「仇日教育」。我們教育界就自身經驗體察，一切教育理論和實施，都沒有絲毫的排斥或仇視任何國家的意味。日本方面所謂「排日」或「仇日」，究何所指，因爲傳聞不詳，固然無從覆按。可是就「冀東」已經修改的的教科書的內容看來，日人所指的「排日」或「仇日」的意義，也約略可見。這些修改過的教科書和原本有下列不同的幾點：第一，關於孫中山先生革命及建國的記述，完全刪除。第二，東四省劃出中國版圖以外，在地圖上注稱「滿洲」，或留上空白。第三，關於過去中日重要事件，如「甲午」，「五九」，「九一八」，「一二八」等等的記載，完全刪除。從這幾點的修改，可見日人心目中所謂「排日」或「仇日」的教育，果何所指。如果日本要求取締的「排日教育」，便是這些項目，那麼他們簡直是不許我們有愛國教育而已，根本便不生什麼「排日教育」的問題。須知近代各國的教育，隨民族主義而起，與民族主義根本不能分離。培養民族意識，激發愛國情緒，乃是一切現代國家教育的根本要義。即以日本而論，他所以能達到現在的強盛的地步，正不得不歸功於愛國教育。我們實施教育，使兒童和青年崇式革命的元勳，知道本國固有的疆土，和明白歷史上所遭逢的成功和失敗，光榮與恥辱，這正是和全世界各國相同的極平常的愛國教育，對於任何國家，均無排斥或仇視之可言。日本如其強指我國的這種教育爲排日或仇日，不是借題發揮，便是判斷錯誤。至於要求校訂教科書之權利，其侵犯中國主權，更屬顯明。中國雖屈辱至此，猶是一個獨立國家。一個獨立國家決不能允許別國有干預本國教育的任何權利的。如其允許了修訂教科書的權利，那麼遠則東四省，近則「冀東」的前車可鑑，其結果必至歪曲中國歷史，消滅中國兒童和青年的愛國情緒；中國教育將因此失去根本精神，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這種辦法無論中國政府不能允許，我們教育界也是絕不能承認的。

日本所指的「排日教育」的究竟既已說明，現在讓我趁機分別向中日兩國的人士，尤其是教育界，正告幾句話。

一部分敏感的日本人所以時常感覺我國的教科書對於他們不免是一種威脅，最大的原因，大約是他們感覺過去日本對於中國種種的待遇，容易在我國兒童和青年的心目中留下極不愉快的印象。可是要彌補這種缺憾，不應强迫我們刪改完全紀實的教科書，却應根本改變對我的態度。須知國際間本無永結不解的仇怨，任何國家只要以平等待我，便能化除一切芥蒂，實現眞正的親善，而將來教科書中的新紀載，也將自然掩蓋了以前種種，在下一代中國國民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這是促進兩國眞正親善根本辦法。說到日本改變對我的態度，我們却特別要請日本的教育家自己反省一下；過去日本對我的態度，是否適當？一般人所常提起的日本人的「優越感」，是如何養成的？日本的教育，是否也負一部分的責任？如其要恢復兩國的正常關係，修改日本的教科書，比修改中國教科書，孰爲最根本的辦法？日本教育界不乏明達之士，請他們純從教育的立場，用公正的眼光，來省察這幾個問題，給我們一個答案。

同時我們本國教育界因所謂「排日教育」問題的提出，也格外要明白我們所實施的教育，實在連愛國教育的目標，都沒有達到，更說不上什麼「排外教育」。別人以排外相責難，我們只有感覺慚愧。過去我國教育宗旨

，由軍國主義，時而變爲個人主義，時而變爲國際主義，始終不定。對於愛國的訓練，並無一貫的辦法。至今人民的國家觀念的薄弱，民族意識的模糊，我們教育界不能不負一部分的責任。今後應該認定愛國教育爲當務之急，努力實施，所有個人主義的私見和國際主義的幻想，都應該一齊廓除。關於愛國教育的實施，在相當程度以內，並應該即以責備我們的日本爲模範。還有一層，愛國主義不僅需要一種熱烈的情緒，還需要一個堅強的意志。過去我們關於愛國教育的實施，有時不免偏於感情的刺激，忽略了意志的鍛鍊，所以難收切實的效果。今後我們對於鍛鍊愛國意志這一方面，還應該講求適當的技術。總之，唯有愛國教育的目標達到了，我們才算盡了應盡的責任。

最後我們可以總括的說：我們並沒有「排日教育」，我們所要求實施的，乃是更有效的愛國教育，也只有愛國教育，是現階段中國教育的命脈。我們教育界準備犧牲一切來維護這命脈，決不容許任何外方的侵害！

國貨工業散布農村之新傾向

（錄十月十八日津版大公報星期論文）

我國國貨工業，大率叢集於都市，生活程度較高，工資特貴，一也。外力所煽，易惹糾紛，勞資衝突特多，二也。一般勞動者，羨於都市工資之較高，麕集都市，致內地農村，轉趨於衰落之一途，三也。非常時期，都市地方之工廠，易爲對方注目，安全成分，不及內地農村，四也。國貨工業，尚多需用手工業之處，苟能利用農隙，以低廉工資，雇用多數工人，五也。目前交通靈便，公路四達，轉運貨物，不如已往之困難，六也。吾人因此甚願國貨工業界轉移昔日之目光，使所營事業，漸漸移入農村，同時應注意於手工業之利用，俾工廠與農村接近，使農村經濟有更生之望。現今科學發達，以生產技術之改進，愈使農業與工業之關係日見接近；許多農業問題，固賴工業技術爲之解決，同時許多工業生產，亦需農產條件爲之輔助；而手工業之於農村工業，尤佔重要之地位。蓋手工業在農村爲整個生產中重要成分之一，決非可以副業視之。在生產落後之國家，固屬重要，在生產進步之國家，非但不致淘汰，且有新方式之擴展；就吾人所知，許多國貨，用手工業製造，轉較工廠製造爲有利。在現代工廠發達之國家，已多利用手工業，以輔助大工業之不足。且多將大工業採分散之方式 Decentralization 化成小規模之手工業，使工業農村化農村工業化，是不僅使都市與農村經濟有適當之溝通，並可減少都市之畸形發展與農村破產之尖銳化。去歲美國麻省理工大學電機科主任傑克遜教授來華發表觀察日本工業之印象，謂日本許多地方，每家都用小馬達從事製造，或爲成品，或爲半成品，或爲零件；據傑氏意見，日本工業品所以能較各國工業品成本較低，利用小工業及手工業，確爲主要原因。日本工業品中小規模工廠出品佔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可爲明證。齋藤內閣時之農林大臣後藤文夫，在農村對策中關於工業農村化之說明，謂農村工業化之創始，即所以和緩都市與農村之對立，消納農村剩餘的勞力，給予農村新的向上生活。並擬定計畫大綱，以一百五十萬日圓爲預算基礎。日人太和內正敏所著日本實業之新傾向農村化爲工村一文，由李君祖虞譯載上月本報，紀述甚詳。此種傾向，不僅日本如此，即工業極發達之美國，五六年來工業分散化之主張亦甚見活躍。美國鋼鐵公司爲一極大合併化之組織，顧其總經理却主張今後美國應將多餘勞工轉向農村去發展工業。美國福特公司無不數爲機械化達於極點，乃提倡工業機械化最力之福特，却亦提倡田園工廠及農村工業最力之一人。其所辦之田園工廠，專事製造汽車的頭燈與尾燈，在別地方之福特工廠，或製螺釘，或製引擎，或製零件，總之各極分工之能事。此種工作，向在一萬人或五千人之工廠成之，今則分散爲若干小工廠，每一小工廠，雇用數十人至一二百人，在郊外或鄉村設施，地價低廉，工人生活較佳，工資亦較低，並可利用農隙之勞工；復進一步，由大工廠採分散式支配給若干農村工廠，更由農村工廠支配於許多家庭工業。瑞士之鐘表工業，即使田園工廠與家庭取得密切之聯絡，公認爲製造鐘表之精密工業，爲農村之家庭工業。在昔產業革命，一切家庭工業，無不摧毀，獨鐘表業之製造，至今弗替，可見家庭工業自有其存在之價值也。由是觀之，都市工業分散化政策，於開闢農村經濟之出路以外，復有促進工業品生產之效力，可謂今日國貨工業之新傾向，大有提倡之價值。最近我國華生電器廠，已實行工業分散化，在南翔鄉間設立許多小廠，或製馬達，或製螺釘，或製方棚，或裝零件，而從事工作者均爲附近農村之男女勞工，地價低而設備易，工價廉而成本輕，工人生活異常安定。又如五金文具合作工廠，森林藤柳廠等，均在鄉村設廠，有時以工作分配於農家，而論

仲取值，成績均屬不惡，希望國貨工業界，繼起仿行，一方利用都市餘閒之游資，一方利用農村閒餘之勞工，不僅可以防止農產品價格之下落，影響於農村經濟之枯窘。且可減低工業出品之成本，促成輸出事業之發展，於整個社會經濟之增進，關係甚巨。惟吾人之意見，尚應注意下列七點：第一大廠化爲小廠，須認定適宜於農村或農家之工業，如一般之精密機械工業，車輛工業，電器工業，陶瓷工業，文具工業，及與大工業有密切關係之部份品附屬品等，較易着手。第二須適合地方之特殊情形與原料採集，或其鄰近地方有相當之銷路，同時並注意於輸出之增進，與輸入之防制。第三應注意技術之傳習與科學之管理及組織，以免散漫淩亂，影響出貨之品質。第四須考慮地方有無電力設備與交通設備，其電力費與搬運費之負担，是否便宜。第五採用分散式之小工場，製造大工廠產品之零件，或一部份工作時，當與大工廠隨時聯絡。第六儘量多用專門工作機械，力求出品之標準化，同時減少或避免萬能工作機械之使用，以免多類工作用同一工具製造。第七利用我國原有工業，如造紙，釀造醬油，製造陶磁器等，採用新法，在內地農村分別改進，使手工業在中國工業上恢復固有之地位。如上所陳，深望國內之技術家企業家各盡所能，一致努力，其有助國民經濟建設之進展，寧有限量？

（錄十月十六日津滬大公報）

英法美之新『金本位』

與法國幣制改革案同時發表之九月二十五日締結的英法美貨幣協定，兩週以來，爲研究國際情勢者注視之目標，而苦於未能識其具體內容。至本月十二日，始於倫敦，巴黎，紐約三處同時發表其具體內容之一部分！關於三國間自由交換黃金以謀平準基金運用上之合作的部分。所以謂其爲具體的內容之一部分者，蓋因英法美貨幣協定而非兒戲，必須於平衡三國間匯兌方法之外，更有關於在一定期間內不再貶幣值之規定，關於三國間此後貿易原則之規定及關於戰債問題之規定（據合衆社十二日電，美國商業報主筆波根氏已指出此層，謂戰債問題無協定，則美國不能使黃金出口），等等，始能有收效之可能也。茲姑就已經公布之三國平衡基金合作方法部分，一爲評述。

據各社消息，綜而言之，英法美關於平準基金合作方法之主要內容，大致可分爲下列七點：(一)三國之一得各在其他兩國之中央銀行所在地，例如英國於紐約或巴黎，於匯兌關係上有餘款時，以紙幣購買黃金。(二)所購買之黃金，應以充購買國之外匯平準基金之用。(三)黃金購買之價格，應按每日之定價。(四)此種相互特許，得依二十四時間之預告，隨時取消之。(五)黃金購買人及販賣人，只限於三國之政府。(六)黃金購買協定，由十月十三日起，發生效力。(七)他國能採用平等互惠之原則者，得加入此類黃金購買協定，具有上述主要內容之黃金購買協定，在世界三大金融資本國間，顯爲空前的辦法，而於國際金融關係上具劃時代的意義，故美國財長摩根陶竟謂此種辦法下之貨制爲新『金本位』制。如從金本位制之固有意義即在國內自由鑄造行使，在國際自由出入之意義言之，新金本位之名稱，自屬不當；然如從虛金本位制即國內不用金幣而僅於國際匯兌上用金幣之金匯兌本位制及金塊本位制即在國內不用金幣，在國際匯兌上不用金幣而用金幣塊之制，等慣例言之，則謂爲廣義的金本位制之一種，亦未爲不可。用語當否，無關宏旨，且不深論。總之，此種國內不用金幣，國際依政府專買專賣及互惠統制之原則，流通黃金之制度，實爲所謂管理通貨制之進一步的完成，實合於『貨幣不必是黃金，然黃金天生是貨幣』之原理，洵可謂貨幣制度上之一進步，雖屬時代推進之結果，然英法美三國當局之卓見，亦自値得稱賞也。

新『金本位』制之實行，能使實行國間投機絕跡，匯兌穩定，同時能使商業上之無謂競爭逐漸減少，而獲得互利之益，故其在相當程度內有恢復國際貿易，調整國際關係之効力，自不待論。然在另一方面，須知此種効力，只能限於所謂『有』的國家之間，而不能徧及於所謂『無』的國家。『有』的國家，在現今用語上係指有資本，資源及殖民地之國家，『無』的國家係指無資本，資源及殖民地之國家。自一九二九世界經濟恐慌以來，『無』的國家力競謀以減低幣値，實行社會傾銷及企圖武力對外發展等方法，變『無』爲『有』，其不能一律加入黃金購買協定，殆屬必然之勢。蓋無資本者不能依互惠原則購買黃金，固不待論，無資源及殖民地者，即欲以商品換取黃金並即令有黃金之國暫任其以商品換取黃金，恐亦不能獲得若何大利大惠也。故依此意義言之，黃金購買協定，在本質上當爲『有』的國家之集團經濟的聯合之表現，不但未必能誘致『無』的國家加入，或且因此招致『無』的國家之集團經濟聯合，亦未可知。此又覘國際情勢之人所不可不注意者也。中國爲有資源而無資本之國家，爲半『有』半『無』的國家，故中國對於黃金購買協定，一方面自當企圖加入，一方面亦當極力警戒。在此種意義上，吾人對於最近喧傳成立之中英信用借款協定，亦宜把握一種不矜喜亦不畏縮之態度。

（錄十月十七日津滬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寄桴堂　疑盦

想極。不。可。見。役夢。微。相。尋。疏枝。窈。窕。出。曲檻。依。微。深。瓶花。細。呈。馥。廊。屧。徐。流。音。穿柏。月。豔。豔。照茗。星。沈。沈。附耳。略。聞。息。回眸。初。見。心。了。然。還。似。昨。重。省。遽。成。今。俊。妙。人。間。語。婆。娑。良。夜。吟。涼。蛩。誠。解。意。秋。至。要。渠。禁。

石門潭（蔣叔南自沈處）　衆異

水色。不。厭。綠。此。潭。兼。綠。淨。束之。以。兩。山。波。澄。湍。不。競。無言。閱。人。髯。閔。默。見。水。性。綠。波。如。靜。女。白。髮。與。相。映。蔣。侯。泉。下。人。平。日。酒。爲。命。自。沈。眞。獨。醒。靈。均。吾。所。敬。

題子孝祚勞山油畫　寥士

西北。上。峭。阪。東南。窮。鴈。蕩。鴈蕩。極。怪。誕。峭阪。足。雄。壯。山石。是。何。物。各。具。莊。嚴。相。勞山。吾。未。至。擘圖。空。嶄。嶨。但。看。石。嶙。峋。已。兼。雄。怪。狀。倚。飲。膠。萊。河。岱。宗。隔。屛。障。尖。探。圜。島。岬。盤。旻。日。迴。盪。三。千。七。百。尺。誰。拔。海。平。上。齊。魯。未。了。

青。擎。天。作。仙。杖。吾。兒。好。繪。事。勝。遊。略。能。償。閱。世。幽。誠。勞。入畫。脫。塵。块。携。歸。且。娛。我。蕭。齋。靜。供。養。

贈公渚　堯生

日下。無。雙。代。有。人。文瀾。載。月。照。峨。岷。驚。才。觸。處。無。勍。敵。名。父。淸。時。本。直。臣。正。誼。傳。心。珠。徑。寸。（大文持議不入澆俗）上。林。回。首。玉。堂。春。六。飛。西。幸。秦。關。日。可。見。蒼。龍。少。小。身。（光緒庚子辛壬）

（間石前輩居半截胡同昕夕聚談似有玉嬰提抱者不識即公子否）

德國廢砲壘　翼謀

大盜。固。燕。人。我。畀。遺。蹤。孰。辨。後。先。居。排空。巨。管。森。龜。甲。穴地。堅。衢。縮。蚓。書。漫。倚。虎。狼。能。衛。室。羞。誇。鷸。蚌。利。歸。漁。桑。弧。蓬。矢。男。兒。志。皓首。眞。慚。老。蠹。魚。

山行即事　伯臧

嶽色。能。餐。亦。療。飢。筇。邊。溫。夢。足。忘。疲。空。潭。自。寫。諸。天。影。絕巘。難。齊。五。老。眉。樵。路。雲。橫。疑。澗。斷。鐘。聲。寺。遠。隔。烟。知。

冥收。風。物。求。深。地。付。與。吟。囊。好。護。持。

次韻伯臧廬山見懷　仲恂

晚戀。貧。交。元。味。醇。肯。分。林。鳥。啄。餘。柑。堆。山。芸。簡。閑。中。理。殷。壑。松。風。定。後。語。幾。遺。勝。流。驚。逐。北。遙。傳。雄。句。和。平。南。（山谷有和謝公定平南謠）匡。靈。有。約。煩。持。語。行。藥。攜。雲。老。尙。堪。

乙亥東坡生日青溪同人代拈其字　子威

摳衣。再。拜。奠。深。巵。九。百。年。來。世。可。知。奎。宿。天。門。應。奏。事。烏臺。詔。獄。爲。軌。詩。合。江。樓。上。遷。居。日。（紹聖乙亥公遷居合江樓）紗。縠。行。前。誕。降。時。（公生於眉山縣紗縠行私第）玉。斧。畫。河。休。北。顧。至。今。風。雨。助。淒。其。

咏史　丹銘

別。關。鴻。荒。古。未。聞。殘。明。末。宋。更。休。論。鯨。濤。舟。楫。狂。風。猛。牛。角。山。河。落。日。昏。觀。火。詎。容。居。隔。岸。操。戈。何。意。及。同。門。卅。年。成。績。看。如。此。回。首。瘡。痍。淚。暗。吞。

再題山陬巫峽歸舟圖　石遺

西。來。東。去。路。同。是。一。歸。舟。羨。汝。還。鄉。樂。生。余。出。峽。愁。夔。看。不。厭。巴。夔。可。重。遊。此。意。何。人。會。惟。君。與。倚。樓。

嘉州道中　拔可

抱城。綠。野。與。江。平。路。入。嘉。州。水。更。淸。松。氣。日。光。三。百。里。峨眉天。半。片。雲。橫。

丹林屬題觀瀑圖　秋岳

碧海。龍。胡。想。象。垂。匡。山。終。佇。老。夫。詞。羨。君。四。十。飛。騰。意。最許。銀。河。一。派。知。

螺谿釣艇　默君

石艇。洪。荒。喚。不。開。千。巖。萬。壑。水。鳴。雷。濛。濛。珠。雨。雲。裳。冷。剛自。螺。谿。試。櫂。回。

蘭　樹人

小草。爭。如。遠。志。珍。元。能。空。谷。避。囂。塵。出。山。君。也。何。爲。者。傳得。幽。香。失。本。眞。

石州慢（春盡用方回韻）　帥南

夕照。醺。烟。輕。颺。甑。塵。愁。共。天。闊。幾。知。有。酒。須。澆。莫。待。無。花。空。折。逡。巡。未。了。轉。恨。薄。倖。東。風。牆。頭。吹。亂。酴。醾。雪。和絮。撲。添。衣。似。前。番。時。節。　催。發。綠。波。南。浦。背。翔。亭。亭。柳陰。初。別。直。到。如。今。祇。是。一。般。癡。絕。尋。思。無。計。縱。使。會。解。連。環。定。難。料。理。柔。腸。結。容。易。近。黃。昏。又。窺。人。斜。月。



凌霄一士隨筆

名人嗜古器物者，每傳有受欺之笑柄。如畢沅阮元潘祖蔭翁同龢等，均有此類傳說，見於諸家記載。張之洞亦有之，易宗夔所輯「新世說」卷七假譎門云：

張香濤於光緒中以鄂督入覲，偶游海王村，瞥見一古董店，裝潢雅緻，駐足流覽，庭陳一巨甕，爲陶製者，形既奇詭，色亦斑斕，映以大鏡屏，光怪陸離，絢爛奪目，諦視之，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不可猝辨，愛玩不忍釋，詢其價，則謂爲某巨室故物，特借以陳設，非賣品也。悵悵歸。逾數日，張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亦決爲古代物，必欲得之，令肆主往商。未幾，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値三千金。張難之，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數四，始以二千金獲之。舁回，命工搨印數百張，分贈僚友。置之庭，注水滿中，蓄金魚數尾。一夕，大雷雨，旦起視之，則篆籀文斑駁痕化爲烏有矣。蓋向之蒼然而古者，紙也；黝然而澤者，蠟也：古董鬼僞飾以欺人者也。

此項話柄，亦足發噱，惟事之信否，未可遽必。近閱卓從乾「杏軒偶錄」，多言晚清鄂省事，（卓氏爲湖北安陸縣人。）於此事所記尤詳，據云：

清慈禧后晚年，張文襄公督鄂，奉詔陛見。清故事

，凡疆臣展覲後，未奉回任之命，不敢出都。時鄂撫端午橋兼署督篆，陸賄后左右，沮文襄返鄂，后左右復向公索鉅資，公無以應，由是留滯輦下者幾一年。每日無事，携一僕遊琉璃廠，自東口至西口，凡古董肆必入焉，廠中人莫不識公者。一日至某肆，見宅內亞字朱欄中，置一缸，形甚古，作八方式，各方皆有字，籀篆隸草各體俱備，似陸續題跋者，而碧苔紫蘚，斑駁陸離，字跡模糊，讀不成句。缸口緣邊微有缺損處，露極細赤絲，洵爲巨石鑿成者。缸內注水，夏不涸，冬不凍，蓄五色金魚數頭，游泳於萍藻之際，甚自得也。公愛之，問於肆主曰：『此缸係何代所製？』肆主曰：『余兒時聞先祖與某貝子博，貝子負萬金，以此缸作抵押，先祖得之甚喜。相傳爲明宮禁中物，闖王入宮，但捆載金銀珠寶而去，此缸欲於階下，棄不顧，由是流落人間。至於製造何代何人，實無可考。』公問售價若干，肆主曰：『先祖遺言：凡宗室懿親八旗闊老來購者，必須萬金以外；若遇清廉士大夫而又好古者，價可略減。今觀老先生囊橐蕭然，豈能復購此物耶？』公笑而去。反寓後，向各老友挪借五千金，明日持交肆主。肆主固不受。公曰：『此缸幸遇吾人能識之，故以重價；若京中之擁鉅資者，未必肯一顧也。』肆主曰：『凡物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今既遇公，豈可貶價以求售乎？』公笑曰：『此金可暫收，後當補給也。』越日而公回任之命下，遂以厚氈包裹石缸周身，雇八人舁置專車之上，同載抵鄂，即陳於後庭書室之外，仍以朱欄護之，立招鄂中官吏之博雅者，來相參考。若梁臬司星海黃學使紹基（按當作「箕」）紀山長香驄楊廣文惺吾諸先生，皆莫知此缸之朝代，惟同聲贊歎爲莫名之寶物而已。某夜，公方被酒臥，忽大雷雨，暴風挾冰塊如萬箭齊發，直射書室，玻璃俱碎，徹夜簷溜如懸瀑布，有傾河倒海之勢，公擁被不覺也。晨起，至庭前，見八方式之古缸，悉委地爲泥塗，金魚三四頭，皆撥刺溝渠中，困頓欲死。公懊惱者久之。

忽傳梁臬司至，公衣冠出見。梁問曰：『昨夜古鼎無恙乎？』公曰：『已物化矣。』梁方代爲惋惜，公撚鬚大笑曰：『五千金何足惜，使當日肆主定索萬金，吾亦必與之矣。今而知貌爲高古者誠不足與眞金石並壽也。』

時余方肄業兩湖，有同學某君嘗以文襄之好古而受人欺作爲笑柄，余曰：「惟眞好古者乃能受人欺；若徒博好古之名，而實愛錢如性命者，豈能受此欺乎？」某君爲之有愧色，蓋某君嘗以博雅自詡，而又出納最吝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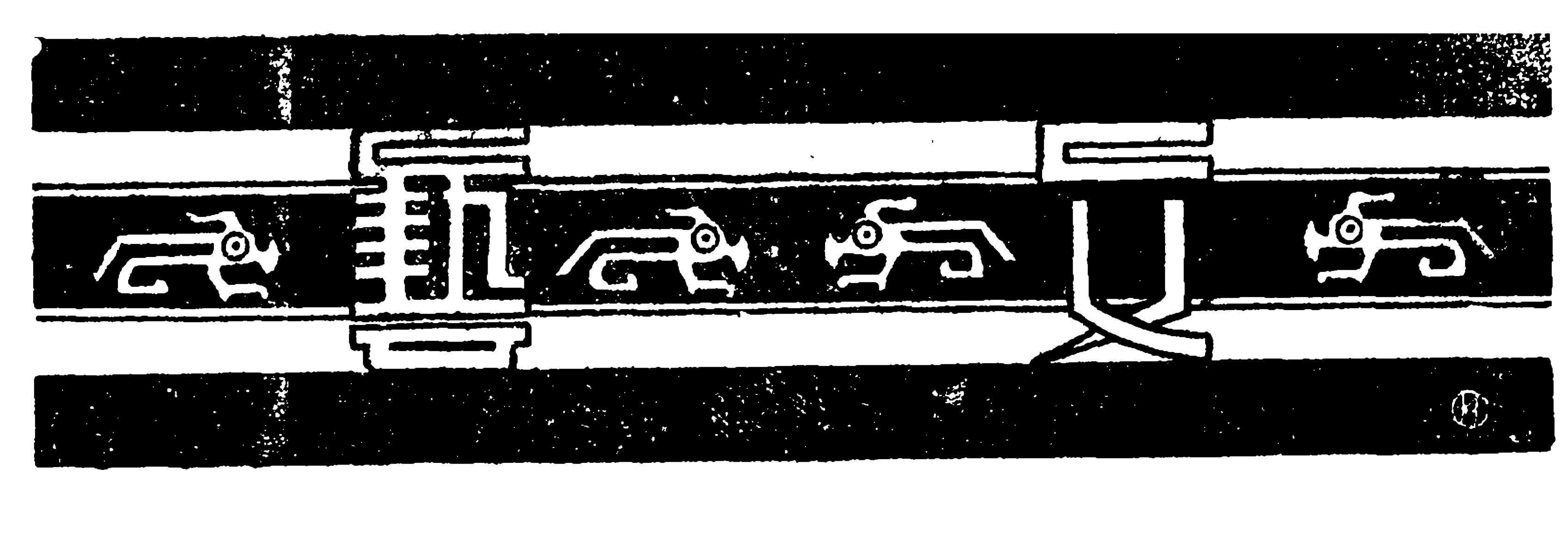
與見於「新世說」者略有異同，而言之較繁，雖間有不了了處，語氣則甚津津焉；此或事屬有因，不盡虛誣耶。

葉昌熾爲甘肅學政時，日記中興「始知州縣有褫革生員之權，學政則不能辦一人」之歎，蓋學政雖尊，究屬客位之故耳。（詳見本報第十一卷第十三期所載隨筆。）又嘗聞林貽書（開謩嘗爲河南學政）言，學政按臨，不可無故開罪州縣官，必俟其出結，始可放心，亦閱歷之談。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書熊知事（見國風報第二年第七期。坊間之「春冰室野乘」單行本止於第一年）云：

昔在都下，聞蜀中友人爲道强項令熊明府汝梅事，謂足繼何易于。熊爲鄂之黃安人，以庶吉士出宰四川，初任奉節，繼調梁山；奉節爲夔州首邑，梁山亦劇縣。其宰奉節也，張文襄方督蜀學，按試夔。故事，學政所臨，一切皆首縣供應。會穆宗上賓，哀詔至蜀，地方官遵例哭臨。是日諸官齊集，文襄領班，立階上，將跪，視地上磚，無拜褥，令從者以氈至。左右傳呼首縣索取，熊正色曰：『此何時也，安所得氈！』令以草薦至。文襄不得已，竟藉艸，固心銜之。時公館所用帷帳茵褥隱囊之屬，皆紅紫綢緞，例應以布素易之，文襄僕私取舊所供者，不以歸縣；熊索之急，則毆其從人，且詈及熊。熊大憤，召縣役四十人牽以往學政署，戒之曰：『吾命

汝捕即捕，命汝杖即杖，即學政見罪者，吾自當之。」至則植立龍門外，令諸役皆出，且索物，如有出者，即反走。果四人出門叱問，甫踰閾，熊亟呼曰：『捉！』四十人蠭擁上，執四人，縛以繩，即龍門外褫衣杖之。四人者，悉美錦狐裘，衣帶糾結，猝不解，則以刃斷之。杖甫施，知府已使人來召。熊語之曰：『吾公事畢即來耳。』知府不得已，親來，謂四人曰：『孰令若橫至此！吾固言熊老爺不可犯，今何如者！』俄而文襄遣人來，言前犯事者已逐出，此四人者非也。熊謬曰：『乃非學政僕耶？若是，愈不可追！』命盡繫之獄；文襄竟無如何。功令，學政按試竣，地方官必具結，聲明並無需索，詳大府，咨部，學政乃得行，結不出，學政不得去。文襄試既畢，索結，熊難之，曰：『吾自分與學政同落職耳！』布政使某公以手書解之，乃出結，釋四人於獄，語之曰：『歸語汝主，無與縣令搆怨！縣令罷，捐萬金可復職；編修罷，非錢所能買也！』顧文襄亦優容之，嘗語人曰：『熊令固好官，惜太客氣耳。』熊聞之笑曰：『不客氣，那敢爾！』

學政爲知縣所苦，事實上固有可能也。其後二十餘年，尹銘綬以編修爲山東學政，按試泰安時，與知縣毛澂相迕，其事頗有與之相類處，澂亦以不出結難之，知府竭力調停，始勉强出結云。銘綬光緒甲午翰林，澂則庚辰翰林，以庶常散館爲知縣者，故早六科之老前輩也。聞澂對銘綬，有「卑職狗運不通」之忿詈語。（熊汝梅同治戊辰翰林，爲張之洞癸亥翰林後輩。）



蔓草

陳藍

深冬的夜，天色暗得就像鐵鍋底，幾柱性急的濃烟，幢幢飛奔如巨大的人影。幾點金色星子，睡不醒的眼睛躭心的眨閃，提防受夜飛黑烏鴉翅子尖的刺穿。

冷風吹着尖銳的哨子，挾捲着亂舞的沙粒，在安臥的屋瓦片上打着迴旋，又欺侮着喪氣的乾巴樹枝子。樹枝被搖撼得發狂了，瘋婦似的，伸着小鋼叉一般的指頭亂抓着。

凍踈痺了的小鳥，失措的爪子緊抓着電線，在風中抖動，恰像一隻隻顚簸在大波濤裏的小船兒。

街燈被風嚇得神色黯淡了，像一朵稚弱小花蕾似的，在鐵絲基上打着微顫。

在一灘雞子黃的路燈光下，伶仃的豆花兒沿着種有枯樹的馬路便道上走。她一雙不知從那個垃圾堆撿來的大鞋子，比她的小脚鴨足大過兩寸，四邊飛着斷了的上鞋的線繩，看來像兩隻毛茸茸的小獸物似的，忽啦忽啦的在冰結的地上爬着。一條褲管太肥大的破藍褲子，已被她小心的用紅蔴批兒紮緊下端，像紙燈籠圓大的罩子。走起路來，這小傢伙便像一隻笨拙的毛腿雞了。

她發亮的圓眼睛，被風蹂躪得直流淚。她一壁走着揉一下眼，又撕一把腫脹得像小窩頭似的小鼻子。隨手把鼻涕凝成的粉條，朝身邊牆磚上抹。

她有一個好看的小嘴，像巧手捍成的玲瓏小面餃子。她捧着兩個紅山薯似的小手，放在嘴邊噓暖氣。那圓成圓筒狀的兩片嘴唇，還時時不忘了翻騰些野話亂罵。她是又冷又餓了，空癟的小肚囊裏，裝滿了氣恨。

小豆花兒是在一座土窰裏生長的。從小就像鞋子似的叫她粗心的媽滿地扔打。平常日子，她枕頭大的身子，纏着她媽拆下的一條破褲腰，旁邊躁塊磚頭子，隨她在黃綠粑粑上撿髒。出遠門，就抓過來和乾糧一同往懷

裏塞，剩皮膚的碎縫布子掛外，緊勒一條布帶子，豆花兒便小貓似的踡縮着，被團弄成个背彎像弓的怪東西。長了一個線板子一樣的大長扁腦袋，十二歲了，身子却小得比人家醃鹹菜的小缸子高不了多少尺寸。這時蟠蟠的走着，就像個彎腰的大對蝦似的難看。和她好看的眉眼，極不相稱。

她爸爸是個好賭的傢伙，一年叫人在麥子地裏短刀打死了。豆花兒一會走路，便成了她媽的一根小尾巴，終日在屁股後頭跟着。

她媽有幾點碎麻子，愛在太陽穴上貼兩圓片黑俏皮膏藥。塗石灰牆似的往蠟黃打皺的臉皮上抹賤價的水粉。衣裳可整年穿不上件新的，總盡是破破爛爛的花補綻。村裏毛六爺見了她總愛說：「哎喲喲！大嫂子！你的衣裳耗誰給咬的？」她寬扁的大身子，便撒嬌的扭擺起來了，歪着腦袋，飛個眉眼，捏着鼻子尖似的細聲說：「反正不是你這個老瘋狗呀！」豆花兒從她身子後頭鑽出來了，歪歪嘴直要哭：「媽！他多欺侮你呀！」她媽却瞪着眼兒狠狠的要打她：「小鬼！你再敢胡說！」說着又斜眼溜溜那黑山羊鬍子的老頭子，笑一聲：「您可別在意呀！這小崽子該割舌頭的。」豆花兒以後不敢說了，漸漸的這情形也看慣了。

有時候她抗着拍捉螞蚱的布呱噠子，揹一筐鮮嫩的野菜芽尖兒，跟她媽在田邊上走。遠遠的來個揹錢褡的寬臉漢子，或是那黑臉皮的獨眼男人，她媽立刻捍她脖子一下：「豆花兒！教給你的話可別忘！」她眼珠轉個圈，想想那句話便點點頭。不及那漢子走到眼跟前，她媽就咧一咧嘻嘻做個嬌笑，肆頭故意顛巍巍的弄個媚樣子：「您還跟俺這樣人家討賬嗎？您問問俺這個孩子姓什麼呀？」說完，手往孩子肩上一搭，又哧的嬌笑一聲。那人覺得這話好玩，便朝那撅着嘴唇像着急要說話的小東西問一聲：「你個小雜種姓什麼呀？」豆花兒心裏一樂，便趕快把含了半天的話吐出來了：「姓……姓王八羔子！」那漢子笑着辟拍朝她臉頰打一個耳瓜子，罵一聲，「賊你娘的！還有姓這個的。」笑聲便暫時把那要錢的念頭堵回去了。

她媽等那個走後：便像打她似的那麼用勁拍拍她的腦袋蓋。稀有的叫聲乖寶。她也像怪得意似的，要她媽敞開懷，叫她小手摸摸那軟軟的奶子，還撒嬌的伸着小舌頭要吃一口。

不上十歲，這機靈的小傢伙便什麼都會做了。常常故意光赤着小腳鴨，從河傍抓把臭膠泥往臉上抹抹。揹個筐子去偷人家棉花地，或拖回家一隻熟透了的大黃南瓜。會無聲的跳到麥子車尾巴上，坐不花錢的車子拉她到家。跳下車來時，順手將眼睛早挑揀好了的一大把麥粒肥大的麥穗子抓下來。兎子一樣的，一蹦一跳的跑走了。及至坐在車頭的車夫看見，用力抽動着拴紅纓的皮鞭子，罵一聲：「小鬼！X你奶奶！」這小精靈早已鑽到鬼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

媽死了，沒有人給她弄吃喝，叫到村子哪頭，都會叫人家抓住臭罵一頓。她靈活的小腦子轉轉：「聽說城裏人闊，到那裏當個小要飯的也不壞哩。」整巧有個嬸子沿要着鐵道走到城裏來做工，她便跟着來了。天天極熟練的在街口喊着：「大爺，大奶奶！」有時吃飽了，喊高興了，便唱小調似的拉着長聲，叫聲音拐個灣子，用手撥弄着洋鐵筒，自己唱着，自己欣賞着，人家愛聽見聽不見，也不管眼前有無過路人。

今天夜裏她幾乎要餓瘋了。她用手狠命的撕擬着綹綹雞爪似的頭髮，低聲喊着：「天啦！餓死我啦！到哪裏找點兒吃頭呢？」她圓亮的眼睛，像一對嗅到魚腥餓貓的眼。眼光貪婪的各處亂撲。

她看見街東頭那間大餅切麪鋪了，門臉懸掛一盞白紙糊的西瓜形的大燈籠，上面貼着大紅紙剪的字，還掛一綹紅紙穗子。

小窗口外伸出的餅屜上，鋪層藍布，擺放一叠切成三角形的大餅。誘人的帶着嬌黃的鍋巴。在那八角形的玻璃燈微光下，熱氣微弱的噴發着，形成低舞着的螺旋形白紋。「唉！多麼好吃呀！又香又熱啦。」她嗍着嘴，盡力用鼻子抽吸那餅的香油味。一道口水，從嘴角流下來。

她皺皺細黑的小眉毛，想起計策來了。

走上去用手啷噹敲敲那餅屜，吸一下鼻涕：「喂！掌櫃的！你們這裏也賣切麪嗎？」「賣呀，你沒看我們在餅底下擺着麪條嗎？小姑娘哪！你要幾斤？」那滿臉油光的胖漢子，手裏捏根麪杖，叮咚脆脆的敲着麪板，一雙圓大的黑牛眼，緊打量這個襤褸的小傢伙。說完「幾斤」，嘴角掛了個帶譏笑味的「哼」！「叫這個東西多費工夫也好。」豆花兒指頭挖挖鼻孔，自己在心裏盤算。將兩把泥髒的指頭都平擺開來，像兩把小叉子：「十斤哪！」「嘔！這麼些！小姑娘！你耐心等會兒吧，我得現給你軋。」說完，又高高興興的，瞇着發笑的眼睛綴了一句：「嗬！這麼些。」她偷偷牙齒咬着下唇，抿嘴做了個不出聲的笑！「您可要倒霉了，別樂！」及至那漢子轉身軋麪去了，她小嘴便叭嗒開了！「嘔！掌櫃的！我媽就愛吃這鋪子的切麪。」說完一句，一翹脚，小手很油滑的摸了一塊餅塞在裝着雞毛和洋烟片兒的袋子裏。「今天我們家裏來了好些客人，這才要吃這麼些麪啊！掌櫃的，那裏面還有比你肥的哩！」她舐舐小舌尖，又用手去撈第二塊餅，忽然那掌櫃轉過臉來了。她機靈的說：「嘿！掌櫃的！你們這鋪子裏的大餅也這麼好呀，我媽還叫我稱二斤來着」，說着故意掉捏那餅假裝看厚薄。那漢子再轉臉彎腰吃力的軋麪時，她便趁勢扯下那塊餅來，很快的捲成圓筒，預備容易往嘴塞，喃喃着：「掌櫃的！我告訴你呀，你索性多軋點兒吧！一會兒吃得不够了，我還得來買。」一壁說，一壁悄手悄脚的貼着墻根溜走了。滿口咬着那香噴的大餅，嘴裏輕輕罵着！「大傻瓜，好大個兒的傻瓜呀！你軋麪軋頂天亮吧！」

她蹲在住宅區的一條多樹影樓窗的馬路上。滿口滿腮的吞下袋裏存放的那塊餅。自覺很是得意，身子朝後一仰，打着哈欠，消閑的挖着指甲蓋的黑泥便想了：「今兒晚上，頂好弄個好睡覺的地方咧！」

她指頭亂抓着耳輪，腮帮子，突然想起一個小夥伴告訴她的話了，這條街從南往北數第五個大門，住着一個瘋魔般的老婆子，就只一個人，信天主教，天天進那有五色玻璃窗的教堂唱早彌撒。有錢，可是慳吝得連個下人也捨不得雇。就有一個好德性：疼愛窮孩子。一見個要飯撿煤的窮小孩，便瘋子似的，用乾草叉一樣的手，抓着孩子的小腦袋，「可憐的小東西，你們有什麼罪呢？受這個苦，都是你們糊塗爹媽受了魔鬼的騙，不肯敬主，拖累得你們也跟着受罪！」孩子中歲數小點兒的，便會給牠一頓亂抓嚇哭了。伶乖點的，常常被她扯去撑個大飽。

「我爲甚麼不試試去呢？不碰碰我的運氣呢？萬一能把這老妖哄弄好了，還許撈得便宜哩，呃，聽說她屋子裏有不少好東西！」她嘟嘟囔囔的站起來了，拍撣了一下屁股後的土。

手指彎曲到第五根，眼睛發亮的數到：「第五。」她便在一個大鐵門前站住了，仰着腦瓜打量着，比看西洋鏡還用心些。

大門很怪，是一根根黑鐵條排組成的，鐵條頂端成尖尖的桃子形。像

一枝枝林立的矛槍。一盞蘋果似的電燈，生在門上樹枝一樣的鐵柄上。閃耀着月亮的圓光。

於是，她倚着那鐵門，曲鉤著身子，嗚嗚假哭起來了，她哭道：「我的爸爸呀！你不該早死扔下我呀！我的可恨的媽呀！那條棉被裹着你進了棺材了，大冷的天，叫我蓋什麼呀！」她沒有一滴眼淚的乾號着，眼皮却被揉搓的腫得像電燈泡了。

一個黑衣的老婦人出來給她開門了，她多紋摺的臉，就像一個小白布包袱。兩隻縮陷下去的眼睛，像缺少了煤油的洋燈，昏昏暗暗的朝她看。

她心裏想：運氣來了。便暫時先不答老婦人的問語，緊緊擠閉一下眼睛，想擠榨出幾滴淚給這老婆子看看。但眼裏實在乾巴巴不想哭，她不得已就用飛亂棉花的爛袖子遮上眼睛鼻子，再照樣乾號一遍。

那老婆子替她嘆息着，顫巍巍的擺動着一細綢黑布似的身子，扯她進來了，過了那碎石鋪的小徑，掀開那極其壯觀的，腰板釘黃金色圓銅釘頭的棉簾子。

她一進那屋子，就覺得是投進一個火熜的懷裏，她眼花了，覺得屋子裏像一團白暖的霧。

迎門的粉牆上，是一個方桌大的金色鏡框，裏面一張畫上，擠滿了紅藍衣服男女的人，彩色花圈似的圍着一個毛團團的黃髮小孩，小孩赤着小腳蹁在剝皮的稻草上，小頭顱上，有個金澄澄的小圓圈。

屋子中間是一張大圓桌，上面有一個蹲着的小孩似的肥肚大瓷花瓶，口裏吐出金色的，紫色的，蝶翅形，捧着的細手狀的花。在瓶口堆成一大垛，像個五顏六色的小山嶺。

矮腳几綠漆布上擺着銀質發亮的小杯子，小碟，一雙銀帽紅筷子。她想起這和老家財主姑娘的墜頭一樣。這幾件好東西，照亮了她的眼了。

身材瘦長的老婆子，半截小塔一般的，坐在紫墊椅子上了。手抓着一串又黑又亮的金剛子兒唸珠，唏哩嘩啦亂響，上面還綴着金色的十字架，她低垂着眼皮微聲說：「小丫頭子，怪好看的哩，可惜彎了背呢，你的爹媽都死了嗎？可憐的東西，每天你怎過活呢？你會幹什麼呢？」

「唉！太太！我什麼都會幹啦！」她故意裝出乖巧的樣子，伸長脖頸，瞪了眼叫眼珠子靈活的團着屋子轉了一個圈兒。顯得她是一個十分敏活的。

老婆開始對這伶俐駝背小妮子發生興趣了：「你願意給我做點活兒嗎？我願意收留你。看在我主天父的面子上。」這老婦人心裏想起一本記載聖蹟的書上說的：一個老婦人，看在天父和聖母瑪利亞的面上，打救了一個小魂靈，從此每天開口念經時，便聽見瓶裏叮的一聲，掉進一顆珍珠。

「我願意，太太！我會整天跪在地上用抹布給你擦亮地板，像擦桌子一樣。」她假裝出忠誠聽說的樣子，垂手低頭恭恭敬敬的回答，並徐徐擺動着小腳鴨，朝門邊退，像一個懂禮節的僕人一樣。

「好吧！我就收留你，那牆角有一把新笤帚，那矮桌抽屜裏塞有一塊抹

。哦，那不是嗎？——雞毛撣子在那裏插着，你就跌下來侍候我吧！可憐的小東西！……呢！呢！我不肯雇那老媽子，她們總想法賺我的錢，……你呢，你多好……一天吃我三頓飯就成了。」

老婆子叨叨着，她就低頭假裝恭順的臉子聽。但她心裏還戀念着那三件銀亮的好東西，時時偷着斜了眼珠看一下。

夜深了。老婆子就自己進到裏面屋子，睡在鋪黑地杏黃絨氈的大銅床上。打發她在外屋地上睡，看守爐火和水壺。老婆子往常每夜睡醒一覺要喝水的。

豆花兒伸腿坐在紅油地板上，在燈光底貪婪的看着那閃亮的小銀盃。盃沿刻着一縷線細的紋，杯口展開，像一朵才開的喇叭花。那兩根鑲銀帽的大紅筷子，中間連着一道小銀圈圈兒鈎套成的細練，她想一拿起來一定花花兒的響。

她又盯那小碟子了，圓圓的，正好放一枚熟雞蛋。她悄悄的走到那矮腳几邊，熱愛的端詳着那碟沿。上面鏤刻着雲鈎和小花朵。

她袖子上的破口，不小心掛着了那筷子。「嘩哈」！搖鈴似的一響，她嚇了一跳，縮著脖子吐吐舌頭，小聲說：「老太太！你這裏有貓，她鑽進屋子來的。」她記得剛進來時看見廊沿下蹬臥着一匹黑貓。

她偷偷的按着震盪的胸口，撩起簾縫往裏屋巴望：老太太那死人一樣的黃瘦臉，還平擺在白枕頭上，紋絲不動。吐着絲絲微弱的呼吸。

她想：「正是好時候！」便先將一雙笨重的大破鞋先脫掉，遛出屋門外去，赤腳走路就沒有響聲了。反身回來，抓起那兩根筷子，塞在褲帶上，小銀碟夾在胳窩下。只有那隻小杯太胖鼓了，便撩開衣服，覆在肚子上，一隻手掩護着，撞出那綠漆的屋門，抱起那雙大鞋，便飛奔到大門口了。

那大鐵門的開法，她早已留心的在老婆子關門的手樣上學會。打開來，只一動手，毫不困難。

她如一隻負重纍纍的小袋鼠似的，拖拖拉拉的跑着。拐了許多灣子，穿過許多條馬路，她躲進一條僻靜的小胡同裏。

她倚着一道墻兀自站着，用指頭挖着墻縫狠狠的罵着：「老妖怪！我才不給你當丫頭呢，我自己在外邊街上整天逛逛多美呀！」又愛惜的把玩着三件銀亮的小東西，嘴角笑着：「我樂得睡不着覺啦」！說着，穿上她那沈重大鞋，將那小杯子踹成扁餅子，從身邊垃圾堆扯來一塊破報紙，連同小碟杯子包在一起。她想這樣拿着不招眼。

她捏着那平扁的紙包，開始掐着凍紅的小指頭計算：可以到首飾鋪子裏換多少錢。

外鄉人

楊志粹

公雞啼過第一聲，老船夫已經爬起來伸懶腰。他披件單衣，（紐扣照例不扣的）胡亂塗個臉，就打開過路亭兩頭的門，然後，把篙子槳片挾在腋下，在魚白色的晨曦中，走下土堦，穿過白楊林，踏着一步高一步低的蔴石路，走近岸邊去。

老船夫把篙子槳片擱在石墈上，解開昨夜繫在老柳樹上的渡船，移到正碼頭上，把槳片套上木樁，篙子插在梢頭的漏洞裏，回頭從後艙裏拖出一把竹帚，艙前艙後，打掃得一乾二淨。…老船夫準備好過渡的一切了。

村莊已經甦醒了過來，河面上瀰漫起一團團的白綿絮似的，分不清是雲，是霧，是烟……慢慢地，在這白茫茫的霧氣中，清脆而明朗的聲響繼續着，那是搖櫓船，毛板船，以及木排上水手們的喝么，這聲音點綴着水面，使人們感到活氣。太陽第一線光自雲霧裏漏出來，河水吻着，好像萬點破碎的鏡片。輪廓模糊的東西也漸漸看得清楚了，石塔，碉堡，茅舍，電桿……以及各種各樣的勞作物，陳列品似的散在岸上。茅舍的門都開了，農夫們把小菜擔排在碼頭上，牧童們從欄裏把畜牲趕到河岸，大批的黃牛水牯，母牛，還有山羊，野猪。牛兒昂起頭，喘着氣，呼吸新鮮的空氣，羊子在石坡上頑皮地攀藤攬葛，只有野猪，真是蠢東西，頭往泥土裏鑽……太陽的光度增强了，我們可以嗅到被蒸發的泥土的香味。

老船夫滿足地吸着那根又長又粗的旱烟管，一面摸一摸下巴的鬍鬚，生活恬淡而又靜穆。這老頭子守着自己的本分，與人無爭無涉，管理這隻船，領着公家的糧，靠自己的手養活自己。他久已沒有世俗之見了，物質或精神的興奮已經不會支配他的心靈！他那炯炯有光的，凝視遠處的眸子，似乎含着不可挽救的懺悔！

碼頭上人漸漸複雜起來，農夫把菜擔浸在水裏，漂洗隔夜紮好的蔬菜，再挑到渡船的艙中，婦人們高高轉起褲脚，彎下腰子淘米，趕牛的孩子在岸上丟石子，尋姑娘開心，罵着野話……這些人物，老船夫和他們非常熟識，天天見面，天天打招呼，老人，小孩，男人，婦女，大家一樣，沒有彼此之分。

「小心點呀，開船了。」

老船夫看看坐滿了一船了，這樣關照聲，手快眼快的放下煙管，提起篙子，三篙兩槳划開碼頭。這時，假如岸上又有過渡人跑近了，他舉起手臂，殷勤地打個照應：

「偏過你了，又要勞你等半杯茶久。」

老船夫掌管渡船二十多年了，接渡過客成了他唯一的職業。每天每天，他渡岸北的人到岸南，再把岸南的接到北岸，二十年來，沒有離開過這個神秘的職守。這老頭子今年六十五歲，肌肉結實得像一頭牛。「呵，我這水牯，吃小麥子粹飯長大的，不怕風吹雨淋。」他摸撫着自已說。農夫，水手，山中人，或是城裏出來的，沒有一個人不愛惜這個老頭子。第一，老船夫對生活忠實而信任；第二，老船夫會寫信看報，尤以第二點，村上人認為不可多得的人材，需要老船夫幫忙的機會也就多了。

太陽晒到頂，是正午的時辰了，忽然從白楊林後面飄過來一聲「爸爸，吃飯啦！」那麼朗爽的呼喊，那就是老船夫的親生女兒，剛剛滿了十六歲的貞貞，她正準備好午飯等爸爸回去用呢：老船夫于是對過渡客人兩手打個恭，「真正對不住，自已撐船過去吧，老骨頭吞幾粒飯馬上轉來。」就將舵把套在適中的繩圈中，轉身回過路亭小屋裏去了。

貞貞纔是村裏出色的人材哩，她私已養有三口壯猪，她含着幽美的微笑在任何人的面前談起牠們。上午天氣不大熱，她攜個竹籃子，去麥田，園林，或是草原上割猪草，返家時定必是累累的一大籃。晚上跟爸爸認字，女兒經快念完了。我們看看貞貞行路的姿勢吧，多麼大方出色呀！她沒有村姑們那種靦腆忸怩的行為，態度莊重而不落俗。肌肉白皙得像沒有見過太陽，其實她天天在太陽下逡巡。

這一天，往常的日子一樣，老船夫拖起沉重的步子回去用中飯。當他鑽進那一個門和兩個土磚砌成小窗口的陋屋裏，瞥見桌上的碗筷擺得端正，燒好的瓜和豆付正冒熱氣，于是又非常感動的嚷起來！

「貞貞，好兒子，辛苦你啦。」

「爸說那裏！爸高興，是不是有新鮮故事聽？」

「嶄新的故事，聽了你纔知道爸好。」

「那末說出來呀！」

「你自已的事，劉家又派人來接頭過了。」

「又來了，爸爸真是……」

「是的，又來了！爸爸今天一五一十的回絕了。那混賬東西，用錢用勢力來壓人，這是甚麼世界，可惜是『民國』，他發癡不看看時辰……」

「算了吧，回絕就好了，生氣不値得呢！」

「就是呀，王八蛋又給我一頓氣。」

午飯用過，貞貞不去收拾碗筷，卻坐在門檻的條凳上拂指甲出神。貞貞的神經刺激得利害，這由于想克服通常的恐怖，經過一番懦弱無用的掙扎而來的。貞貞貪婪地注視着爸爸，一種骨肉的愛夾着神聖的憐憫透過她的心，她感到爸爸的偉大。「我們騎田嶺一脈的血液都是乾凈的，」貞貞非常了解爸爸這句話的真理。她只有一點不懂得，爸爸過去為什麼不應用健壯的魄力和聰明去做一番事業，卻把寶貴的生涯送掉給這個平凡的職守。而每當貞貞把意思繞個大圈子想把問題牽上去的時候，老船夫知趣地苦笑一聲掉過頭去。「爸爸是有過非常悲哀的不可告人的傷心事。」貞貞想。

「爸爸」貞貞突然說！「今天在林子裏發見一樁妙事！」、

「甚麼巧妙事？」

「一個外鄉人，逃難的孩子，是個大好人。」

「外鄉人？我們也是外鄉人，逃難來的，我們不是本地人。」

「爸爸，我知道了！你不要插嘴，聽我說好不好？」

「孩子，你說罷！」老頭子歎息了。

「爸爸，我討厭麥田和果樹園割猪草的人太多了，一個人竄進林子裏去，那邊有塊最愜意的地方，就是後面的山坡，滿長着尺來長碧油油的野草，附近是楓樹林，還有幾株枝葉扶疏的小灌木；我蹲下割草，眞是再好也沒有了。斑鳩在我的頭上盤旋，岩鷹在松幹上拍翅膀……

「突然小解急了，片刻也忍耐不住，我躊躇的四向望望，左手楓樹林，穿出小徑，就是山脚下的麥田。前面茅草叢叢一直延長到山腰，再上去是坟山了。只有右手邊不遠的松林下有座土屋，那土屋的半個屋頂大約被風雨蝕剝了，好像半邊蓋的紙合子。爸爸不是說過是停棺材的屋嗎？本來也陰森，又陪襯那株空心柏樹，枝幹盤繞在屋角，更顯得寂寞了。但是我實在急了，跑過去爬開野藤，爬開刺玫瑰，就在土屋的一角蹲下去……忽然，屋內嗦嗦嗯嗯的響，畜牲掀動稻草桿似的響，我猜是農夫堆積的稻桿，狗子趁方便在做窠；但是我又記憶起爸爸說過棺材發響的故事。我于是立起來，意外地屋子裏有呻吟聲，完全是病人孤獨的掙扎聲，我不由得生出一點恐怖，太陽晒得人又撥撥地……我退後數步，距離土屋四丈光景，拾起一塊瓦片，對準沒有屋頂的一角丟過去，一隻岩鷹拍開翅膀從老柏扒上飛開去，「原來這傢伙在作怪；」話沒有收口，屋裏有抱痛的喊聲，瓦片擊痛的喊聲，我斷定土屋裏有人了。然而什麼人？好奇心逼迫我繞向有門的一邊去，鐮刀緊握在我的手中……

「我立在土屋門口了，裏面沒有棺材，卻是滿屋的稻草，一個臉色慘白的青年後生躺在草上，他不敢正視我，眼睛充滿畏懼的血絲，避視一切，唇嘴燃火似的掀動，他的表情顯示出失望的決心………

——甚麼的啦，駭我一跳！」說着，我想跑開去。

——駭一跳？饒恕我吧，姑娘，我是好人。

年青人說着，張大眼睛，非常痛苦的樣子。我辯出他的口音不是本地話，他一定是個流浪的外鄉人。我進退兩難，只好繼續立住。

年青人低聲抖顫地問：

——附近有人嗎？

我四向瞥個圈子，楓樹林，小灌木，麥田，草坪……在太陽下，懶洋洋地——沒有什麼人。

——鬼也沒有一個。」我有點生氣了。

——姑娘，你一定是有良心，是不是？

——我不是壞人。到底什麼事吞吞吐吐啦？

——我兩天不喝一滴水，好姑娘。

他的意思我明白了。我跑進楓林，穿過小徑，就在麥田脚下那井口邊撿起兩片大蛤殼，滿滿盛了水；我生怕落在人家眼裏，做賊似的回到土屋裏。那外鄉人于是有生氣了，一頭水牯樣的把水吞個乾淨，望着我苦笑着。

——你眞好，姑娘。」外鄉人的喉嚨響亮了，「告訴你吧，我是個敗兵，大隊伍在白楊嶺全部瓦解了，於是拚死的往小路逃命。我知道這顆頭顱

不過是暫且寄在頸項不去罷了！可不險呢，五萬大軍貼屁股追着我們，追來追去，追了千把里了……

——什麼道理呢？你們一定是紅毛兵，是不是？

——紅毛兵，黑毛兵，鬼纔弄得清楚。我們並沒有犯過絲毫錯，他們瘋狗似的追着咬。後來有些人發覺被追的是自已的同伴，親戚，也就大大懷疑了。

外鄉人不響了，沉思的眸子望着我，像企望什麼，——我忖量他的話，似乎有點道理。

——我把軍服丟在水田裏，從老道士那裏化一身便衣，不分晝夜的背馳着方向奔逃。在猴子坡碰見一支追軍，自已量到這趟完結了，就在大烏桕子樹上藏了一個整天，夜半三更天才蹓下來，繼續往北找小路走，又走了兩天兩夜才到這裏，昨日毛毛亮爬進這土屋裏的……這是甚麼地方？

——李家莊。……不要緊的，過河就是古城，爸爸說過早幾天風聲緊，現在平靜了。

年青的外鄉人和我談過一些話，心地也平靜一點。他喘息着，像有無悲哀，無限憤怒要吐洩似的。

——好姑娘，我樣樣事都在行，不論粗工細務，我吃得消，寫信，看報，打草鞋，織藤椅子，補漁網……或是種田，栽小菜，我挑百斤重的擔子，一天跑一百里不喘氣，人家當我十八歲小伙子不懂事，我樣樣事在行的……

——你一定本事大，是個好漢。

——好漢飢餓得要斷氣了，……好姑娘，你的良心真正好，我一猜就對。

我于是遞給他一個麥子餅。

——你放心吧，我們是好人，回頭告訴爸爸，爸爸會有辦法的。他也是外鄉人逃難來的，住了二十多年了，我下地媽媽就死了，爸爸待我命根心一樣……

外鄉人流淚了，人類的同情心觸動他滿腔的傷感。他默默地望着我，沒有一句話，他潤溼的眸子射着感謝的靈光。我忽然想起應該回家了。他於是那麼樣憂鬱地望着我去，在楓樹林轉角的時候，他還是伸長着頸子，像乳燕眼巴巴地期望母燕的哺食似的伸長着頸子……」

貞貞說完了，神氣非常地感動，她目不轉珠的射着老船夫，緊緊拖住老船夫的腕臂。

「爸爸，那外鄉人年紀青青，就多災多難的，他樣樣事在行做……但是他兩天粒米沒進口了！」

「……………」

「外鄉人說老家是騎田嶺，是不是爸爸經常說過的地方？不過他看得很平淡……爸爸，怪可憐的，孤單單的外鄉人，你不救救他嗎？」

「……………」

（爸爸不響，他的靈魂墮入一個非常沉痛的記憶的深淵了。他二十多年前因為一樁不公平的事，殺戮一家二十多口，抱着無可挽救的悔恨從騎田嶺逃到這個古城來，也被一個農家姑娘救護着，他就把生涯寄託于這一平凡的接渡過客的職守，而那姑娘成了他的妻子，就是貞貞的母親。）

記憶的痛苦嚙着老船夫的心，他望着貞貞，默默地點着頭。貞貞忽然

從爸爸深沉的眸子中看出一個偉大而善良的靈光，那是同情和博愛的象徵。貞貞軟化了，流着感激的淚，瘋狂一般地擁抱着老船夫。

「哦，可愛的爸爸！」

「哦，可愛的兒子！」

老船夫的淚只能够往內心裏流。他拍拍貞貞的肩膀，深深地歎息着，說不出一句話。于是提起旱烟管，上船去了。

貞貞頓時又墮入孤獨中了，她目送着那寂寞的老人的背影，漸漸地消失于白楊林中。只有潺潺無息的河水衝激岩石的回響，彷彿深山古刹的度牒，越使人情于永恒的懺悔；她歎息於衰頽之恐怖。然而，一個靈光，一個記憶，把她的靈魂自迷惑的歧路引出，她感到新生，感到創造的魅力。

兩天後，過路亭門口，新添設一項新興的買賣，壁子上貼着「新式草鞋代客補罐織網價錢公道」的紅條，年青的外鄉人在紅條下面，一雙手機器似的靈活旋轉着，織着草鞋。這外鄉人的貨色有三個特點，不但料作眞，而且樣式新頴，價錢又公道，所以把山裏人鎮上人，農人，以及下鄉來的老司務的生意，好像磁石碰鐵一樣地吸住了。老船夫用着最漂亮的兜攬生意的話句，對過渡人宣傳着，大家相信老船夫，決不會騙人。所以只三天工夫，這生意居然給外鄉小伙子做開了。日子一久，外鄉人對於李家莊簡直發生了非常密切的關聯，因爲外鄉人粗工細務，寫信做狀，挑擔走脚，樣樣在行，凡是雜務碎件，或是人手缺乏的地方，必定記着外鄉人是最適合這工作的好手。

——找外鄉人去！

——找外鄉人去！

貞貞晚上跟外鄉人學習打草鞋，織網，殷勤地爲外鄉人照料一切，外鄉人也用着極體貼的溫情保護她的青春，他們的情感隨着工作之効率而增加溫度。工作到夜深時敵不住疲倦的侵入，老船夫的鼾聲就成了他倆的催眠曲。外鄉人不但授予她的手藝，而且是她智識的啓發者。那年青的伙子用着非常迫切的形容詞，做作再恰當也沒有的姿勢，對貞貞講述各地方的故事，人情風俗和習慣。他講着怎樣地一個夜晚中奔馳一百八十里的山路，爲了奪佔某個城樓，某處村子的農夫具備新的常識，怎樣地互相合作；一粒子彈怎樣地穿過五個劣紳的胸口；一個馬夫怎樣用菜刀砍去敵人的頭顱，而成了大帥的故事；某處的魚不用網捕，卻要用火槍……這些故事對於貞貞成了非常親切的日常功課，她覺得這小伙子是比爸爸有着更多的經驗，因爲比爸爸說的更曲折，更離奇。她知道奧妙，知道偉大，同時，又體驗到自己太淺薄，太渺小了。

「我要學習，我要跟你永遠的學習……」

「是的，一個人應該永遠的學習，不過，我們還在開頭哩。」

他們的眼光這麼樣地閃耀着了解的火花。

只有時間是無情的，就這樣地，每一個日子，在單調與平凡中消逝去，外鄉人在村裏住滿兩年了。在這兩年中，外鄉人並沒有讓時間浪費掉，

他天天留心古城人民生活的一切，留心的結果使得外鄉人萬分失望。

這個古城漸漸地給寄生蟲（紳士市儈）蝕蛀得不成體面了，人民因此一天天陷於頹廢墜落的深淵，愛小利，沒有同情心，刻毒……大家懶惰，無聊，不安於業，聽生活腐敗下去，喪失了人性。道路則是污穢，黑暗沒有光明，太陽永遠晒不着似的。紳士們輙常想出非常時新的方法，對人民施着狡猾，卑下的勾當；無條件地佔據私有地，房屋，或是園林。他們正如頸項的瘤，生在古城中，古城於是一天天地腐爛發臭，而歸於衰亡。

外鄉人對於古城完全灰心了，他計劃中的小小理想，小小願望，這時也泡沫似的消隱了。兩年中，世界飛速地進步，在創造，而古城在開倒車，向着墳墓裏爬……

外鄉人所能藉慰的只有貞貞，兩年的時間，他給女郎造成個非常健全的人格。而是個懂得生活，了解生活，硬札，結果，能够自食其力的强壯女性了。

「貞貞，這地方太沉悶了，久住下去沒有意義。」

「你忍心離開我，是不是？」

「離開你我放心不下，惡勢力會摧毀你的，你跟我去。」

「那末，爸爸呢？」

「爸爸老了，讓他一個人平安地過完日子吧！」

…………………

一九三×年的四月，南國的初夏又降臨了，火樣的玫瑰吐着芬芳，斑鳩成羣結隊的在林子裏飛翔，然而人的感情却體會不出季候的遞換了。每一個靈魂在爲着未爆發的戰爭而抖顫着。古城也陷于一種非常不安定的動搖中，在最近這個黃昏或是清晨，將有十萬叛軍借道而去。城池，村莊，完全入了死的狀態，河水衝激岩石的回響，像悼亡世界的末日……

就在那個恐怖而悲哀的深夜，外鄉人攜着貞貞出了過路亭的小屋，走下土堦，穿過白楊林，順着不平的沙石路走近河岸。外鄉人解開繫在老柳樹上的渡船，扶着貞貞上去，就用艙板代替槳葉，渡船輕柔地在水上滑着向着他們期望的目的地駛去，周遭分外模糊，分不淸城堡，石塔，茅舍……大地這樣地死寂。

「貞貞，我受了欺騙，我把眞理埋沒了兩年，我現在要發洩自己的力量了。人心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我們眞需要一次澄清的運動。」

貞貞把脣嘴吸吮住外鄉人的眼睛，發狂的笑。一個流浪人，一個船夫的女兒，眞情與同情的火焰，把兩顆年靑的心煉成一塊了。四隻睜得大大的眸子，凝視着前面星光輝耀的天幕，在美麗的面孔上呈着大地復活的前兆。

終於渡船在沙洲轉角的酸棗林後面消失了，剩下來的是茫茫的長夜，

…………………

第二天，老船夫發見逃亡的事實，他不驚訝，也不歎息。他相信外鄉孩子是個好人，他懂得那小伙子的悲哀。貞貞和那孩子在一塊，也是非常適合的，因爲外鄉人愛貞貞勝過愛他自己。他爲兩個年靑人的未知命運祝禱着。自己還是照樣的對生活忠實而信任。只是從此沒有人了解「我們騎田領一脈的血液是乾淨的」這句話的眞理了，老船夫是感到寂寞的。

在城市裡（十七）

張天翼

『手巾拿給我，』二少爺放下手裏的空碗。『嗯，鄉下的情形的確是糟。』他照着上茶店的派頭——把用過的手巾衝着丁壽松一摔，然後閉上眼睛，兩手合抱着放在自已大腿上。『可是急死了也沒得用。一個人好好的，總不怕沒得飯吃：人家總會替你想法子。懂不懂？嗯？

『是。』

接着二少爺告訴了他一些做事情的方法。每個字都懶洋洋地拖得很長，彷彿教書一樣——話總是那些一套，可全是一定不移的眞理。他認爲一個人應該把得定，看得準，跟定一個大老官來求出身。隨後他問：

『私人——懂不懂？這就是私人。』

不管那個大老官暫時怎麼倒楣，祇是對他忠心，替他奔走，替他打主意，那——這里說話的人張開眼睛來發着亮，聲音提高了點兒：

『那一定有得意的一天。』

丁壽松已經活潑了些。他居然輕輕地移動了脚步——讓自己靠上那張桌子邊。全身融在一種暖氣裏面，連骨節也鬆動了起來。他理會到了二少爺這番話的用意，可是他忽然覺得肚子裏湧起了一種說不出的熱情，好像一個人受了數不清災難，受了數不清委屈，又一下子到了親娘跟前——恨不得抱着對方哭一場，訴說一場。

唉，眞是的。空面子要牠做什麼嘎！祇要他實際撈得到一點兒東西，哪怕人家不給一點點顏色，哪怕人家像叫下人樣的使喚他——人家總到底是一片好心。……

可是二少爺還嫌不够似的。

『你家裏要錢用吧？』

『是的嘎，』他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好，等下子拿幾塊錢給你——先寄回家再說。…去喊他們打臉水。』

丁壽松稍爲楞了會兒，才跨起步子來。他感到他做下了一樁錯事，怕人發覺似地心頭一陣緊。

他曉不曉得那樁事呢， 這個二少爺？ 他曉得了——就故意這麼反他麼？

出房門的時候他臉上發熱。他竟在腦子裏閃了一下那個念頭：想把溜饅了拜託他的這件事告訴二少爺——免得讓他這個姓丁的惹禍。一面他拚命去想着二少爺的好處——唉，憑良心說，他也不該把這個瞞着。

床上的人穿着衣裳，眼睛送着那個的背影。他移向床沿，兩脚在地上摸着找着拖鞋。

雨已經不那麼沙沙地響了。屋子裏似乎也亮了點兒。可是他把窗幔掀開一角往外看看，天上還洒着粉粒似的水點，給風盪得飄着舞着。屋簷水還滴着，聲音還那麼單調，並且漸漸沒有了力氣，隔了好久才聽見篤的一聲，叫人替牠着急。

唐啓昆打個呵欠，伸了伸懶腰，無聊地站在桌邊。今天他的確太性急——沒等臉水送來就起了床。

『可惡！』他嘴巴用力得連鬍子都動了幾動。『還不來！』

他想到丁壽松那付膽小樣子——霎着眼睛一句話也結不上來，他忽然忍不住要發一下脾氣。他把那個人看得太重了：他竟低身下氣跟他談了那許多，還要掏荷包去接濟他那個什麼家！

哼，錢多得很哩！——連這麼個人，也要送他幾塊！

隨後他算計了一下家裏的開銷。他嘴唇使勁抿着，顎子抽痙那麼動了一動。晦，該死！越來越不够用！

在房裏走了一圈又停到了老地方：胸頭悶悶的。他的家用簡直省不下來：他已經親口答允了別人，一開口就是——『等下子拿幾塊錢給你！』

洗臉水給端進來了：丁壽松親手捧來的，爲的好讓高媽撥點工夫來侍二少爺做點別的事。他用種希望眼色瞧着屋子裏，嘴角上帶點兒笑意，顯然他準備了一肚子話要告訴人。

二少爺可兩手叉着腰，兇狠狠地瞪着他，突然——大聲吼了起來：『怎幹這時候才來！你在那里做什麼……混蛋！不識抬舉的傢伙，』

那個全身給震了一下，偷偷退了一步，摸不着頭腦的瞧着他。

『嘔!!!』二少爺連假嗓子都叫出來。『嘔!!!』

這聲音是打腹部裏迸出的，叫得很痛苦，彷彿連腸胃都嘔出來的樣子。可是二少爺還是不肯歇手：一個勁兒使着那條軟軟的舌刮子——越刮越深，恨不得要把食道鈎來似的。

丁壽松挺小心地退了出來，不叫步子有一點聲音。

『嘔!!!』二少爺苦着臉嚷。『走什麼！……那裏去！……該死的東西……』

他右手拿着舌刮子臨了空——幌一下當着打手勢。那上面白膩膩的沫質受震動，沉重的滴到了那盆水裏，於是一陣烟那麼散開了。

『不等吩咐就走？』他叫。『到十老爺公舘去一趟——告訴他我吃過早茶去看他……』

他靜靜地聽着那個走出去。那種步子踏出了一種很古怪的響聲，叫人疑心是在水裏踹着的。

二少爺想：哼，脚後跟不着地。這種人沒得後福。

書房裏的自鳴鐘敲了十一下，逼進屋子裏來的水汽似乎叫牠受了阻力，敲得慢吞吞的沒一點勁兒。鐺的一聲之後，要遲疑好一會兒才動手來第二聲。

他對着鏡子修剪了那抹鬍子，拿手指在臉上挨摸了十來分鐘，這才照

他向來的習慣——按步就班地進行起早晨要做的事來。

於是他啜了幾口茶，把臉一仰：

『來呀！』

在這時候——伺候的照例是韓升。他端着一碗熱汽直冒的冰糖蓮子，盛得滿滿的，大拇指就祇是好彎到了糖汁裏。手裏的東西一放——趕緊就送到嘴裏吮着，讓燙壞了的指頭止止痛，一面好像也要嚐嚐那種帶桂花香的甜味。

二少爺用很認眞的神色吃着，眼睛緊對着那隻碗。這好像是一種儀式，一種表示老世家身份的儀式。他儘管愁着家裏不够開銷，可是他認爲這些節目少不得。他舀完了碗裏的東西，大模大樣地把勺子往空碗裏鏗的一摔，就又點起一支烟。一面呆看看外面陰沉沉的天，一面打着膈兒——打胃裏翻出了點兒甜裏帶酸的東西，又嚥了下去。

他動手研究起丁壽松那個人來。

『這個傢伙子——說他獃，倒有點兒乖巧。乖巧呢，又帶點兒獃氣。……』

忽然他心裏結起了一個疙疸，有受了騙的感覺。他麻煩地想着——他到底賞給了丁壽松幾個錢。像他這麼個排場，起碼要五隻大洋才拿得出手。於是他使命把烟灰一拍：嘛，怎麼他嘴口要騙得這麼快呢！

『可惡！』

那個姓丁的怎麼要擺出那麼一付可憐巴巴的樣子！——分明是想打他點兒秋風！

唉，爲什麼他簡直沒有一個眞心朋友呢？這里他把抽了一半的烟插到烟盤裏，身子靠到靠背上，拿兩手托着後腦。那種丟掉了什麼似的感覺又盤踞在他心裏：他就不懂——怎麼連一個心腹人也要用錢去買。他覺得他受了委屈：這個世界上竟沒有一個够交情的。

外面響起了腳步子，還有兩點打在油傘上的聲音，『沙沙沙！』的一陣。

二少爺知道這是他的正式點心來了。他坐正了身子靜靜地等着，還把那些不舒服的念頭全都趕開，不然的話怕吃着不化食。他抽動着臉上的肌肉打了個膈兒。

桂九端着一個茶盤走到他跟前，他聞到了一股油膩味兒。那是每早都有的一大碗麵——上面一厚層通明透亮的葷油，把熱汽蓋得一點都冒不出來。那個小碟子裏裝着兩個筍絲肉包子，肥泡泡地堆在那里，瞧來有一付福相。

過了十二點——唐啓昆才穿得整整齊齊地到了他書房裏。接着五二子用種謹愼的步法走來叫了他一聲，大概她是一直在屋子外面等着這個時候的。

做父親的連看都沒有看她，祇問了一句天天要問的話：

『太太睡得可好？』

『好哩。』

『嗯，』他說。『好。……去喊他們開早飯罷。』

他照例用一碟肴肉跟三碟醬菜來下他的稀飯。另外還有三四個燒餅：把昨天的剩菜做餡子——拿到燒餅店裏定做的。於是他上身全伏在桌上，叫碗筷撞出清脆的響聲，嘴巴費力地動着。滾燙的稀飯在嘴裏給撥動了一下就下了肚，嚼也不用嚼——跟剛才吃麵的派頭一樣。

到大太太房裏去請了安，坐着車子出門的時候，雨下得更加大了。車篷縫裏濺進了水點，掃在臉上冰冷的。

『該死的東西！』他皺着眉。他想移一下身子，可是重甸甸的搬不動。

『小侯，小侯！』

車輪在濕地滾着——吱擦吱擦！車頂上還給雨打得嘩嘩嘩地叫。小侯一點也沒聽見主人叫他，祇是衝過去跟誰拼命似的，一個勁兒往十老爺公館裏奔。

（未完）

58